



READERS

读者[®]

大学没有教给你的最难一课

每个城市都有一个榜样

刀功



2013-21

主办：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第554期

Qikzj.com



奇味!杂志之家

收获新知，畅享阅读



官帽椅的尊严

●马未都

我去美国西雅图时，被朋友安排在一对美国夫妇家住，他们家很大，两座独立的小楼，一座主人住，另一座客人住。我们到达时天色已晚，主人都休息了，我们几个人悄悄进了屋，分头进了房间。进屋时我一直纳闷，美国人为何不锁屋门。

第二天一早才看见主人，聊天时得知男主人是法学专家，女主人是艺术家，所以家中布置得极富艺术气息。主人家有好几把古老的椅子，凭我有限的知识，知道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样式，一打听才知道其中有的是美国造的仿品。这些椅子都很舒适，人坐在上面放松得很，于是我就想起中国古代的官帽椅，一个个都让人正襟危坐。中国人讲究坐姿，坐如钟，站如松。低矮的西式椅子在中国古人看来，人在上面瘫坐一团，坐之不雅，不成体统。

中国古人不是不喜欢舒服，而是不放弃尊严。舒适与尊严，哪个更为重要，哪个符合礼教，这是古人思考的问题。在精神层面上，俯视的快感超越仰视，皇帝坐在金銮宝座上，放弃舒适，保持尊严，实际上是在享受精神的愉悦。

即便乡村家具，也在默默地教育国人，怎样处世，怎样光宗耀祖。一把官帽椅，把宋代以来文人对生活的理解与态度都融进结构与造型，准确地反映了学而优则仕的社会心态。删繁就简的高尚审美，使一把貌不惊人的椅子，传递着复杂而深厚的文化信息。这种优秀的椅具，小则反映一个乡绅的精神追求，大则诠释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根深蒂固的缘由。

今人的收藏，往往会忽视这些崇高的精神含义，而更多注重前人留下的物质财富，在我看来，收藏的悲哀正在于此。❀

（夏花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马未都说》一书）

卷首语



READERS

读者

ISSN 1005-1805

CN 62-1118/Z

主管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

出版人 吉西平

编委会主任 彭长城

编辑出版 读者杂志社

社长 总编辑 富康年

常务副社长 副总编辑 宁 恢

副社长 副总编辑 侯润章 袁勤怀
任 伟

编辑部

主 任 张 涛

副主任 陈天竺

责任编辑 李秀娟

编辑 韩维善 黎珈禾
刘学成 高翔飞

美术编辑 刘全镛

制版 祁国宏

发行印制部 8773310(传真)

副总监 刘志伟 (0931) 8773036

区域发行经理

王 燧 8773039

韩学斌 8773092

姚宏霞 8773054

卢建洪 8773095

雷 洋 8773094

广告部 8773029(传真)

总 监 杜孟瑛 (0931) 8773309

广告经理

李耀武 8773073

杨荣波 8773075

尹 莲 8773042

新媒体部

副总监 李 进 (0931) 8773170

经 理 欧阳薇 8773170

品牌发展和综合部

主 任 王 伟 (0931) 8722496

行政助理 王 丹 8773070

品牌助理 樊又菲 8176293

稿酬 叶丽琼 8773352

邮购 白熠峰 8773350

陈志明 8773241

2013年第21期(总第554期)

文苑

【卷首语】 1 官帽椅的尊严 马未都

【文苑】 4 云姑 董 桥

12 寒色 龙应台

58 青草和少年 老 愚

62 刀功 徐国能

【原创精品】 46 我看多了 张晓风

人物

【人 物】 6 回忆梁左 王 朔

26 天才横溢，触手成春 叶兆言

【名人轶事】 23 惟卿第一能知我 梁阁亭

25 造险 杨福音

社会

【杂谈随感】 8 妻子与儿子 吴 优

10 钱穆的中学读书事 王国华

14 我们就是这样面无表情地相爱 韩松落

22 欧美国家鄙视链 张佳玮

28 奢华与教养 梁文道

33 夏季诅咒 岑 嵘

48 那些剩下的东西 刘 瑜

55 享与养 黄永武

【社会之窗】 52 “事实孤儿” 李淳风

【话 题】 38 每个城市都有一个榜样 金 雯

人生

【人世间】 30 总有一些举手可行的善事 黄昉范

【人生之旅】 24 做人的感觉 蒋 勋

40 为爱启程 陈文茜

【两代之间】 11 父亲的三句箴言 郑传省

【婚姻家庭】 32 半米鸿沟 吕清泉

【青年一代】 36 黑夜中也健步如飞的人 蒋方舟

50 这句话结束了青春期 苏更生

【校园内外】 18 大学没有教给你的最难一课 郭瑞祥

生活

【心理人生】 29 多活1小时 冯骥才

60 坐姿读心 苏 苏

[[读者·2013·21]]



首届
国家期刊奖



中国邮政
发行畅销报刊



《读者》
读者最喜爱的杂志

目 录 十一月上

文 明		
【在 海 外】	44 热狗外交	蔡子强
	56 土豆	梅子涵
【历史一页】	42 1860, 圆明园	伯纳·布立赛
【文化茶座】	16 曾国藩的身后事	张宏杰
悦 读		
【幽默小品】	9 一只呼唤“自由”的鸚鵡	奥 修
【言 论】	21 言论	
【漫画与幽默】	34 漫画与幽默	
点 滴		
【意 林】	15 命运	王鼎钧
	15 生命的得失	周国平
	15 怕的不是狮子	保罗·科埃略
	15 在坏的时代能做好事	周有光
【语 丝】	41 语丝	
【资料卡】	57 新词	
	61 资料卡	
【点 滴】	5 过路客	安妮宝贝
	13 冤家	毛 姆
	13 我爱你	知 乎
	17 没甚不好意思	且 庵
	17 不敢冒险	夏殷棕
	20 微书摘	
	23 愿	许地山
	27 幸运的话题	村上春树
	31 同情	蔡 澜
	37 石头	于 坚
	41 什么是真英雄	
	45 你该如何生活	乔治·桑德斯
	45 识趣	倪 匡
	47 活着, 是为了爱	米兰·昆德拉
	47 城门开	北 岛
	49 大学	鲍鹏山
	51 对抗	朵 拉
	51 巴别塔	俞 曦
	59 蝴蝶的种子	林清玄
互 动		
【互 动】	64 生活家地板联手读者杂志社发起 “请孩子读本书”公益活动	
	64 图书信息	
艺 术		
【封 面】	画境(摄影作品)	

· 联系我们 ·

杂志社电话 (0931)8773352
杂志社传真 (0931)8773353
文字投稿 duzhe@duzhe.cn
美术投稿 duzhe.ms@duzhe.cn
通讯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
《读者》信箱 (730030)
社址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读者》网 <http://www.duzhe.com>
《读者》微博 @读者
《读者》微信号 dzheweixin

· 更便捷实惠的阅读 ·

《读者》官方电子版
<http://www.duzhe.com/periodicals/periodicals.jsp>
《读者》苹果客户端 
《读者》手机杂志
移动用户 发送短信KTDZB到10658080
或<http://wap.cmread.com/iread/m/73655>
电信用户 <http://wapread.189.cn/s/BFvqya>
联通用户 <http://iread.wo.com.cn/pps/vuelBj>
《读者》手机报
电信用户 发送短信dub到10659000



移动用户 电信用户 联通用户

印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总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
亲情订阅热线 (0931)96655
出版日期 每月1日、15日
定价 4.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
(0931)8773054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甘肃昶泰律师事务所 (0931)8822550

本社所付作者的稿酬,已包括纸介质及数字形态出版的《读者》杂志的稿酬。因各种原因,我社未能联系到的作者的稿酬查询及其他有关稿酬的未明事宜,请与杂志社联系(0931-8773352)。

《读者》(盲文版)《读者》(维文版)《读者》(藏文版)定期出版

云姑

董桥

那年暑假多雨。我卧房外石阶边的那株石榴树长胖了，只见丰盈不见袅娜。芭蕉也反常，蕉身粗，搂都搂不住，蕉叶摊开来够写厅堂上的四字横匾。芒果更糟，满树亢奋，一团团的密叶绿云似的死命逗引过路的风。杨桃倒矜持，雨再大，新叶旧叶都垂着头静静淌泪。白兰显然有点令人动心，一袭青衫，婉婷里裹不住翩跹的媚思，连花都苍白了。

我念完小学五年级，等着开学升六年级。明明喜欢阶前点滴的诗意，可困久了闷得慌，要等到邻家云姑从大城市里的中学放假回来，我心中才觉得那满园的雨花多了一层深意。云姑原名云鹤，我们错把第三声念成第一声，叫惯

云姑了也不叫云姐姐。她一上初中就标致起来了，来我家玩的同学都爱探头看看围墙那边云姑在不在。她那年读高二了，拢到背后编成松松一条辫子的长头发更浓、更黑、更亮，夜空中寒星似的眼神天生是无字的故事，藏着依恋，藏着叛逆，藏着天涯。她的鼻子不高而挺，雕得纤秀，鼻尖小小的，刻意呵护紧贴人中的那一朵工笔朱唇。云姑的下巴也生得好看，尖而丰腴；倒是颧骨高起半分，大人们私底下颇有惋惜之叹。

我和我的小同学碰见过云姑跟她的画家情人痴痴恋恋的刹那。那时我们那条街上有一幢荷兰时代的老大宅，都说闹鬼，荒废了好几年，

后来被一个互助会租去做了会所，每年会热闹几个星期，过后又是一年的萧条冷寂。我们常攀过后院的矮墙，闯进大宅四周的荒园戏耍。那天黄昏，我们三个小鬼悄悄沿着游廊视察蟋蟀的行踪，蹑手蹑脚摸到幽暗的转角处，赫然发现那男人光着膀子，轻轻搂着云姑，云姑的辫子散了，玉白的脸紧紧偎在那油亮的胸膛上。

我们都喜欢云姑，勾过手指发誓不泄漏这个秘密，整个暑假，谁都不准侵犯大宅里云姑幽会的角落。开学前的一两个星期，街头巷尾流传起云姑双亲棒打鸳鸯的故事。我看着云姑脸色苍白，眼睛常常红红肿肿的，心里很不舒服，好几次想悄悄对她说，我们整队小鬼兵都支持她的那段恋情。可是，云姑见着我总是堆着一脸甜甜的笑容，拍拍我的头，问我暑期作业做完了没有，问我最近又收集到几把童子军小刀，问我那只黑战神蟋蟀战绩佳不佳，提醒我摘几枝漂亮的白兰花送给她，别让她房间里的玻璃花瓶老空着。

开学不到两个月，云姑忽然辍学回来了。我放学后见过云姑两三面，脸色不再是苍白，而是暗黄；不说话，只拍拍我的肩膀淡淡地笑一笑。接着，云姑不见了，大人们露了口风说她进了医院，我的一个同学说，是他妈妈亲口说的：“云姑有喜了，刚打掉的……”又过了一阵子，云姑回来了，天天关在房间里谁都不见。云姑家从此像那老大宅一样萧疏，云姑父亲的眉头锁得紧紧的，云姑母亲也变哑巴了。我的同学说，画家情人最近全家搬到乡下投靠亲戚去了，穷得连皮箱





与一个女孩聊天。她曾逗留在云南的古老村镇，喜欢那里的宁静气氛，花钱租下当地居民的大院子，种树养花，开了一家书吧。

所有在那里开店的人都是外来客，长期隐居，白天各自工作，晚间聚集在一起，打桌球、喝酒、聊天，围着火堆和大狗，夜夜笙歌。只是她说，时间一长，就会发现有很大的问题。与这些人从来都做不了朋友，不能交心，谁也不会说出自己真实的过往和计划。每个人都有秘密，都会有突如其来的举动。即使彼此感觉很相投，也是两三天就要散。她说，在那里交不到任何朋友。

但这未尝不是一种合理的方式，对走在路上的人来说，过客如流水一般来往，彼此无情，符合想象。他们知道人与人之间的欢聚能使人生的速度加快，但在内心深处，他们强大却又孤立，并不依赖，也不相信。他们不需要长期驻留，因为这会使人有负担，也是无法承受的纠缠。

所谓朋友的意义，不过是锦上添花的热闹。每个人的内心都有深渊，有痛苦、回忆或者其他，始终只能自己临崖独立，与这压力对峙，他不可能让旁人来参观这深渊。

所以，何必留恋，何必对对方寄予长久的厚望。拥抱之后，一拍两散，彼此相忘——这是过路客的方式。

（花作衣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且以永日》一书，谌宏微图）

都没有，家里的衣物大包小包地用破床单包着。

翌年春天，云姑跟两个女同学回唐山升学。离家前夕，细雨霏霏，她撑着一把花雨伞，隔着矮矮的围墙跟我说再见。她胖了些，头发剪短了，笑容又甜了。“念完中学你也回唐山读大学，云姑到北京机场接你！”她说。那是1954年的清明节，白兰树上尽是待放的花蕾。

6年后我没去北京去了台湾。离家前读中学的那几年，时局动荡，云姑家里人一下说云姑在上海，一下又说她去了北京，最后我听说她在厦门念中文系。

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在香港定居，云姑从我老家打听到我的地址，我们终于重逢。十二

三年了，云姑满脸是秀丽的沧桑，仿佛一幅尘封的前朝淡彩仕女图。她说她在上海结婚两年后，离了，后来又跟一个侨生相爱同居。她的出国申请很快就被批准，于是只身来香港等他，靠老家接济生活。几波运动中云姑等了一年半，他决定偷渡，历经千山万水，临到最后一程却淹死在大海里。

“横竖是命，一点不由人。”云姑夜空中寒星似的眼睛在长长的睫毛下泛出无边的慈祥，像观音。我童年时对她的怜惜之情一下子涌回心头，忙问她今后可有什么打算。她说她的职业蛮安稳的，在雅加达老同学父亲的香港分公司当襄理，下了班到一位上海大老板家里，给少爷和小姐补

习功课。

又过了七八年，我在伦敦收到云姑的信，说她嫁到美国去了，先生正是那位上海大老板的弟弟。我真替云姑高兴。在我辞去英国的工作搬回香港之前，云姑在寄来的贺卡上说，她先生年初中风下世了，她会在旧金山静静终老，要我放心。

这些年，我们习惯了逢年过节寄贺卡报平安。去年圣诞节，云姑在贺卡上说：“花时已去，梦里多愁，如果当年要了那孩子，我如今就不那么孤单了。邻居送我一株白兰花，这里天冷，只开过几次小花，总算唤回了你的童年和我的青春。”

（游尘客摘自江苏文艺出版社《旧时月色》一书，李晓林图）

一个人没了，说什么也是多余的，记着也好，忘记也好，都是活人看重，逝者已经远去，再见面大概也早忘了这一世的事。

这一世梁左是个作家，写了很多字，大部分是让人高兴的，也留下了一些对人对事的看法，这些文字是厚道的，其中闪烁着他的为人。关于他的作品，最好让读者自己体味，无论如何那是他写给他们看的。在这里，我更想多谈一谈他这个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很多，现在一想他，还能看到他生前的模样：忧心忡忡、急匆匆地低头走过来，抬起头时眼镜遮住了半张脸，十分疲惫的样子，欲言又止。

我和梁左是1992年认识的。当时，宋丹丹要拍喜剧电影，找我写剧本，我心里没底，想拉上一个“垫背”的。这之前听过梁左写的相声，觉得好，我所不及，就找他弟梁天要了他的电话，打过去相邀。

听这人的名字，以为是个张扬外向的瘦子，左嘛。见了面发现是个胖胖的好好先生，和梁天一样的小眼睛，隐在度数很深、有放大效果的眼镜后面，见人便带三分笑，说起话来字斟句酌，很在乎对方的反应，个别咬字上有点大舌头。没话的时候很安静，眼睛看着地，似乎怕被人注意，有些讪讪的。后来翻看他从前的照片，看到这副表情从小就挂在他脸上，几乎每一张照片上，只要他在笑，眼睛就是朝下的，很不好意思的样子。仅从这表情看，这

人似乎很害羞，很谨慎，对这个世界充满紧张感，是个自闭的人。

后来成了朋友，接触多了，也见过他喜不自禁、高谈阔论和吃饱喝足的样子，还是觉得他是第一印象里给人的感觉。他爱热闹，见生人又拘谨，给他打电话约他出来吃饭，他老要问都有谁



回忆梁左

●王朔

呀，听说是不认识的人请，其中还有不认识的，他就犹豫，犹豫再三后说：“我就不去了吧。”这犹豫中有别人都在花天酒地自己却在家单吃的不甘心，也有拒绝别人时赔的小心。

听说都是朋友，就欢天喜地地答应，但还要反复摆架子：“你们都想我，好好，那我就受累去一趟。”到了地方又挑座位又挑菜，有时还挑服务员的理

儿，譬如小姐端着蹄膀上来，说“您的肉来了”，他就说：“怎么说话呢？什么叫‘我的肉’呀？应该说‘您要的肉来了’。”后来大家养成了习惯，请他吃饭先说这么一套：“大家想您，没您不热闹，您就受累跑一趟。”初次见面的人会觉得他这人、我们这帮和他在一起的人都虚头巴脑的，次数多了，知道是图个好玩，也跟着说。

梁左好吃，鸡汤翅、砂锅鱼头、炖老母鸡是他的最爱。没人请就自己掏钱“做个小东”。遇到这几样东西，他都要吃两轮，先跟大家吃一气，待大家放下筷子，他就要了毛巾，摘眼镜擦汗，让服务员添了汤端到他跟前来，仔细拣着，一根骨头不落地搁嘴里过一遍，然后灌汤。他在平谷插过队，经常跟人形容什么叫素、寡、肚子饱了嘴没饱。平谷是“京东肉饼”的发源地，京东肉饼也是他念念不忘、一说起来就垂涎三尺的美食。后来英达说，看来梁左是对的，吃什么都该点双份儿。

梁左是写喜剧的，读书的口味偏于历史掌故，我和他经常交换书看，他推荐给我的大都是这一类。我有一套《文史资料》，他一直想据为己有，我不答应，他就五本五本借着看，直到他去世还有几本在他的书架上。老看这些书使他的谈吐和打扮都老气横秋，一次他的脚得了丹毒，穿着便宜的呢大衣、拄着拐棍出来吃饭，我说他：“你真像《人民日报》副总编。”我愿意和他一起出去，女孩见了都

说，我们俩跟两代人似的。梁左嘲笑我的一个主题就是我认为自己还年轻，他说人老了的特征不在保守而在维新。他还爱说：“我是一直没好看过，王老师年轻的时候好看过，现在就老忘不了，还以为自己好看。”说完狂笑，然后戛然而止，抬头望天，愣在那里，再看人，已一脸正经。他大笑时就是这样，稍纵即逝，好像自己先怯了，又好像冥冥中被一个声音喝住。

梁左十分羡慕我的睡眠，他的睡眠是运动的，每天往后推两个小时，从黑夜推到白天，再一步步推回来。最拧巴的时间是晚饭当口，挣扎着吃几口就要回家眯一觉，醒来已是深夜。群众反映他经常一个人后半夜去各种酒吧独逛。为了调整回来，他一直吃安眠药，时而奏效，时而起反作用。有一阵子他把睡眠调整到夜里十一二点了，能连续睡五六个小时，他十分欣慰，比什么都幸福似的对我感叹：“还是白天好，街上都是人，商店也都开门，想去哪儿都行。”那几天他比任何时候都紧张，一到天黑就做睡前准备，也不打牌也不多聊，迪厅酒吧的门都不敢看，生怕兴奋了。过了几天，我看他又坐得住了，还张罗通宵牌局，问他，他说又改早晨睡了。后来他家楼上装修，他又添了一个毛病，睡觉时开着电视或录音机。

我一般只在晚饭时给他打电话，没人接是关了铃声在睡觉，接了他就说在赶剧本。一年四季他大都是一个人在家，人民日报社前那条摊贩街没拆之前，还见他孤零零出来买东西回家吃。我

跟他说剧本是写不完的，钱是挣不完的。他说是是，他是早晚要写小说的。他在潘家园市场买了本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个小知识分子的日记，他准备根据这个日记写一部长篇，那里面有很多肺腑之言，掌握得当，能改变一代人的认识。他还有一个小说构思，跟《红楼梦》和红学家有关，听他讲已经很乖谬了，写出来一定是超讽刺。这两部小说都是一听想法就对，也适合他发挥，写出来就能占一席之地的。我劝他：“写吧，相声你也祸害了，情景喜剧你也是头牌，该往我们小说



王朔与梁左（右）

里搅和搅和了。”他美滋滋地说：“真的，全瞧我啦？”他对虚荣有一种孩子似的喜爱，拍《临时家庭》，投资方非要他做导演，一劝他就去了。听蔡明说，他在现场就爱听人家管他叫导演，一听就绷不住，闭着嘴张着俩鼻孔偷着乐。

大概是导完《临时家庭》之后，他说要写小说了。闲了半年，每天愁眉苦脸，昨天一万字了，今天只剩下三百字。我让他用刘震云那法子，先往下趟，最后一块儿改，像他这么弄，一个自然段就能改一年。他说道理他明白，可是做不到。他那不是写小说，是改笔路子，在我看那甚

至是改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写剧本和写小说是两种活法，一个直通欢场，一个自断尘缘。他坚持了很久，又接戏了。一天他说：“没办法，得过日子，反正这俩小说在我脑子里，丢不了。”

他说他有忧郁症，自己查书吃“百忧解”。他说他跟我还是不一样，有些事我早看开了，在他那儿就是大逆不道。他说：“你相信有天堂吗？上帝呢？”他说他也想通了，以后好好过日子吧。他说有人给他算命，只要活过43岁，还有43年寿命，这后43年别提多可心了，想要什么都有。他说太好了，从来没这么好过，以后不玩了。

现在知道，最后一夜，他在三里屯酒吧街转了两小时；10点左右给一个在云南的朋友打过电话，说他父亲丧事的事；之后去了一个朋友的酒吧，想跟人聊天，可是所有的人都在聊，他没能参加进去；凌晨4点去了“佰金瀚”桑拿，有朋友看见他脸上盖着小毛巾在桑拿室里睡着了，于是叫醒了他；上午10点邻居看见他拎着买的熟食回家，这之后没人再见过他。他的通话记录显示，在傍晚6点左右有打出去的电话，一个照顾过他的剧务在同一时间给他打进一个电话，问他在干什么，他说准备热点东西吃。

法医鉴定他是当晚10点至凌晨两点之间去世的，胃内无食物。见到他最后一面的人说他很安详，面带微笑。桌上的录音机正循环播放着民乐改编的《梁祝》。

（严晶晶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笑忘书》一书）



妻子与儿子

●吴 优

一个可以救活的病人，被送到医院，老公泪流满面地说：“大夫，我们不看了，我们回家。”相信我，他并不是不爱他的妻子，只是他真的再也拿不出多一分的救命钱了。

一个已经脑死亡的患者，静静地躺在那里。在一旁急得满头大汗、号称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抢救他的人，可能根本就和病人不认识——他其实是某个国企的领导。病人只要撑过了7天，就不算事故直接致死，他就能减免些

许相关责任……

我是一名医生。我说的故事里充满了悲喜剧，其中的演员就是身边的你我他。看得多了，也就能从悲剧中看出生命的脆弱、社会的不公，历练坚强的人格；从悲剧中看出命运的安排，苦中作乐，感悟人生。人有病，天知否？

早年在骨科轮转，有个患者让我终生难忘。

一个安徽来的女人，老公在我们这里打工，开拖拉机。她每

天都会在家门口等丈夫回家。那天，如往常一般，老公在乡间小路上开着拖拉机，带着几岁大的儿子，迎着夕阳回来了。离家很近了，他几乎已经看清了老婆脸上的笑容。突然间，拖拉机失控了，直直地冲向老婆。他可以打方向盘让车翻下路基，但儿子就坐在身边，翻车极有可能伤到小孩子……就在那电光火石的一瞬间，老公选择把儿子推下车，然后就撞上了老婆。

母亲和老婆落水后先救哪一个？这看似是个用来搞笑的老问题，但当一个人需要真实地面对这样的选择时，我们只能感叹命运是何等残酷。

老婆伤得很厉害，骨盆、双下肢都有骨折。皮肤自腰部起向下剥脱至小腿，就像一条带血的连裤袜。我和主任一起去清创，把皮缝了上去，给双腿都打了牵引，然后将下半身从肚脐到小腿全部加压包扎。女人有些胖，彼时还有月经和腹泻，创面也一直有液体渗出，下身经常是各种颜色流了一大摊。每次换药，至少需要两个医生合作，用上两包烧伤敷料、一槽纱布、十几卷绷带，差不多要一个小时。常常刚换好，病人就又拉肚子了，我们只好重新来过。

病人家很穷，我们想了很多办法帮他们省钱，每天都会花很多时间在这个患者身上。日子一天天过去，感觉她已经脱离了危险，皮瓣也基本上没有坏死，我想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回当地医院了，心里暖洋洋的，特别有成就感。

就在所有人都很乐观的时候，她老公却放弃治疗了——他实在是借不到钱了。出院的那一

一只呼唤“自由”的鹦鹉

●〔印度〕奥 修

◎王玲俐 编译



有一位为了自由而战的斗士，不停地奔赴各地演讲、宣传。一天，他选择在一家宾馆住宿。

宾馆老板有一只漂亮的鹦鹉，它一看见斗士就开始尖叫：“自由！自由！”自由斗士觉得鹦鹉太可怜了，它理应得到自由，这正好也是自己分内的事。

夜半三更，当宾馆老板熟睡的时候，他悄悄起身，打开了鸟笼的门，小声地对鹦鹉说：“快点出去吧，现在你自由了，你只要飞向天空，整片天空就是你的了。”

但这只鹦鹉丝毫不领情，它不仅用锋利的喙去啄好心的斗士，两只爪子还牢牢抓住鸟笼不放，同时仍旧不停地大

喊：“自由！自由！”凄厉的尖叫声惊动了宾馆老板，斗士不得不松开受伤的双手，灰溜溜地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嘟嘟囔囔地说道：“口是心非，真是不可理解！”

刚躺下不久，门外又响起鹦鹉呼唤自由的尖叫声，斗士的斗志又一下子被激发出来。他蹑手蹑脚地来到鸟笼边，一下子把鹦鹉拽出来，飞快地抛向空中，鹦鹉在空中打了个旋，很快消失在茫茫黑夜中。斗士心满意足地回到床上睡觉，为自己让一只鹦鹉获得了自由而高兴。

早上，鹦鹉的尖叫声再次把斗士惊醒，他心里暗自高兴，没准儿是鹦鹉专程回来对他表示感谢呢，也许它正落在

一棵树上或一块石头上，想着老板懊丧的心情，他不由得笑出声来。

可是等他出来的时候，他发现那只鹦鹉依旧待在鸟笼里，宾馆的主人正在专心致志地给它喂食。

于是斗士问宾馆老板：“请问，您的鹦鹉为什么老是呼喊‘自由’呢？”

宾馆老板淡淡地笑着说：“因为我的名字叫‘自由’，它是喊我来给它喂食呢，我可不能让它吃得太饱！”

（艾 久摘自《新民晚报》2013年8月18日，图选自黑龙江美术出版社《动物装饰创意图典》一书）

天，他找来担架，让人把老婆抬了出去。他哭得撕心裂肺，认为是自己害死了老婆。我心里也特别难过，付出了很多心血，却觉得再不能多帮助些什么。

此后很久，我都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这位丈夫当时能否做出更好的选择？我不太能想明白，但我们其他人是否做得足够好呢？作为医生，我清楚：我们的医疗保障体系缺乏普遍的覆

盖；我们的医保系统自付额比例过高，以致削弱了保障功能；我们的大多数医疗服务机构因不公不私而导致职责和社会功能不清；我们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医疗服务第三方购买者；我们的政府要么对医疗服务投资不足，要么不知道如何运用其购买力以引导医疗机构承担合理的社会责任……如此种种，使得这些离去的妻子们过去有，现在有，未来依

然可能会有。

有本书把社会人等分为多个层次，在下层民众之外还有一个“看不见的底层”。其实在社会中，没有人是隐形的，只是我们没有用心去关注，或者是刻意回避了他们的存在。而我是一个医生，没有理由也没有办法去忽视这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洛 洛摘自《看天下》2013年第23期，李小光图）



● 王国华

钱穆的中学读书事

重读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的著作《师友杂忆》，记其中学读书事，越读越感慨。20世纪初，钱穆就读于常州府中学堂。他记录的几则师生逸事，恰可体现彼时的学风，即：讲规则，有错必究；重个性，全面发展，不拘一格。

先说这有错必究。有一次考画图，题目为“知更鸟，一树枝，三鸟同栖”。钱穆画了一长条，表示树枝；长条上画了三个圆圈，表示三鸟；每个圆圈上部各加两个墨点，表示每一鸟之双目，墨点既圆且大。同学们看见这张考卷，都说鸟的两只大眼睛极像图画科杨老师，正好被杨老

师听到。杨老师极为震怒，因此给钱穆打了零下二厘的分数，比零分还低。还有一次，舍监陈士辛老师来查房。按规矩，每夜上自修课两小时，课毕开放寝室，定时熄灯，自此不许作声。当时钱穆正与一个同学在帐内对床互语，陈士辛老师说：“想说话可到舍监室跟我谈。”钱穆遂披衣起床，尾随陈老师下楼。起初陈士辛老师并未发觉，走进舍监室才发现后面有人。问其原因，钱穆答：“按您说的到这里来跟您谈话。”老师大怒，斥其速去睡觉。年终的操行评分，钱穆仅得25分。该时代尊师重教，不管

是有意无意，拿老师开玩笑总归要受到惩戒，钱穆对此并无怨言。

再说不拘一格。现今教育有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之区别。都说前者好，但真正运作起来，往往后者更有效，其实还是录取指挥棒的原因。

钱穆讲，文史大家吕思勉给他们教历史、地理两门课程。吕思勉上地理课，必带一本上海商务印书馆所印的《中国大地图》。先将各页拆开，讲一省，择取一图，在小黑板上画一“十”字形，然后绘出此省之边界线，说明其所处位置，再在界内绘出山脉及河流湖泽，讲明自然地理后，再加注都市城镇关卡及交通道路等。一次考试，出了四道题，每题25分。钱穆尤其喜欢有关吉林省长白山地势军情的第三题，一时兴起，洋洋洒洒写了很多，不料考试时间已过，整张试卷仅答一题。吕思勉在阅卷时，在卷后加了许多批语，写完一张，又写了一张。这些考卷本不发给学生，只批分数，因此不需加批语。而吕思勉手握一支铅笔奋笔疾书，写字太久，铅笔需再削，为省事，他用小刀将铅笔劈成两半，将中间的铅条抽出，不断地写下去。最后不知其批语写了多少，也不知其所批何语，而钱穆仅凭这一道题就得了75分。可见是学生的答卷触动了老师，而老师也因这种触动给学生打了高分。今日西方国家的学校授课，不注重死记硬背，从小学即考问世界观与价值观，动辄要回答有关世界和平的问题，以便形成健康的人生底色和品格。

还有一例可以佐证。钱穆有一位徐姓数学老师，性格怪异，

父亲的三句箴言

● 郑传省



父亲是位农民。他幼年失怙，家中贫穷，没有上过学，因而目不识丁。幸亏“生活是本无字书”，他从生活中汲取了诸多人生经验和生活智慧，令我至今记忆犹新。

30多年前的一个冬夜，父亲有事出门，母亲睡在牛棚里看牛。半夜，窃贼把牛棚的后墙掏开一个大洞，偷走了牛。那时，牛是农家的“半边天”，耕地、打场都指望着它。这下“半边天”塌了，母亲自责得吃不下饭。父亲回来，不但没怪她一句，反而微微一笑安慰她说：“不要气。大风刮走鸭蛋壳，财帛去了人安乐。”后来，父亲借钱又买了一头小牛。

曾经，我家和二叔家共住一座老宅子。后来分家时，家当应一家一半，但二叔蛮不讲理地霸占了大半。父亲不和他争，母亲责怪他窝囊，他却淡淡一笑：“不要争。争名夺利是枉然，临死两手攥空拳。”过了几年，二叔因为和他儿媳争一点儿菜地，气得突发脑溢血，匆匆离世。

那年，父亲从集市上买回一棵核桃树栽在院子里，栽好之

后，他摸着我的脑袋说：“桃三杏四梨五年，枣树栽上就卖钱。等着这棵核桃树给你结核桃吃吧。”可是，我在树下眼巴巴地盼望了好几年，却仍然一个核桃也没结。听人说，核桃树有公母之分，母的结果，公的不结果。年年失望惹得我一肚子怒火，我拿着一把锯子对父亲说：“这棵核桃树是公的吧？还不如锯掉算了！”父亲拿过我手中的锯子，呵呵一笑：“不要急。天地从容，万物从容。”

我只好耐着性子又等了一年，它终于结出了许多青青圆圆的核桃。秋天，核桃成熟了，敲破果壳，吃着清香的核桃仁，我想，父亲的话是对的。天地从容，万物从容，人也要从容。

如今，每当闲暇时，我爱细细品味父亲的这三句箴言：“不要气”，教我做一个豁达乐观的人；“不要争”，教我做一个宽容厚道的人；“不要急”，教我做一个镇定从容的人。这三句箴言虽然简短，却意义深远，每一次品味，都能促我反躬自省，让我受益匪浅。

（宇涵摘自《光明日报》2013年6月26日，丰子恺图）

人称“徐疯子”。有一次月考，这位徐老师出了四道题，其中一题为：1-()-()-()-()……等于多少。钱穆思考了半天，忽然想到《庄子·天下篇》中有“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之语，遂将答案写为“0……1”，徐老师认为这个答案正确。他跟学生们说：“试试你们的聪明而已，答不中也没什么关系。”能把哲学问题转化成数学问题来考学生，并对

答案持开放态度，这样的老师如今还有几人？

钱穆还回忆，当时学校里设有“游艺班”，分为多组，学生们可自由选择。钱穆家七房桥有世袭乐户丁家班，专为族中的喜庆宴会唱昆曲助兴。钱穆自幼耳濡目染，颇有兴趣，于是选修昆曲。笛、笙、箫、唢呐、三弦、二胡、鼓、板等各种乐器，生、旦、净、丑等各种角色，钱穆均有涉猎。他还专习生角，唱《长

生殿》剧中的郭子仪，举手投足皆像模像样。吹箫尤其成为钱穆生平一大乐事，他每感孤寂时，便以箫自娱，其声呜咽沉静，如同身处他境，神思悄然游荡在天地之间。

钱穆少年读书的往事至今已经100多年，想今日之功利，念彼时之性情，岂不让人痛心？

（归雁生摘自《合肥晚报》，宋德禄图）



“千里江山寒色远，芦花深处泊孤舟。”

当场被读者问倒的情况不多，但是不久之前，一个问题使我在一千多人面前，突然支吾，不知所云。

他问的是：“家，是什么？”

家是什么，这不是小学生二年级时的作文题目吗？和“我的志愿”“我的母亲”“我的暑假”同一等级。怎么会拿到这里来问一个自认为对“千里江山寒色远，芦花深处泊孤舟”早有体会的人？

提问者的态度是诚恳的，我却只能语焉不详地蒙混过去。这么难的题啊！

作为被人呵护的儿女时，父母在的地方，就是家。早上赶车时，有人催你喝热腾腾的豆浆。天若下雨，他坚持要你带伞。烫的便当盒塞在书包里，书包挎在肩上，贴在身上还热。周末上街时，一家四五口人可以挤在一辆

寒 色

●龙应台

车上招摇过市。放学回来时，到门外就听到锅铲轻快的声音，饭菜香一阵一阵的。晚上，一顶大蚊帐，四张榻榻米，灯一黑，就是夜晚的甜蜜时刻。兄弟姊妹的笑闹踢打和松软的被褥裹在帐内，帐外不时有大人的咳嗽声、走动声、窃窃私语声。蒙眬的时候，窗外丝缎般的栀子花香，就幽幽飘进半睡半醒的眼睫里。帐里帐外都是安心的世界，那是家。

可是这个家，会怎样呢？

人，一个一个走掉，通常走得很远、很久。在很长的岁月里，一年只有一度，屋里头的灯光特别亮，人声特别喧哗，进出杂沓数日，然后又归于沉寂。留在里面还没走的人，体态渐孱

弱，步履渐蹒跚，屋内越来越静，听得见墙上时钟嘀嗒的声音。栀子花还开着，只是在黄昏的阳光里看它，怎么看都觉得凄清。然后，其中的一个人也走了，剩下的那一个，从暗暗的窗帘后，往窗外看，仿佛看见，有一天，来了一辆车，是来接自己的。她可能自己锁了门，慢慢走出去，可能坐在轮椅上，被推出去，也可能是被一张白布盖着，抬出去的。

和一个人做终身伴侣时，两个人在哪里，哪里就是家。曾经是某大学小城里一间简单的公寓，和其他一两家共用一个厨房。窗外飘着陌生的冷雪，可是卧房里伴侣的手温暖无比。后来是一份又一份陌生的城市，跟着一个又一个新的工作，一个又一个重新来过的家。几件重要的家具总是在运输的路上，其他就在每一个新的城市里一点一点添加或丢弃。墙上，不敢挂什么和记

忆终生不渝的东西，因为墙是暂时的。在暂时里，只有假设性的永久和不敢放心的永恒。家，也就是两个人刚好暂时落脚的地方。可是这个家，会怎样呢？很多，没多久就散了，因为人会变，生活会变，家，也跟着变质。渴望安定时，很多人进入一个家；渴望自由时，很多人又逃离一个家。渴望安定的人也许遇见的是一个渴望自由的人，寻找自由的人也许爱上的是一个寻找安定的人。家，一不小心就变成了一个没有温暖、只有压迫的地方。外面的世界固然荒凉，但是家可能更寒冷。一个人固然寂寞，两个人孤灯下无言相对却可能更寂寞。

很多人在家散了之后就开始了流浪。

还有很多，很快就有了儿女。一有儿女，家，就是儿女在的地方。天还没亮就起来做早点，把热腾腾的豆浆放上餐桌，一定要亲眼看着他喝下才安心。天若下雨，少年总不愿拿伞，于是你苦口婆心几近哀求地请他带伞。他已经走出门，你又赶上去把滚烫的便当盒塞进他书包里。周末，你骑车去市场，把两个儿女贴在身后，一个小的夹在前面两腿之间，虽然挤，但是儿女的体温和迎风的的笑声甜蜜可爱。从上午就开始盘算晚餐的食谱，黄昏时，你一边炒菜一边听着门外的声音，期待一个个孩子回到自己身边。晚上，你把滚热的牛奶搁在书桌上，孩子从作业堆里抬头看你一眼，不说话，只是笑了一下。你觉得，好像突然闻到栀子花幽幽的香气。

孩子在哪里，哪里就是家。

可是，这个家，又会怎样呢？

（摇曳生香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目送》一书，杜凤宝图）



冤家

现在，他们兄弟俩终于都过世了——一位画家和一位医生。

画家一直自以为有绘画的天赋，他自大、骄傲而且易怒，向来看不起他兄长那副庸俗、多愁善感的德性。然而，实际上他并没有什么才气，如果不是靠他兄长的接济，他早就三餐不济了。

奇怪的是，尽管他的画从技巧、内涵各方面来看都是极粗俗、拙劣的作品，但他还是持之以恒地画着。偶尔举办几次画展，总是刚好卖出两幅画，每次都是如此，一幅不多

一幅不少。终于，医生也绝望地认清他弟弟的“天分”了。在不断地接济和支持之后，医生发现自己的弟弟天生就只能当个二流的画家，心里着实十分难过。可是他把这话一直隐埋在心里。

医生去世的时候，将所有的遗产留给了他的弟弟。画家在医生的房子里发现了25年来他卖给那个匿名购买者的所有作品。起初他疑惑不解，最后他给自己找到了解释——这狡猾的家伙终于做了一次正确的投资。

（英翔宇摘自乐读网）

● [英] 毛姆



我爱你

夏目漱石问他的学生，如何翻译“I love you”，有学生翻译成“我爱你”。夏目漱石说：“日本人怎么可能讲这

样的话？‘今夜月色很好’就足够了。”

（莹莹摘自《现代妇女》2013年第9期）

● 知乎

有两种电影：一种时刻提醒你，这是电影；另一种淡淡地告诉你，这是生活。《春意暂迟》是后一种。

监狱里，阿兰正在办出狱手续。看不出他多大岁数，也许40，也许50，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到了这里。他带着在牢里做工赚的875欧元，出狱，投奔他妈妈。两个人每天做饭、吃饭、喂狗，那种亲人之间的怨恨时不时流露一点：他嫌她做的饭难吃；她听新闻，他就放大音乐声。他找了一份工作，工资不够他搬出去另住，她时刻提醒他：你不是住在你家。好多次，终于成功地激怒了他，他差点抬手打她。

终于知道了，她得的是癌症，活不了多久了，她吃药，做化疗，为的都是这。她没挣扎着活下去，她在报纸上找到了她要的消息：瑞士有一家机构，可以帮助绝症患者实施安乐死。她填了一份表格，他看见了这份表格。时间到了，他送她去了瑞士，一间小木屋里，一个满脸微笑的女人服侍她喝下一杯药水。药性发作前，母亲哭了：“我爱你。”儿子抱着她：“我也爱你。”殡葬车拉走了她，他在野花丛中坐了一会儿，主题曲出来了，然后就这么完了。

没有表情。自始至终，母子俩都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些表情。没有笑、凝视、难过、痛苦，都没有。甚至眼睛里也没有表情，没有我们想象中的，不浮现在脸上就必然浮现在灵魂深处，不露出海面就必然在海水里



电影《春意暂迟》海报

我们就是这样 面无表情地相爱

● 韩松落

深藏的那种表情。他们就是单纯地没有表情，脸上没有喜怒哀乐的企图，瞳孔里也并不裸露一生，两个人都像木雕或泥塑，除了几次哭泣。有表情的都是外人——老年男邻居，安乐死机构的工作人员。

那是最动人之处——我们没有表情的生活，我们和最亲近的人的那种面无表情的相处。有些亲人之间，是有表情的；有些电影里的亲人之间，也是有表情的，但大多数人的生活里没有表情。我们已经默认了，我们不需

要表达，我们也不会表达——不是技能上的不会，而是心理上的不会。表情让人尴尬，表情让人腻烦，表情需要气力，表情是投降，表情是向春天迈出了一步。一旦习惯了没有表情，有表情就让人惊骇，让人不适应，我们就是那么毫无表情地相处着，停在冬春交界的僵局里。表情是给外人看的，即便那老年男邻居和善于微笑的安乐死机构的女员工，在亲人跟前，也未必是有表情的。

就是这种没有表情打动了。在我看来，它的主题不是安乐死，不是亲人间的沟通不畅，而是生活里的毫无表情。史蒂芬·布塞没打算对这种毫无表情做出批判，也没打算做出救赎，就是给我们展示这种毫无表情。

那个情节因此显得非常奇特：母亲为了让离家的儿子回家，故意让家里的大黑狗吃坏了肚子，儿子于是回来帮黑狗喂药。这段情节就是表情，尽管他们用毫无表情来表演。

无论是电影里还是现实中的死亡、天灾人祸，其实都不能改变那种毫无表情。我们面无表情地相爱，一生都沉溺在某种僵局里。

电影里，安乐死机构的员工问老太太：“您是否度过了美好的人生？”

“不知道，但这是我的人生。”

（语 冰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13年第27期）

意·林



命 运

●王鼎钧

《老人与海》描写一个经验丰富的渔人，在海上架着钓竿抛下钓饵，漂流了几十个昼夜，终于捕得一条大鱼，打破了一切渔夫的纪录。这个伟大的渔翁抛出钓丝以后，水面以下，属于命运，“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有鱼上钩，也不知道上钩的鱼究竟有多大。”水面以上，属于意志，“他要端坐船尾，昼夜守候，虽然极其疲劳辛苦，但他绝不终止。”

强调命运支配一切的人，会说渔夫可以高卧舱中，顺其自然；另一种完全相反的论调则说，只要人出海，必定可以捕到一条鱼且它比你的船还长。这两种说法，都不能给人生正确的指导。唯有两者折中、调和、兼顾，庶乎近于古人说的“尽人事，听天命”。

（彦 凌摘自《广州日报》2013年8月21日）

生命的得失

●周国平

一个婴儿刚出生就夭折了。一个老人寿终正寝了。一个中年人暴亡了。他们的灵魂在去天国的途中相遇。

婴儿对老人说：“上帝太不公平，你活了这么久，而我却等

于没活过。我失去了整整一辈子。”

老人回答：“你几乎不算得到了生命，所以也就谈不上失去。谁得到生命的赐予最多，死时失去的也最多。长寿非福也。”

中年人叫了起来：“有谁比我惨！你们一个无所谓活不活，一个已经活够数，我却死在正当年，把生命曾经赐予的和将要赐予的都失去了。”

一个声音在头顶响起：

“众生啊，那已经逝去的和未曾到来的都不属于你们，你们有什么可失去的呢？”

三个灵魂齐声喊道：“主啊，难道我们中间没有一个最不幸的人吗？”

上帝答道：“最不幸的人不止一个，你们全是，因为你们全都自以为所失最多。谁受这个念头折磨，谁的确就是最不幸的人。”

（木 木摘自陕西人民出版社《周国平文集》一书）

怕的不是狮子

●〔巴西〕保罗·科埃略

◎陈荣生 编译

西塔寺院的一群僧侣，包括大住持尼西留斯在内，正在穿越埃及沙漠。突然，一只狮子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全都很害怕，

赶紧逃跑。

数年后，在尼西留斯弥留之际，一僧侣问：“住持，您还记得我们遇到狮子的那天吗？那是我唯一一次看到你害怕。”

“但我并不害怕狮子。”

“那你为什么跟我们大家一样逃跑呢？”

“我想，花一个下午的时间来逃离一只狮子，总好过花一辈子的时间去逃离虚荣。”

（郭旺启摘自新浪网作者博客）

在坏的时代能做好事

●周有光

◎张建安 整理

晚清之后是军阀时代。军阀倒做了很多好事情。

军阀怎么会做好事呢？

军阀不懂教育，请蔡元培做教育部长。蔡元培在北洋政府时期就提出“教授治学”“学术自由”，他做了很多好事情。

注音字母就是军阀时代提出来的。

军阀不垄断政府。文化部门、教育部门让进步的人来做，所以做出了好事情。

因此，在最坏的时代也能做出很多好事情。 ❀

（陌 上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百岁忆往》一书，（美）瑟吉奥·阿拉贡斯图）

曾国藩的身后事

●张宏杰

曾国藩去世之后，曾家断绝了最重要的收入来源，生活一直不宽裕。曾国藩死后第5年，其子曾纪鸿因家人病重，缺钱医治，不得不托左宗棠向远在新疆的刘锦棠借钱。左宗棠知道这个情况之后，十分感动，送了他300两银子，过后还写信告诉自己的儿子说：“以中兴元老之子，而不免饥困，可以见文正之清节足为后世法矣。”就是说，这样一个官二代，有功之臣的后代，现在这样穷，可见曾国藩确实是一个清官。

曾家人当初如果想要发财，机会实在是太多了。比如，很多人就是通过曾国藩亲手创立的两淮盐票发了横财。这些盐票起初定价很低，利息却非常高，比今天的原始股还赚钱。据曾氏后人讲：

每张盐票的票价200两，后来卖到2万两，每年的利息就有三四千两。在当时的社会，家里只要有一张盐票，那就是富翁了。

江西著名的富商周扶九原本一介贫民，在长沙的布庄里做店员。有一次，他替店主去扬州收账。欠账之人一时手中无钱，欲以盐票抵偿，而店主不知道盐票是怎么回事，不同意。周扶九当机立断，自己借钱拿下盐票。凭着那几张盐票，他迅速成为富翁，后来身家高达4500万两。

但是曾国藩当初明令家里人不许买盐票。以曾国藩当时的权势，让自己或家里人用化名买上一两百张盐票，是易如反掌的事情，而且并不违法。一张赚2万两，一两百张就是一两百万两。可是曾国藩没有这样做。

曾国藩的清廉，虽然他自己生前不事张扬，不想让别人知道，但身后当然不可避免地被人提及。

薛福成拟的《代李伯相拟陈督臣忠勋事实疏》中有这样一段：曾国藩平生清廉俭朴，自持如寒素之人。所应得的养廉钱，都用于公务，自己不曾盖房买地。衣食都很俭省，每顿饭不过四样菜；儿女婚嫁，规定费用不得超过200两银子，以此作为家训。但是遇到友军发不了饷，灾民吃不上饭，以及地方上应该兴办的公务，他从不惜以自己节省的俸禄，来补充公款的不足。

这种叙述，应该是实事求是的。

综观曾国藩的一生，其为官风格十分独特。一方面，他确实是一个清官。他的“清”货真价实，问心无愧。在现存资料中，我们找不到曾国藩把任何一项公款装入自己腰包的记录。他终生生活俭朴，“夜饭不荤”，晚年位高名重，其鞋袜仍由夫人及儿媳、女儿制作，在晚清时代确实算得上相当清廉。

但另一方面，曾国藩的逸事中缺少“贫不能殓”、在官府里种菜吃这样容易动人悲情的极端化情节。在中国人眼里，真正的清官，必须“清可见底”，一尘不染，清到成为海瑞式的“自虐狂”或者“受虐狂”，才叫人佩服。曾国藩远没有清到这个程度。

如果给清官分类的话，曾国藩应该归入“非典型类清官”。也就是说，骨子里清廉刻苦，表面上和光同尘。这是因为曾国藩



没甚不好意思

●且 庵



况周颐《餐樱庑随笔》里有一则《没甚不好意思》，记的是清朝康熙年间，苏州有一户张姓人家，祖上曾富甲一方，后来子孙败落，唯其中一人自夸有秘术，越来越富。全族人便纷纷去向他请教秘术，他倒也痛快，说你们摆酒演戏宴请我，我就将秘术告诉你们。要求不高，众人照办。酒喝过、戏看过，众人将他团团围住，打躬作揖，请他快快传授秘术，哪知他只一句话：“吾术只六字诀耳——没甚不好意思。”

这位老兄，可真不是开玩笑。

只是如此秘术，也就是在从前还算得秘术吧，放到现在，术还是术，秘怕是早就不秘了，如今世上知之并行之者，真不知有多少呢。要发财，要当官，要上讲坛，要扮大师，要做成功人士，要成社会精英，如今怕都是要靠这个的吧：没甚不好意思。

没甚不好意思，还有另一种说法，更精练，就三个字：不要脸。

（太阳树摘自《羊城晚报》2013年8月22日，（波兰）约瑟夫·本德伊查图）

丈夫和爱唠叨的妻子在耶路撒冷游玩，不幸的是，妻子突然死了。

殡仪问他：“您是花5000美元将您夫人的遗体运回国呢，还是花150美元将您的夫人葬在这片神圣的土地上？”

他想了想，决定花5000美

不敢冒险

◎夏殷棕 编译

元运回国。

殡仪问：“只花150美元就可以将您的夫人葬在这里，不

是更好吗？”

丈夫回答道：“很久很久以前，有个叫耶稣基督的人死在这儿，埋在这儿，不过三天之后他就复活了……我可不敢冒这个险。”

（杨 萍摘自新浪网作者博客）

的志向，不是做“清官”，而是做大事。

以海瑞为代表的传统清官，他们的特点是宁折不弯，只承认字面上的规章制度，而对事实存在的潜规则绝不妥协。所以海瑞拒绝任何灰色收入，工资不够花，不得不在官署之中自辟菜园才能维持生活，连偶尔买几斤肉也能成为“轰动性事件”。

然而这样一清到底的清官，只能成为官场上的公敌，

无法获得别人的配合。海瑞一清如水，必然反衬出他人的不洁。因此，海瑞一生被官场排挤打击，无法调动一切可能的力量，来办成一些真正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大事。

曾国藩不想成为海瑞式的清官。他刻苦自砺，全力“内圣”，是为了达到“外王”之业。因此，他做事更重效果，而非虚名。

曾国藩从自身经验总结出，

一个人特立独行，必然为众人所排斥。因此官场之中，行事过于方刚者，表面上似乎是强者，实际上却是弱者。这片土地上真正的强者，是表面上看起来柔弱退让、大度包容之人。所以，曾国藩有意取海瑞一尘不染之实，却竭力避免一清如水之名。他的选择，远比做“清官”更复杂、更沉重。

（明 月摘自《瞭望东方周刊》2013年第33期，黎 青图）

大学没有教给你的**最难一课**

●郭瑞祥

“老师，您可以帮我写推荐信吗？这是我过去7个学期的成绩单。”最近，一位大四女学生来看我，希望我能为她撰写申请研究所的推荐信。

看了她的成绩，我吓了一跳，从大一到大四，每学期她都是“书卷奖”得主！在卧虎藏龙、会念书的学生比比皆是台大校园，这并不容易，可

见她多么用功！

但我一开口，却泼了她一头冷水。“同学，你能不能不要继续拿第一名？”“为什么？追求好成绩有什么不对吗？要申请到国外的好学校念硕士、博士，难道不应该有好成绩吗？”面对她不解的神情，我请她在研究室坐下来：“让我花一点时间，说个故事给你

听，好吗？”

说实话，在台大教学18年，我最担心的学生，不是成绩吊车尾的，反而是每一科都拿第一名的传统好学生……

这个故事，就从多年前一个很认真、也常拿“书卷奖”的台大学生说起。

曾经有一个高中念建中、大学读台大，在别人眼中考起试来一帆风顺的台湾年轻人，在长期不懈地努力下，终于如愿以偿来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硕士与博士学位。当时，在他心中，“成功”的人生像是一条有轨迹可循的直线，以漂亮的成绩从麻省理工毕业，等于拿到“成功”的第一块敲门砖。

他告诉自己：“我到美国是来读书的，不是来玩的，好好拼功课吧！”这个台湾学子，从小念理工科，爱运动、爱念书，但对于美国的流行文化及同学间多彩多姿的社交生活，显得格格不入甚至手足无措。于是他一心向学，果然，念硕士的两年与博士第一年，每一个科目都拿下了漂亮的A！

在麻省理工，A就是最高的分数了，科科都拿A，真是不容易得的好成绩。

他内心不免有小小骄傲，颇以自己为荣，也一直以为，自己的指导教授一定也为他高兴，毕竟置身于一群天才学生中，他的好成绩堪称“第一名”呢。

成绩全A的他，终于碰到大铁板了。有一门陌生却又必修的重要课程，他上了几个月后，心中有数，成绩大概不会太理想，虽然及



格绝对没问题，但A恐怕拿不到了。这个“好学生”干脆壮士断腕，期末考前，毅然退选这门课，避免成绩单上出现B的“恐怖”危机。

很多美国同学不理解，老师更觉得奇怪，学分费交了，也认真上了几个月，为什么他要退选？只为了避免成绩单不好看？这个理由对美国人来说，太不可思议了！来年，他再度挑战这门必修课，一路稳扎稳打，加倍用心，但期末成绩出炉后，他竟拿到了第一个不是A的成绩！之前的退选，无异于一次时间与金钱上都徒劳无功的浪费。

沮丧的他，有点难为情地去见了美国指导教授，甚至，是带着歉意去的。然而，指导教授却十分开心地恭喜他——恭喜他没拿到A！教授语重心长地说：“我真是太替你开心了！你从今日起，再也不必为拿A、拿高分而念书，你总算可以放胆去做更重要、更有价值的事情了！”

那，什么才是更重要、更有价值的事？教授笑着回答：“去犯错与创新吧！借着课本教你的基础，去有计划地犯错、尝试创新。这才是有价值的！”

台湾小子如被当头棒喝般醒悟：什么才是追求知识的本质？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不断寻求突破，继续为下一代积累新知，以创新造福人类社会，才是追求知识的本质。好吃的蛋糕是本质，而好成绩，只是装饰美丽的奶油花朵罢了。

“怕输”心态造成保守的选择

我就是上面那个故事里的主角、曾经认错方向的台湾小子。
当我被指导教授点出求学观

念上的根本错误后，其实是非常受用的。在此之前，我把九成的精力放在完成作业、求取高分上，而只拿一成的余力，用以做研究。

但后来，我大幅度调整比例，变成了两成力气做功课，八成心思做新研究。以前一拿到作业，就认真埋头苦写，确保尽善尽美以得好成绩，后来却变成了要交作业的前一天，才开始熬夜赶报告。

这并不是说我偷懒，而是我发觉，做新的研究才是更大的挑战，收获更多，所以我选择先做研究。

研究的过程，如同探索一个无底洞，回报会比较慢，不像考试成绩马上就会出来，但这才是真正的学习过程，而且虽然回报慢，收获却是扎扎实实、属于自己的，不是考完试就一半又还给老师的表面好成绩。可以说，那个当时锥心刺骨的B，纠正了我长久以来读书是为了追求漂亮成绩的功利迷思，使我真正转向学习的本质。

观念一改变，学业反而突飞猛进。大多数人要念六年方能结束的博士班，我四年就毕业了，因为我把时间与精力，花在了对的地方，并做出了新的研究成果，最终得到了教授的肯定，毕业论文顺利通过。

“怕输”文化造成保守的心态

回到台湾教书后，这些年来，我对当时的心情又有一层新的体悟。当年我对科科得A的追求，除了从小相信认真念书就是为了追求好成绩的迷思，背后更深的原因是“怕输”。怕输、怕没面子的心理，一直到现在，仍

然在很多个体甚至很多企业发展中看到，形成一种保守的文化，妨碍了对创新的尝试。

台大管理学院每年都送很多学生到国外著名大学做交换学生。最近一个学生从北欧的大学交换半年回来，与我分享心得。

她所在的班上有一半是当地学生，另一半是来自意大利、法国、德国、韩国、印度等全球各地的交换学生，有很多分组讨论和报告要做。她发现，台湾去的学生，理论学得很扎实，程度一点儿也不输外国学生，但自信心明显不足，即使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与观点，也不太能够系统化地组织并勇于提出思辨讨论。

相较之下，欧洲的年轻学生可能理论基础比不上我们，但他们不害怕，敢于说出口，讨论激烈，发现自己真正有兴趣的地方，再去深入钻研，很有创意和想象力。

她的心得我完全了解。因为怕输、怕被别人笑的心理，出现在许多层面上，例如阻碍学习新语言（不敢开口怕被笑），讨论课上沉默者占多数，发言的永远是那几个，但下了课大家却七嘴八舌意见多多。

我曾经反省，为何要到了美国求学、从别人的文化反射出来，才能看清自己的问题？为什么在台湾时，从来没有发现过、从来没有反省过？

答案很简单。在台湾现有的升学制度下，包含高中基测、大学学测，我们的游戏规则就是：谁会考试，谁就是赢家！30年前我念书时如此，现在亦然。

或许，大学前的游戏规则真是如此，但是，我们的人生，从考完大学起，就再也不是科科得

A者保证胜利了。

唯有能认清环境变化，敢于跨出舒适区，追求本质的创新，才能永葆成长动能。从此刻起，挣脱只求第一的魔咒，摆脱怕输的包袱，大步往前走吧！

最珍贵的一堂课，找寻自己的人生导师

我的前半生，在别人眼中，也是标准的“金榜题名”，算得上是超级好学生。先后考取建中、台大，之后的硕士、博士学位，则都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完成。毕业后，在硅谷找到年薪数百万的工程师职位，然后娶了美娇娘，回台大担任教授，也有了两位小朋友。

我必须承认，有一段时间，我真的觉得自己很幸运，也深信只要自己足够努力，就能美梦成真。

然而，从人生进入下半场开始，我陆续遭逢变故，终于明白了什么叫作深深的无力感。

先是我自己在壮年之时，就得了癌症。跟死神第一次拔河，我虽侥幸得胜，却也大伤元气。而没几年后，我又遭逢中年丧妻！失去了最爱的人，心里什么也不剩，空空荡荡的，整个人也浑浑噩噩……但我没有太多时间可以自怨自艾，因为我还得抚养两个正要经历青春期的小男孩长大。

原来，发生在我们意料之外的，才是真实的人生……

最难的一课，我们却没教给学生

看看自己走过的人生路，再想一想每一天，我在校园内触目所见，年轻快乐、对未来满怀想象与盼望的学生们，不禁感叹：

在我求学的过程中，大多数时候，学校只教如何考第一名、如何过关斩将在大小的考试中胜出。几乎没有人告诉我，考不上“好”学校、“好”科系之后该怎么办，如何勇敢地站起来面对挑战。

联考制度强调的是，不管喜不喜欢，先抢第一志愿就对了！从来没有人认认真真地鼓励我们：寻找自己独特的天赋能力，倾听自己内在的声音，再找出独属自己而非主流价值一致钟爱的“第一志愿”。

我们从小经常听到的童话故事是，王子好不容易排除万难与公主结婚，然后呢？就没了。从没有人告诉我们，王子公主可能吵架。人生的本质就是无常的变动，如果有一天，公主离开了，王子该如何？

没有人教过我们，我们也从来不会教学生，关于人生，种种的真实与艰难，种种的难堪与不堪。这些，反而是我在历经人生后，最想要献给学生的礼物。

人生总有悲欢离合，但我希望我的学生，都比我更有能力，去面对课堂以外的人生挑战。

如何做？其实很简单，提前把这些人生问题，丢给学生去想，让他们从年轻时就开始思索、有心理准备；提前为他们灌注一些力量，而不是哪一天他们突然面对了，竟只有手足无措的份儿。人生不会永远顺遂，悲欢离合总无情，毕业之后的人生更不会有标准答案，我想教会学生的，是他们该如何为自己找寻答案。甚至是，能不能在犯错后，鼓起勇气选择补考，勇敢做唯一的自己。

人生说穿了，就是由无数的

大小考验组合而成，懂得为自己找到“人生导师”，绝对可以为自己的人生加分不少。

而什么是人生导师？“他”可能是一份信仰、一场演讲、一部电影、一本好书，重点是里头的精神，能不能让你在历经悲欢离合时，多一点力量与勇气，继续朝能发挥自己最大价值的方向走下去。

我不是完美无缺的老师，但真心祝福每一位学生，打开心胸、主动出击，每天都能遇见自己的人生导师，每天都能茁壮成长。

（兰 凌摘自《壹心理》，张 弘图）

微书摘

在他人眼里，我是怎样一个人？每个人的内心，潜藏着对自身身份的一种难言的“焦虑”。人本质上是空虚的，没有外界的刺激，人便会推动其灵魂的重量，外在表现为对身份的焦虑，产生强烈的不确定感以及欲壑难平的煎熬等。

——阿兰·德波顿《身份焦虑》

年纪还轻、阅历尚浅的那些年里，父亲曾经给过我一句忠告，直到今天，这句话仍在我心间萦绕。“每当你想批评别人的时候，”他对我说，“要记住，这世上并不是所有人，都有你拥有的那些优势。”

——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

（辰 辰摘）

以金相交，金耗则忘；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去则倾；以权相交，权失则弃；以情相交，情逝人伤；唯心相交，静行致远。

——星云大师

不是不知道要做什么，而是知道，却仍然没有做。

——很多人的悲剧在于此

道学的最高境界是无极，哲学的最高境界是无知，音乐的最高境界是无词，事业的最高境界是无悔，人生的最高境界是无欲，处世的最高境界是无名。

——幸福的最高境界是无求

做女人“莫欺少年穷”；做男人“莫嫌老来丑”。

——女人懂相守，男人懂感恩，才能长久

你得用“史上最美”甚至“宇宙最美”才能让已经有了审美疲劳的人抬一下眼皮，你得用“什么什么已死”才能显得你的判断“高端大气上档次”。

——《中国青年报》评论微博话语的特点，并称“语不惊人死不休”是种微博病

起床摸手机，睡前放手机。

——现代生活写照

个人所得税已沦为“工薪所得税”。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说，个人所得税放在20年前可以有效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因为人们的收入来源比较单一，只有工资收入，但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其他来源的收



入差距逐渐拉大

意大利人需要被告知小点声；德国人需要被提醒在海边霸占遮阳伞是不礼貌的；美国游客则应知道，在巴黎的餐厅吃大餐时别非要配可乐……

——英国《金融时报》说，各国都有必要给国民提个醒

人生必须配备的几副眼镜：一是望远镜，看远；二是显微镜，看细；三是放大镜，看透；四是太阳镜，看淡；五是哈哈镜，笑看人生。

——麦家

聪明女人抓男人的心，普通女人抓男人的胃，恐怖女人抓男人的小辫子。

——做法决定结果

10岁，把童真卖给学校；20岁，把爱情卖给房子；30岁，把青春卖给老板；40岁，把身体卖给绩效；50岁，把灵魂卖给工作；60岁，把下半生卖给孩子……

——这样的人生，是一笔亏

本买卖

做父母最失败的，就是既看不起自己的孩子，又希望孩子成龙成凤；做老师最失败的，就是既不允许学生插嘴，又希望学生有创新精神；做孩子最失败的，就是既厌恶父母设计的人生，又怕辜负父母的期望；做学生最失败的，就是既不认同老师的观点，又怕得不到那想要的分数。

——人生各种失败

齐达内退休了，法国队6年没缓过劲儿来；普斯卡什退休了，匈牙利队60年了都没缓过劲儿来；高俅退休了，中国队1000年都没缓过劲儿来……

——球星效应

毕业后，有的人渐渐地做大了自己的事业，有的人渐渐地坐大了自己的屁股。

——办公室一族的悲哀

一个人站在窗前看了一夜雨，谁也没告诉，这是诗。一个人站在窗前看了一夜雨，只告诉了一个人，这是爱。一个人站在窗前看了一夜雨，发微博说“你若安好便是晴天”，这是矫情，也是我们的时代。

——时代特征

硬把一篇文章删成了一首诗。

——语出某位六年级小学生，这是其短诗《冬天的老树》中的一句：“自从秋天开始/就在删节/到了冬天/硬把一篇文章/删成了一首诗”

（曹奕、杜仲等摘）



欧美国家鄙视链

● 张佳玮

美剧常拿地域说事儿。比如，说密尔沃基是个怪地方；笑犹他州荒无人烟；抱怨科罗拉多冻得死人；还说内布拉斯卡这样的中部州，满地长得跟土豆似的傻白人。

对自己人都不客气，更遑论欧洲人了。美国人常讽刺欧洲人踢足球时假摔不断，跟美式橄榄球比起来娘里娘气，缺乏阳刚之气。

当然，对美国人来说，欧洲还是艳遇天堂。洛杉矶的媒体会直截了当地嘲笑说：在美国，所有带“欧式”字样的服务，都能和情色沾上边儿。

北欧人和德国人都认为意大利人是懒虫、吹牛大王、色狼，除了足球、艺术和容貌，啥都没有；反过来，意大利人觉得德国人很机械，东西难吃，这点法国人、英国人也会响应。实际上，法国人每逢体育项目输给德国，一恼恨，嘴里很容易蹦出个“Huns”来——Huns就是公元4世纪横扫欧洲的匈奴人，在法国人眼里是蛮族的代名词。当然，德国人也会反唇相讥：法国人不就是高卢人吗？高卢不也是蛮族吗？

在法国的超市里，常会卖德国香肠、泡菜，意

大利面和西班牙海鲜饭等速食品。但一聊起德国人来，法国人就会开始笑德国人满身都是泡菜味，并且每天吃的东西都来源于同一种动物。

德国人自己被全欧洲人骂机械之余，也偶尔会念叨，说瑞士人比他们还死板。在德国无数波兰移民，于是他们很奇妙地看不起波兰；而波兰人又特别不喜欢捷克人。

英国人的奇妙之处在于：他们根本懒得自称是欧洲人，但又不屑于跟美国人攀亲戚。在巴黎如果遇到英国人，一副他乡逢故知状跟他说英语，聊好莱坞电影和美剧，英国人多半会皮笑肉不笑地表示，他跟美国没那么熟……实际上，英国人划海峡而自称一邦，在足球方面就是出了名的固执：很长时间内，他们都只在自己英伦三岛那一片打转。

中国古代，比较起地域来也不遑多让。华夏正朔会嫌西边都是胡人，南方都是蛮子；东晋“衣冠南渡”后，北方人嫌南方人性情软弱、生活糜烂，南方人嫌北方人粗笨野蛮。宋太祖赵匡胤对南方人挺温和的，但固执起来就是一句“后世子孙勿用南士作相”。沈括还在《梦溪笔谈》里啧啧感叹，说饮食上南咸北甜，实在难以适应。到了清朝，大学者赵翼虽然很宽泛地认为“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但显然这江山的概念也并不那么宽泛。他是江苏人，所以自然地认为北方人皆食葱蒜，出汗臭如牛马。

但说到底，以地域为由头开的玩笑，力量还是在渐次减弱。因为所有地域笑话都有个前提：当初的人类，交通不便，出行不易，经常一辈子生活在一处，所以其地域属性也与其人密切相关。但这个时代，大城市正在无可避免地趋同。世界各地的人都能整齐划一地买到苹果手机、走进麦当劳、看三星电视、吃速食意大利面。你在一架飞机上落座，周围就都是五湖四海走遍的人。所以，地域挑刺能再度产生力量的时候，得是人类再次遇到交通不那么方便、生活有个固定地域的时候了。

比如，很多年后，在某个空间站，几个人这样交流：“我是从土星来的，您呢？”“我住在小行星带，在一颗私人别墅星球。”“呀，真阔气！您旁边那位呢？”“他？他住月球加油站。”“嗨，难怪那皮肤都跟环形山似的……”

（余娟摘自《看世界》，辛刚图）



蔡元培与周峻在婚礼上的合影



1920年，蔡元培遭逢妻子黄仲玉病逝。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日常事务繁多，出于工作和家庭的需要，不得不考虑续娶。他提出的条件是：一、具备相当的文化素质；二、年龄略大；三、熟谙英文而能成为研究助手。这时，一位名叫周峻的女孩子走进了他的生活。周峻是蔡元培先生在上海成立的爱国女校的一位学生。这位学生对蔡元培先生一直抱有一种敬佩与热爱的情感，她一直到33岁还没有结婚，和蔡元培相差22岁。

1923年7月10日，55岁的蔡元培和33岁的周峻在苏州留园举行了隆重的婚礼。这次的

惟卿第一能知我

◎梁阁亭

婚礼完全是现代文明式的，蔡元培到周峻下榻的宾馆迎接周峻，之后两人一起到苏州留园

拍摄了结婚照片。当时的蔡元培西装革履，周峻身披白色的婚纱。婚后不久，蔡元培和周峻携子女威廉、柏龄赴欧洲学习。

周峻在相夫教子之余，攻读西洋美术课程。她把对蔡元培的爱倾注在她的作品《蔡元培半身像》中，蔡元培则在上面题诗一首：“我相迁流每刹那，随人写照各殊科。惟卿第一能知我，留取心痕永不磨。”

1940年3月5日，也就是离周峻50岁生日还差两天的时候，蔡元培在香港因病逝世。

（苏生摘自新浪网作者博客）

愿

◎许地山



南普陀寺里的大石，雨后稍微觉得干净了些，不过绿苔长多了一些，天涯的淡霞好像在给我们一个天晴的信号。

树林里的虹气，被阳光分成七色。树上，雄虫求雌的声音，凄凉得使人不忍听下去。

妻子坐在石上，见我来，就问：“你从哪里来？我等你许久了。”

“我领着孩子们到海边捡贝壳呢。阿琼捡着一个破贝，虽不

完整，里面却像藏着珠子的样子。等他来了，我叫他拿出来给你看一看。

“在这树阴底下坐着，真舒服呀！我们天天到这里来，多好啊！”

妻说：“你哪里能够……”

“为什么不能？”

“你应当‘做荫’，不应当‘受荫’。”

“你愿我做这样的荫吗？”

“这样的荫算什么！我愿你

做无边宝华盖，能普荫一切世间诸有情；愿你为如意净明珠，能普照一切世间诸有情；愿你为降魔金刚杵，能破坏一切世间诸障碍；愿你为多宝盂兰盆，能盛百味，滋养一切世间诸饿渴者；愿你有六手、十二手、百手、千万手，无量数那由他如意手，能成全一切世间美善事。”

我说：“极善，极妙！但我愿做调味的精盐，渗入食品中，把自己的形骸融散，且恢复当时在海里的面目，使一切有情得尝咸味，而不见盐体。”

妻子说：“只有调味，就能使一切有情都满足吗？”

我说：“盐的功用，若只在调味，那就不配称为盐了。”

（柳笈摘自浙江文艺出版社《许地山散文》一书）

做人的感觉

● 蒋 勋

几年来，几乎所有新竹科技园的企业我都去过了。和企业的人有所接触后，我才知道我过去有“知识偏执”的状况，但我并没有真正认识30岁左右的职场人员。

新竹有一家上市公司，其员工的平均年龄是31.8岁，他们都是最优秀大学毕业的精英。

开始工作的前10年，是人生很重要的阶段，但他们通常是晚上11点以后才下班。要恋爱，可能没有时间恋爱；要买房子，就用世俗的固定模式买房子；要结婚，就用很草率的方式结婚。我知道甚至很多工程师通过一些机构去娶乌克兰新娘，他们可能连恋爱的时间和耐心都没有。

真正的美，作假不得

我原来希望艺术能恢复人的品位和感觉，但他们接触了这些东西却没有感觉。比如有些企业会定期举办音乐会，但他们却没有办法进入那个世界。所以，我现在想向大家说的是“人的原点”，当我们失去了人的原点，谈所有的美都是假的。

我有个朋友，住在信义路上价值亿元的豪宅

里，找了日本最有名的设计师来装潢，但有一次我去他家，发现他尽管住了两年，可厨房里所有进口厨具的胶膜竟都没撕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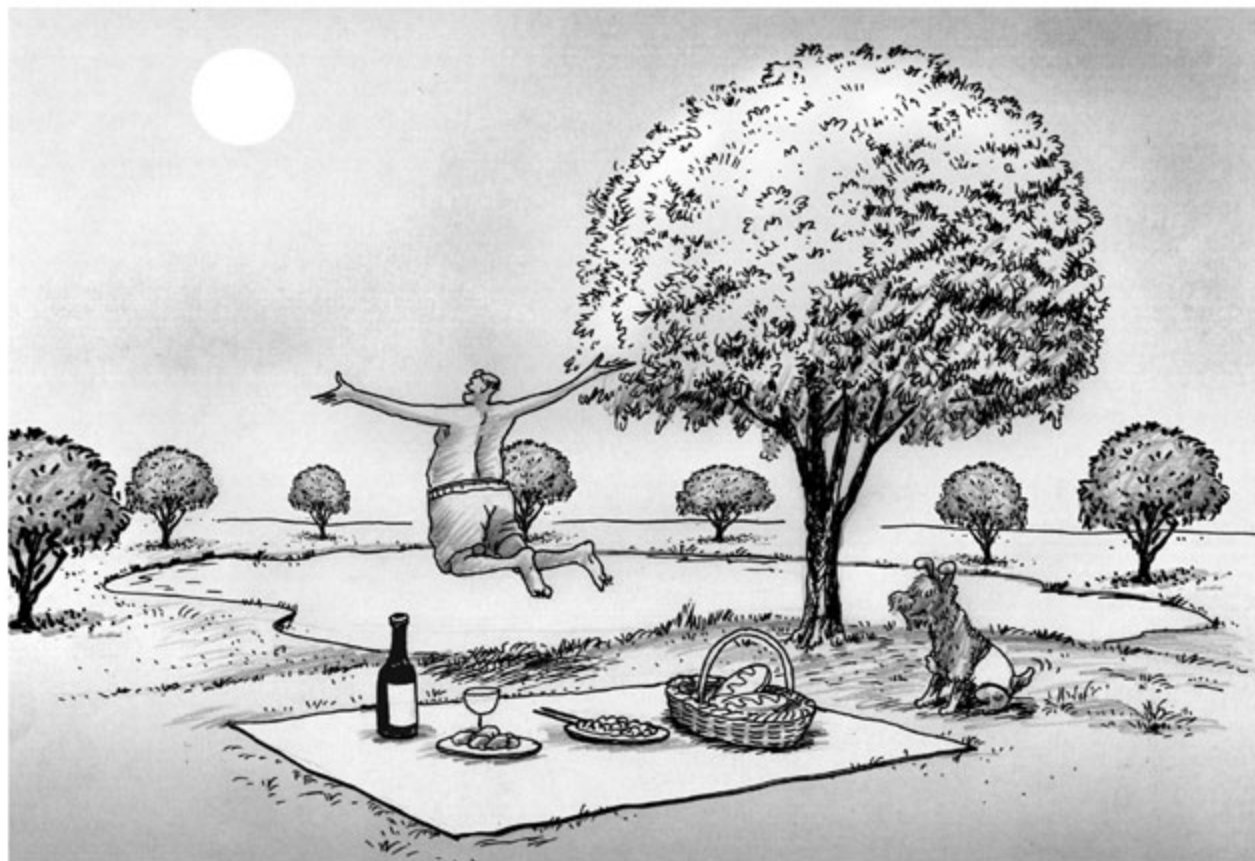
他的房子只是一个展厅。可家的本来意义不是展厅啊，家是让你可以放松自在、活得像人的地方，家会因为住的人有自己的渴望、自己的感觉，而有自己的风格。如果主人对这个家没有意见、对自己的生活没有看法，只想告诉别人他买的是意大利进口的最贵的床，那只是作假给别人看。

你可以在家里放很多明式家具，很美；你喜欢家里很空，也很美，但难的是你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如果你不知道，找再有名的建筑师设计都是假的，你怎么样回来做自己，才是最难的功课。

我自己是住在淡水河边，当时会在那里买房子，是因为觉得淡水河边好漂亮，但是我房子的建筑商却不知道善用那里的美景，窗户建得很小，我在房间里就觉得好难过。

我找了一个学建筑的学生，他帮我开了12扇窗，而且全部是往外推的推窗，比拉窗更有靠近河边的感觉，还架出一个小阳台，我可以坐在小栏杆后看河，和淡水河只有两米的距离。

我也不喜欢隔间，所以设计师帮我用高度界定出三个不同的区域。我家最高的地方是客厅，朋友来的时候坐在最高的地方喝茶；次高的地方是书房，我在那边看书；最低的地方是我的餐厅。我觉



造 险

●杨福音

听说潘天寿先生给学生上课时做示范表演，他在纸上画了一根弧形的长线，然后宣布下课，接着就自己走了。学生围上来观看，不明白这根线为何物。等到下次上课，潘先生在线的旁边点了几些花草，学生忽地明白了，这根长线是块大石头。然后潘先生做讲解，说先画这根充满画面的长线，是要造一险境，还说绘画造境容易，造险境难。

（侯士摘自《书屋》2013年第8期，潘天寿图）



得这是我的房子、我的家，我是主人，我知道我要什么。

在穿着上，我喜欢纯棉、纯麻，因为我觉得它们很温暖，材料本身有触觉上的记忆，在排汗、吸汗的过程中也非常舒服。加上我喜欢爬山，喜欢躺在草地上，喜欢在海滩卷起裤脚踩水，我喜欢这样的生活，所以我就有我的服饰特征，名牌就不适合我，因为我喜欢自在。

找回人与人之间的感觉

我现在不问工程师有没有去听音乐、看展览，反而是问他们：“你们在这里工作五年了，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公司门口的那一排树是什么树？”很少有人能够回答出来。

事实上，他们公司门口那排小叶榄仁的叶子漂亮得不得了，绿色会在阳光里发亮。后来我再去，就有一个员工和我说：“谢谢你告诉我这件事，我现在下班后会先看看小叶榄仁再回家，所以比较不会和太太吵架了。”

他也问我，他五岁的女儿将来该学钢琴还是小提琴，但我建议11点下班的他多抱抱女儿，这比较重要。因为所有的艺术讲的都是人的故事，一个孩子如果不记得父亲的体温，她将来看画、听音乐都很难被感动。如果没有人的记忆，所有艺术对她而言都只是卖弄而已。

我们从年轻时开始，就因为工作忙碌，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感觉，但工作忙碌之余，你还是一个人，你必须每分每秒提醒自己回来做“人的部分”。你看到了美，才会觉得这个世界是值得好好活下去的。如果你看到的只是品牌，只是假的美，

你不见得会快乐，那反而可能会是你得忧郁症的原因。找回美的感觉其实很简单，去触摸一片叶子，去闻一下在很热的夏天午后下完暴雨的气味，那是我们都有记忆，会引发我们的感触和感动。

现在，美常常成为新的知识、新的压力，一个博士可能毫无美感，但一个没学历的农夫却可以很美，他看得到月光的美，看得到稻浪翻飞的美。美是最大的财富，它不会因为你的学历而不同，而是因为你“人的部分”的完整程度而不同。

周末回来做自己

现在台湾人过周末，好像非要全家去一个餐厅吃饭，或到哪里去看薰衣草、喝咖啡，全部按套路来，然后全部的人塞车塞到一肚子气。我们对休闲的定义是蛮僵化的，好像一定要别人服务我们才算是休闲。

我自己过假日的时候喜欢做四菜一汤，因为我做得好快乐。我也很喜欢在周末洗我自己最喜欢的纯棉、纯麻的衬衫，绝不丢给洗衣机，因为我觉得触感好极了。看到它们晒在阳光下，在风里飘，白得漂亮，我就很快乐，因为我回来做了自己。在七八月，民生东路六段有全台北最漂亮的大花紫薇，即使有车可开，那时候我也绝对要走路，这些是让我最快乐的事，这才是“人”。

如果我们吃得不像人，穿得不像人，生活都失去了人的意义，那谈艺术太遥远。我谈我的生活，并不希望别人学我。每个人是不一样的，不要人云亦云，生活中的美不是按照人的安排来的。每个人应该用自己的生命，去创造出自己的生活美来。

（王文华摘自《公民读本》2013年第8期，邱 懿图）

俞大维先生对我来说，始终是个传奇。天下之人居中者多，真聪明的少，真愚笨的也少，俞大维是聪明的代表。印象中，凡属人精者，都该学习理工科，学文科的难免大脑有问题。我女儿高中分文理班，选择了文科，闷闷不乐好多天。为什么？因

天才横溢， 触手成春

◎叶兆言



为在大家的潜意识中，学习成绩不好的孩子，才去学文科。

过去，出国留学很不容易，通常是富家子弟才能享受。曾见过这样的记载，袁世凯死后，优待条件中有一条，袁氏子弟每年可以保证有两个出国名额。事实上，出国的富家子弟未必肯用功读书，公子哥有父母罩着，在国内是玩，出了国还是玩。所以傅斯年先生曾发出过感叹，说留学欧美的学生中，只有陈寅恪和俞大维是真正的读书种子。

陈寅恪的博学众所周知，会太多外语，记忆力像电脑。多少年来，我一直很留心，想弄明白与他齐名的俞大维，究竟是一位什么样的人。知道得越多，越想不明白，想找到原因，结果更加糊涂。据说俞大维90岁时，摔了一跤，为检验自己的脑袋有没有变坏，便找了本微积分的书出来做题目，很快答案出来，完全正确。

在学理工科的人眼里，能做几道微积分题，算不上多大能耐。俞大维是名副其实的弹道专家，这是非常专业的学问，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现如今那些吃香喝辣的工程院院士，顶着专家头衔，拿着政府津贴。但俞大维最不满意的，就是人家称他为弹道专家。他一生有太多强项，故事一个接一个，区区弹道小事，何足挂齿。

俞大维生于1897年，比陈寅恪小7岁，两人的关系非同寻常。他们是表兄弟，陈的母亲是俞的姑妈，唯一的嫡亲姑妈。在国外，先在美国哈佛大学，后来又在德国柏林大学，他们连续同学7年。这期间，年轻一些的俞大维把持不住，抵挡不了美色诱惑，与一位德国小姐相恋，珠胎暗结，弄得不堪收拾。最后是陈寅恪帮着出主意，将私生子交给自己的妹妹陈新午抚养。未婚的陈新午是俞大维的表姐，后来成了与他白头偕老的妻子。

俞大维的本行不是理科，是文科，这让我很意外。出国前，古文庭训家学，学过德文，学过英文，学过逻辑学。19岁考入交通大学，学了半年电机，因肺病休学，跟着表哥曾昭权学习微积分，这位表哥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生。学了不久，又考进上海圣约翰大学，直升三年级，学习哲学。

俞大维的本行，竟是很深奥的哲学，那年头，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哲学为何物。

俞大维在哈佛攻读的还是哲学，他又一次表现出聪明人的特质，12门功课全优，到哈佛两个月，已尽通数理逻辑学。吴宓眼里“当时最新颖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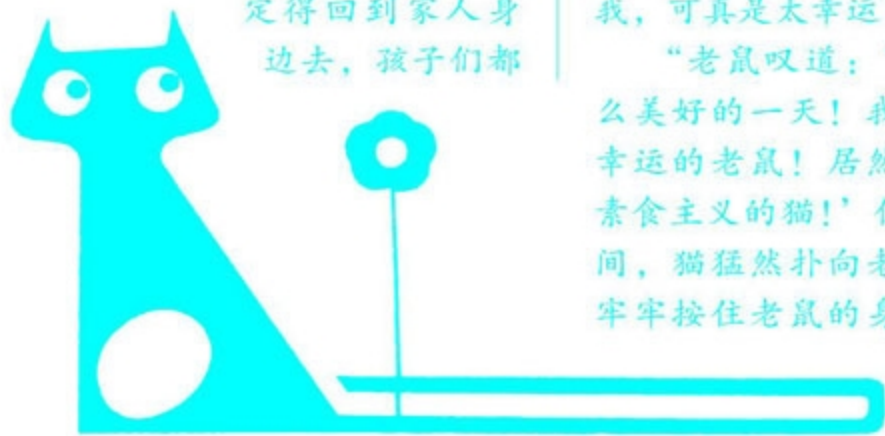
“哎，你知道素食主义的猫和老鼠相遇的故事吗？”

“不知道。”

“想不想听？”

“很想。”

“一只老鼠在天棚上遇到一只很大的公猫。老鼠被逼到了无路可逃的角落，吓得浑身颤抖，说：‘猫大人，求求您，求您不要吃我。我一定得回到家人身边去，孩子们都



饿着肚子在等我。求求您放了我吧。’

“猫说：‘不用担心。我不会吃你的。老实跟你说——这话不能大声说——我是个素食主义者，根本不吃肉。你遇到我，可真是太幸运了！’

“老鼠叹道：‘啊，这是多么美好的一天！我是一只多么幸运的老鼠！居然遇到了一只素食主义的猫！’但就在这一瞬间，猫猛然扑向老鼠，用爪子牢牢按住老鼠的身体，锋利的牙齿咬进

了它的喉咙。老鼠痛苦地使出最后的力气问猫：‘你不是说，你是素食主义者，根本不吃肉吗？那难道是谎言？’

“猫舔着嘴唇说：‘是啊，我不吃肉，这并不是谎话。所以我要把你叼回去，换生菜吃。’”

“这个故事的要点是什么？”

“并没有特别的要点。刚才说起幸运的话题，我偶然想到了这段故事，仅此而已。当然，寻找要点是你的自由。”

（沉 日摘自时报文化出版社《IQ84》一书）



为时趋之部门”哲学，在俞大维手上完全是小菜一碟。只花了3年时间，他便拿到了博士学位，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成就，当时哈佛的哲学处于黄金时期，在学界的地位非常高。

这以后因为成绩优秀，俞大维拿到了哈佛的奖学金，又去柏林大学深造。他继续学习哲学，学习数学，学习梵文，学习物理，还旁听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罗家伦对他十分佩服，用“天才横溢，触手成春”来形容他，意思是说，像俞大维这么绝顶聪明的人，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

俞大维当年的志向是想当个通才，西方显然并不缺乏这样的大师，譬如达·芬奇，譬如莱布尼茨，譬如罗素，既通文，又通理，哲学、历史、数学、物理，无所不能，没有一样不精。在德国期间，俞大维还研究过音乐，学制乐谱，存心要让人惊叹他的不可思议。

不过，人的精力毕竟有限，俞大维身逢乱世，在一个战乱不断的年代，他的发展注定要受到种种限制。为了报效祖国，他成了一名弹道专家，成为国民政府制造兵器方面的领军人物。1933年，他担任了兵工署署长兼任兵器教官，是陆军中将。大家都知道，国民党军队中，最高的军衔也只是上将。

很多人想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书呆子，一个无党派人士，一个与黄埔军人毫无瓜葛的俞大维，会一直被国民党政府所重用，被蒋委员长视为不可多得的心腹。实际上，俞大维不只是弹道专家，他将啥都能干的特质发挥得淋漓尽致，除了分管兵器制造，他后来还当过“交通部长”，在国民党政权中，这一直是个肥差。

俞大维是国民党政权中，担任“国防部长”时间最长的一位，前前后后共干了11年。我一直为他感到可惜，明明是个天才，干的活儿却与天才并无太大的关系。身陷官场的沼泽地，无论多厉害的英雄好汉，所能干的买卖，也就那么一回事。更何况，他是标准的文人书生，国民党大势已去，退守台湾，一直叫嚣要反攻大陆，他再聪明，再兢兢业业，当“国防部长”，总觉得有点不靠谱。

俞大维被人津津乐道的冒险故事，是在“国防部长”任上，曾多次身先士卒，飞入大陆领空侦察。那时候他已60岁高龄，有一次，距大陆战机只有5公里，这是非常近的距离。此举是想为台湾军方鼓气，可万一让大陆发现，那就真“杯具”了。

（雪 纯摘自中信出版社《陈年旧事》一书，李 晨图）

今天的中国，无论你走到哪里，几乎都能看见“奢华”这两个字。每一本时尚生活杂志都在不厌其烦地告诉你有关奢华的故事，每一个商品广告都试图让你感到它要卖的商品有多奢华。于是房子是奢华的，车子是奢华的，大衣是奢华的，手表是奢华的，皮鞋也是奢华的，就连内裤也可以很奢华，乃至我刚刚吃过的涮羊肉也标榜自己的用料十分奢华。

本来这种东西是可以见怪不怪的，正所谓奢华见惯亦平常。可是有一天，我在杂志上看到一篇介绍英国手工定制鞋的文章，作者先是不断渲染英国绅士的低调含蓄，一两千字之后笔锋忽然一转，他还是未能免俗地要大谈这鞋子有多奢华，并将其定位为“低调的奢华”。然后把绅士等同于品位，再将品位等同于奢华。

许多媒体早就在“奢华”和“品位”之间画上等号了，但现在有人进一步连“绅士”也挂了上去，这就让我觉得有些刺眼了。

我的生活奢华不起，我的言行也离绅士甚远，可我总算读过不少传说中的英国绅士写的东西，在我的印象中，绅士和奢华根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且看19世纪英国绅士之间的通信，关于绅士的品位，他们是这

奢华与教养

●梁文道

么说的：“xxx的家朴实无华，真是难得的好品位。”“他是那种老派的绅士，一件大衣穿了20年。”他们会称赞一个人的朴实和惜物，低调而不张扬，却绝对不会把看得见的奢华当作品位，尤其不会把它视为绅士的品位。

就以一双手工制作的顶级皮鞋来说吧，它是很贵，但它可以穿上一二十年，这里头的学问不只是它自身的质量，更是你穿它、用它的态度。首先，你会珍惜它，所以走路的姿势是端正的，不会在街上看见什么都随便踢一脚。其

次，你愿意花点时间和心思去护理它，平常回家脱下来不忘为它拂尘拭灰，周末则悠悠闲闲地替它抹油补色，权当一种调剂身心的休息活动（就算他有佣人，他也宁愿自己动手）。所以这双鞋能够穿得久，10年之后，它略

显老态，但不腐旧，看得出是经过了不错的照料，也看得出其主人对它的爱惜。这叫作绅士。不一定喜欢昂贵的身外物，但一定不随便花钱，朝秦暮楚。他的品位不

在于他买了什么，而在于他的生活风格甚至为人；他拥有的物质不能说明他，他拥有物质的方式才能道出他是个怎么样的人。

当然，一个人不能做物质的奴隶，但他的人格、性情或许可以借着物质偶尔散发出来。简单地讲，这就是教养。“教养”是一个何其古老、于今天何其陌生的词啊。这个词本来才是品位的绝配，不过，由于教养困难，奢华容易，我们今天才会把品位许给了奢华，

让空洞的、无止境的消费去遮掩教养的匮乏。久而



时间有时像尘土，需要打发掉；有时确实比金银财宝还要珍贵，但它又和流光一样，抓也抓不住。活人和死者之间的区别，就看有没有时间，没有时间，生命就结束了。

一天，有10个人失掉时间，死掉了。不管他们生前是热爱还是厌烦生活，都一样地渴望返回到人间来，哪怕一会儿也好，这种感觉是活着的人不曾体会过的。这当儿他们碰到掌管人们寿命的天神，他手里刚好还富余10个小时。天神对这些恋生的死者起了恻隐之心，决定给他们每人1个小时，回到人间享用，10位死者欣喜若狂。但天神很有兴趣了解一下他们将怎么利用这短暂而又珍贵的1小时的时光，下面是10个死者依次的话——

一、我想把我干过的一件缺德事告诉亲人们。我一直没有下定决心这样做，现在反而有决心了。原来这种事带在身上，死了也是一种累赘。

二、我盼望在这复活的1小时内，科学家们能把使我死亡的病由找到，并研制出特效药。

三、在这最宝贵的1小时里，我要妻子和女儿守在我身旁。我活着时天天忙工作，一直没能同她们一起安安静静地度过1小时。

四、我回去就要把自己立的遗嘱撕了。什么这个10%呀，那个50%呀！我之所以死得这么快，就是写遗嘱给累了的。

五、我这次非要秘书把我孩

子们的住房办下来不可，否则我一死就没指望了。

六、只要得到她1小时的爱，就足够了。

七、我想利用这时间，写一篇真实的作品。只是担心这1小时太短了，不够用。

八、是啊，1小时太短了。要是能出国转一圈，开开眼，这一生也就算没白来了。

九、我就想知道，李四的胖老婆生的是男孩儿还是女孩儿。虽然他样样超过我，但如果他这次生个女孩儿，我这辈子的气儿也就顺了。

十、我要不浪费每一秒钟，再拼一下，把我画了4年、仅仅剩下一个人物的左耳朵的那幅画儿画完，死而无憾。

天神听罢，忽然变了主意。他不想分给每个人1小时了，打算把这10个小时重新分配。他把时间赐给人们时，一向单凭兴趣，没动过脑筋，不懂得时间是有内容和价值的。但他从此能否改变这个亘古以来就有的习惯？未必。

（秋水摘自《微型小说月报》2013年第8期，韦尔乔图）

多活1小时

●冯骥才

久之，甚至开始有人以为，英国的传统绅士皆以奢华为人生第一目标。

如果你觉得“教养”太过抽象，我可以为你举一些没有教养的好例子。开着一部奔驰车在街上横冲直撞，觉得行人全是活该被吓死的贱民，这是没有教养

的。手上戴着伯爵表，然后借醉酒臭骂上错菜的服务员小妹妹，这也是没有教养的。教养不必来自家教，更不是贵族的专利，上进的绅士更看重后天的自我养成。然而，如今有力奢华地招摇过市之辈多如过江之鲫，甘于谦逊、力求品格善美的人却几不可

闻，岂不可叹？

我只不过是在北京一家火锅店见着它用“奢华”二字形容自己的材料，便忍不住发出这一大堆牢骚，这自然也是没有教养的表现。

（肖肖摘自群言出版社《味道·第一宗罪》一书，夏大川图）



2013年8月16日，重庆江北区石马河街道山水社区，曹博宇家门口的水表上，又挂着一袋邻居送来的蛋糕和牛奶。

总有一些举手可行的善事

●黄昉芾

当生活从乡间转移到公寓楼中，人情温暖似乎常常被困在每家严实的防盗门背后。却也有一些不经意的瞬间，它热腾腾地从邻里的日常问候中冒出来，以某种分外细腻妥帖的方式，滋润人们的生活。

最初，邻居们的爱心是通过两个袋子传递到小博宇家的，袋子挂在小博宇家门口的水表上，一个装着蔬菜，另一个装着肉。

外婆李泽芳还记得9年前“奇迹发生”的那天，早上一出门，她就看到这两袋东西，到晚上7点，也不见有人来取。她敲开邻居们的门，左问右问，大家纷纷摇头。

后来她意识到了，水表上的东西是有人专门给自己送来的。

那时候，小孙子还在襁褓中，家人一觉醒来，水表上往往挂着奶粉或是婴孩的小衣服；等小博宇上了幼儿园，小书包、文具就不断出现在水表上挂的袋子里。这两年，博宇上了小学，他已经能自己蹦蹦跳跳地打开门，从门口那个比圣诞树还神奇的水

表上，取下文具盒、练习本或是蛋糕、牛奶。

妈妈双眼失明，自己在4岁时被查出双足马蹄脚外翻，可爸爸呢，早在小博宇出生40天时，就协议离婚出走了。

“小孙子就是靠着水表上的爱心一点点长大的。”靠微薄的养老金与低保度日的外婆心里有数。

如今，要是光看媒体上每天充斥的新闻，人们很容易说出“不敢再做好人了”这样的话。坏新闻总是更容易吸引目光，扶老人的人也许会被讹诈，扶孕妇的人可能被诱杀，还好，9年

来，在重庆这个名为“山水丽都”的小区里，小博宇家门口的水表没有受到这些事儿的影响。

尽管它从崭新闪亮变得锈迹斑斑，可来自邻居们的爱心，就像一股股涓涓细流，从各家门户涌出，依旧汇聚在这水表上。神奇的它就像魔术师一样，不时变些好东西出来。

母亲失明，外婆年老体弱，这个贴心的水表好像连这些都能考虑到似的，每周总有那么几天，小博宇打开包装袋，里面是已经做好的炒菜。

“我们承认，我们都帮过娃儿的，具体送了啥子，哪个天天去记这些嘛，那活起来不晓得多累。”小区里有人拗不过记者的追问，含糊地证实了大伙的帮助。

但是，没有人对李泽芳承认他们送过东西。有一回，李泽芳撞见邻居周大姐在往水表上挂一袋水果，哪知对方瞄见她，招呼也不打就逃也似的走了。之后见面了再问起，周大姐就跟失忆了似的不记得有这回事。

自然、自发地，那些用水表传递心意的人们，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这一家人的尊严。

“如果不说姓名，人家的心头就少记点事，压力就小点。而

2013年8月16日，曹博宇在家里临摹字帖。他的身后堆满了邻居送来的衣服和生活用品。



同情

● 蔡 澜



下着毛毛雨，路经天桥底下，见老人打着伞，坐在阶梯上，双眼望前，动也不动。

在干什么？等人？静观？都不像。没事做，是一定的。

去酒楼饮茶，入口处有一小丑，年轻人扮的，拿着一个泵，把彩色胶球打入一半的气，然后折成一个个小圆球，组合成一只米奇老鼠，送给小孩，欢天喜地。

“请来的，”酒楼伙计说，“一个小时700元。”

“平时上不上班？”我问年轻人。

“在写字楼送信。”他回答。

“做气球玩具的技术，是谁教你的？”

他摇头：“没人教，到书店买了本书，看图识字学会的。”

“真厉害。”我说。

他又摇头：“不是什么高科技，失

败了再学，不会学不到的。”

“一个月能赚多少？”我问。

“写字楼4000多元。”他坦白地回答，“每个星期天跑两场。一场700元，两场1400元，再乘以4，是5600元，加起来也有1万元，够用了。”

“酒楼怎么知道？”我又问，“他们怎么会请你的？”

“去每一家表演给他们看，每一家去问问，总可以问到一两家。”他说。

喜欢他，喜欢得要命。

天下总分几种人，有的不肯进取，不肯学习，就那样过一生，有的肯搏，出人头地。

天生的吗？遗传因子在作怪。有的坐在天桥下，有的绑气球。有因必有果，也不必歧视前者，给予同情，足够矣。

（冬 冬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看得开，放得下，才是人生》一书）

且，本来做这种事就是举手之劳。”一个中年男子满脸严肃地对前来寻访的记者说。

这棵“水表圣诞树”送来的物品，已经在李泽芳家堆了一屋。每隔一段时间，她会把这些年收到的物品摊到阳台上，好好晒晒，没有一样舍得扔。

第一个在小博宇家的水表上挂上菜和肉的邻居，不会想到日后这孩子会被诊断为双足马蹄脚外翻，而他的母亲将因为眼病而失明，不会想到他们的经济将拮据到如此地步；他恐怕也不会想到，自己最初的一个善举，到最后都改变了什么。

“我家能过到今天，全靠左

邻右舍扶持。”多年后，外婆认真地对媒体说。

社会或许险恶，若当真为此而放下爱心，却一定是我们在生活中难以弥补的损失。爱心并不是僵硬而孤立的，它会随着传递而成长壮大，润物无声地浸入我们生活的点点空隙，并最终改变生活的面貌。

就像小博宇家的水表那样。

小博宇已经从不晓事的婴儿长成了一个男孩。在这个小区的众多邻居忙着否认他们帮过小博宇的时候，小区盲人按摩店的师傅熊先生却道出一段略微不同的记忆。

“我才来这个小区的时候，

有很多不方便。”熊先生说，直到有一天，他碰上了一个“救星”。

如你所想，那就是小博宇，他主动提出领熊师傅去买菜。现在，熊家的饭菜，都是李泽芳和小博宇帮着买的。

我几乎想不出比这更像童话的结局了：最初系在水表上的那份爱心，在整个社区里孕育多年，终究结出了芬芳的果实。

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总有一些举手可行的善事，值得我们为之一试。

（寒 声摘自《中国青年报》2013年8月28日，马 多图）

半米鸿沟

◎ 吕清泉

她们俩年纪相仿，都是50多岁。前半生互不相识，兜兜转转之后，在血液科的一间病房里相遇。一个住8床，一个住9床，两张床位之间，相隔不过半米。

有一天查房，9床的老公非常生气地质问我们：“你们到底有没有人值夜班？”

我们一头雾水。主任说：“我们当然有医生值班啊。”

那个男人说：“昨晚我不在，我老婆夜里疼得不行，你们都没有人管她！”

他老婆躺在病床上，轻轻地扯扯他的衣袖：“你别跟人家吵。是我没有找医生啊，大半夜的，麻烦人家做什么。”

男人低头看着老婆：“这不是麻烦不麻烦的事情，你疼得全身都是汗，怎么受得了！”说着说着，声音就哽咽了。

他家老婆反倒跟我们打招呼，说：“不好意思啊，他脾气急，你们别怪他。”



主任说：“没事没事，你有什么不舒服，随时跟我们讲，不要怕麻烦我们。床头就有按铃的。”末了，主任又说：“你家老公待你真好。”

9床笑着点点头：“他待我确实很好。”

查完房，回办公室改医嘱。

我们一群人围着电脑，主任还在感慨：“9床人家老公真不错。他来怪我们，还是因为心疼他老婆呀，我一点都不生气。”

我们也这么觉得。你实在没办法对这样一个重情重义的人生气。

正说着，8床的老公跑了过来，说：“主任，我有个事要跟你商量一下。”

主任说：“我们在改医嘱，要不你等会儿再来吧。”

8床的老公立马接口：“就是医嘱的事情。我跟你讲啊，主任，医保不报的药，你不要给我们用。为她看这个病，我们实在负担不起了。她要活，我们就都得去死了。我们多少万都花出去了，她这个病又好不了，还不是个无底洞吗……”

主任说：“你的意思我知道了。”

8床的老公唠唠叨叨地走了出去。他不会知道，我出去送医嘱单的时候，遇见的伏在门口偷听的人，正是他的老婆。

她那一脸仓皇失措的样子，即使他见了，估计也不会会在意的吧。那样一场婚姻，一路走来，竟成了你死我活的修罗场。能活下来的，只能是更凶残的那一个。

后来，再去查房的时候，我总是在想，过去的50多年里，她们到底都经历了些什么。她们之间那半米不到的距离，又是如何被时光割裂成这样的一道鸿沟，难以逾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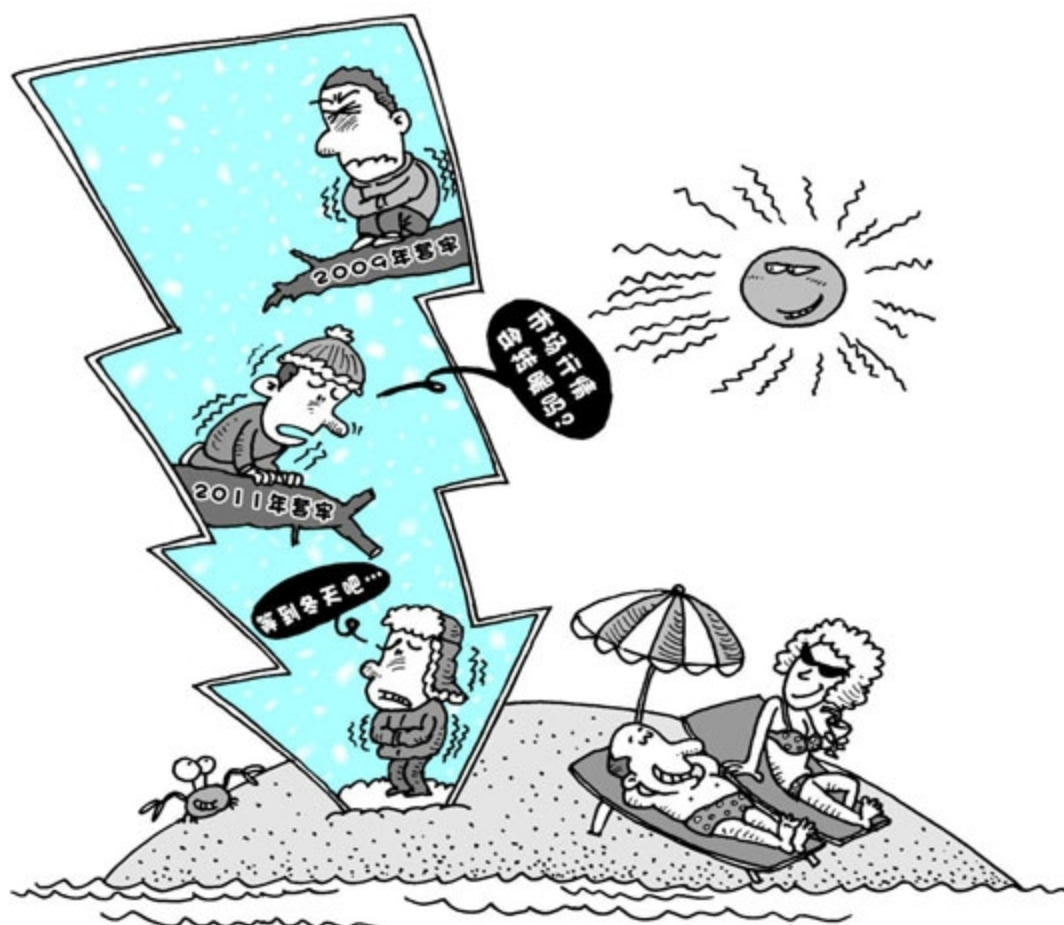
有人说，疾病面前，众生平等。

可病床之上，有的人，唯疾病如影随形，相伴始终，注定一生孤勇；有的人，虽则缠绵病榻，却有人不离不弃，软语温存，恰如荒漠之中，开出一地繁花，摇曳生姿，骄傲至此。

唯有死亡，才是殊途同归。

而唯有爱，才是地狱门前的忘忧草。 ❀

（一 恒摘自《祝你幸福·午后版》2013年第9期，李小光图）



夏天总是个浪漫的季节吗？电影中说是的。在这个季节，男女常常相遇、相爱，比如北野武导演的《那年夏天，宁静的海》，比如郑秀文和任贤齐主演的《夏日么么茶》。

这个夏天，你也许幸运地早早逃离了火炉般的城市，去夏威夷或马来西亚的某个海岛上潜水。除了新认识了各种各样的鱼类和珊瑚，你或许还结识了一群“高富帅”和“白富美”，他们中的有些人或许来自投行、基金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你们一起喝啤酒，相谈甚欢，你觉得这真是个完美的夏天。

然而对这个世界上的另一个事物——金融市场来说，夏季并不完美和浪漫，它将一如既往地受到“夏季诅咒”的困扰。

英国《金融时报》解释说，所谓的夏季诅咒，是指在夏季的这几个月，交易往往极为冷清，加上高管们纷纷外出度假，如果

夏季诅咒

● 岑 嵘

出现问题，市场可能会完全失控。（想想这么多金融机构的高管正在海边度假，这就如同一万米高空机长突然出现，给乘客讲笑话、发礼物，那么飞机是谁在驾驶，空姐吗？）

事实也是如此，在这个夏天，证券市场除了行情惨淡以外，状况也不断发生，一会儿银行闹起了“钱荒”，拆借利率飙升，一会儿股市又出现“乌龙指”事件。

没错，夏天除了飘逸的长裙和迷人的比基尼，更有金融市场的烦心事。

在2012年的夏天，欧债危机的不断扩散让欧盟焦头烂额；2011年夏天，美国遭遇国债违约危机，标普首次下调了美国国

债评级；而2009年的夏天更加难熬，雷曼兄弟轰然倒塌，金融海啸一波比一波高；再往前推，1997年的夏天，亚洲金融风暴席卷泰国，泰铢贬值。不久，这场风暴横扫了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和韩国等地。亚洲一些经济大国进入萧条期，一些国家的政局甚至开始混乱。

经济学家们很早就发现，夏天的高温对股市也存在不利影响。比如台湾有学者采用1997年到2003年6年间台湾每日的股市和天气数据，研究气温对股市获利的影响。结果发现，29摄氏度是气温对股市收益产生影响的临界值，温度高于29度，获利将会大幅下降。

那么夏天是如何影响金融市场的呢？《新帕尔格雷夫辞典：货币与金融》关于“天气”的词条中有这样的描述：“天气被看作是很好的外生变量……天气对于评估金融市场的信息处理能力肯定是有用的。”经济学家们发现，人的情绪和感觉等心理因素在决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天气因素是金融投资决策的“情绪代理变量”，而情绪才是连接天气与收益回报的真正原因。

经济学家霍华斯和霍夫曼认为，在高温条件下，人们可能变得歇斯底里或异常冷漠。另一位经济学家坎宁安也指出，在过冷或过热的天气中，人们变得不愿意帮助别人。攻击情绪增加将导致更多的冒险行为，而冷漠则意味着不愿意承担风险。

正是这些极端的情绪，导致了金融市场的紊乱，这也是“夏季诅咒”出现的最重要原因。

（鸭梨摘自《深圳商报》2013年8月29日，小黑孩图）

前后门

看北京地铁是如何欺负老外的：包含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公交站点名“北京西站南广场东”；报站时说“前门到了，请您从后门下车”……我曾亲眼见到两个老外当场傻眼了。

谁有钱

三位“高富帅”比谁有钱，一个说：“我经常开宝马和我爸飙车。”另一个说：“我家佣人全是菲佣。”最后一个说：“每次足球比赛，我都赌中国队赢。”另外两个无奈地说：“好吧，你有钱。”

有痒运动

健身房里有人抱怨：“教练，蚊子太多了吧，都被咬了好几个包了。”

教练淡定地答道：“这才叫‘有痒运动’嘛。”

酷发型

老四：“老三，你的发型很酷啊。”

老三：“那当然，你也不问问是谁做的。”

老四：“谁做的？”

老三：“五到六级西北风。”

工科男

作为一个远离人文学科许多年的工科男，我看到“山有木兮木有枝”的时候，第一反应是：山上有棵没有树枝的树……

圣诞礼物

圣诞节一早醒来，室友发现昨晚挂在床头的那只袜子变得鼓囊囊的，兴奋地伸手去掏。



然后，他很激动地吼道：“哪个往我袜子里放的瓜子皮？”

填字游戏

一次公司年会上做填字游戏，有一题是成语填空：“五____四____”。大家把答案写好投进纸箱，经理边抽边看。大部分人填“五湖四海”，填“五经四书”的勉强算对吧。接着，经理又抽出一张纸条，怒道：“谁的数学这么好！填的是‘五八四十’！”

学做饭

小时候，老爸教我做饭，对我说：“男娃儿要晓得整饭，否则以后婆娘生气回娘家了，还不得饿死。”多年以后，媳妇和妈在外面看电视，我和老爸窝在厨房。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

饭量

每天，女孩都会来他店里吃饭，坐在靠窗的位置，点上两份套餐，虽然每次他问起有几位用餐时，她总是羞涩地笑着说两位，可最后却都是一个人默默吃完。他想，也许曾经有个人陪在

女孩身边，但那人已经不在。终于有一天，他想过去聆听女孩的故事，却听到那女孩自言自语道：“两份的量也那么少，不够吃啊，靠！”

美工

广告公司要招一个会做PS效果的美工。人力资源主管筛选简历时发现一个大美女，就让她来面试。等看到她本人后，人力资源主管当即决定录用她！

准不准

听说iPhone4手机重量都是137克，买东西时可以用它衡量秤是否准。今天买瓜子怀疑商家秤不准，于是把手机放了上去。

商家一看显示了200克，慌忙说：“肯定是你手机里的软件装多了！”

屏风

有一家新开的饭店，门口有个屏风，写了四个大字：客如云来。

晚上，饭店打烊，老板问服务员：“今天的生意怎么样？”

服务员指了指屏风，回答道：“万里无云。”

太太别解

甲：“常听人将妻子说成‘太太’，我结婚后终于悟出了其中道理。”

乙：“悟出了什么道理？”

甲：“我烧菜多放几粒盐，她说‘太’咸；少放几粒盐，她又说‘太’淡；买楼盘，底层嫌‘太’潮湿，高层又嫌‘太’累；每月工资交给她时又说‘太’少……”

（雨萱、欣然等摘）



乐在书中

〔印尼〕托姆丹
〔阿根廷〕雷诺索



大学4年，我听了无数次讲座和演讲。在所有这些演讲中，听众最多的，当然是那些创业成功者来做的演讲。

演讲结束之后，有3个问题被问得最多：“第一，你觉得你成功的最大因素是什么？第二，你的公司去年的营业额是多少？第三，你们公司现在招人吗？麻烦给一个发简历的邮箱吧。”而最有趣的是，所有这些以招聘和广告为目的的演讲，题

黑夜中也健步如飞的人

●蒋方舟



目中一定包含着“梦想”两个字。

从那时候开始，我对“梦想”这个词产生了怀疑。

现在，当我打开电视，听到最多的词也是梦想。一个又一个年轻人说：“音乐是我的生命，我不能没有它，所以我来了。”意思是：我想红。台下的评委问：“你的梦想是什么？”台上的选手说：“唱歌给更多的人听。”意思还是：我想红。

成为明星是梦想，成为冠军是梦想，答对5道题目打败4个人闯过3关也是梦想，甚至上电视3分钟就被速配了一个恋爱伴侣，晕晕乎乎地就牵手下台也属于“梦想”。

我们是多容易被词汇迷惑啊。自从有了“成功人士”这个称谓，我们对于“成功”的想象就是“白玉为堂金做马”；自从“梦想”这个词被滥用，它所指代的内容就是：有朝一日，“大鸣大放”，路人皆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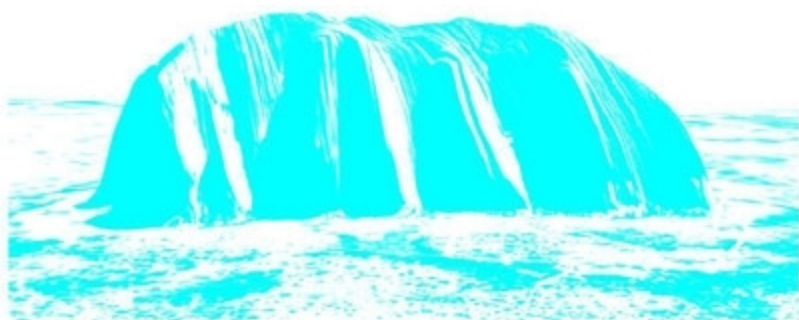
如果马丁·路德·金活在当今，他会不会说：“我有一个梦想……不过跟大家都差不多……”

1个月前我去台湾，在大街小巷宣传的，是一部台湾本土电影，叫作《世界第一麦方》，梗概是：作为主角的年轻人有着坎坷的童年，经过不断地打拼奋斗和经历挫折，终于成为世界面包冠军。

“做最好的厨子”，“开计程车也能有很棒的未来哦”，这是台湾现在对于年轻人的励志教育。

说实话，我看了之后，那种“大国”的自豪感立刻就涌上心头，壮哉我大陆，台湾果然是个小地方，这种“不入流”的职业竟然也拿来宣传。

我去台湾见到一个报社的社长，他说他的儿子读了台湾最好的大学——台大，然后去哈佛读了经济学，又去伯克利修了EMBA，等到全部的学位修完之后，他的儿子对他说：“爸，我该念的书都念完了，我不欠



石 头

●于 坚

多年前，我在澳大利亚的荒原上挪动了一块石头。这块石头只有我的拳头大小，它位于艾尔斯巨石附近，就是那块经常可以在电视屏幕上看到的号称世界最大的岩石，它通常在阳光的照耀下，呈现为火红色。

事实上它没有那么红，它本身是暗黄色的，隐约地藏着些粉红。太阳就像一个永恒的文身者，每个白天都为它刺上燃烧般的花纹，它因此名扬世界。

只有在黑暗里，它才显露真身，因此在白日将尽的时候，我惊讶而害怕，我看着这块巨石脱衣似的一点点露出它青涩的本色，但是黑暗很快又裹住了它，巨大而结实的黑暗更为恐怖，它似乎藏着一只火红的眼睛。

这巨石附近是荒原、灌木丛和碎石，袋鼠也偶尔露出头来望望。这片土地上的石头我觉得个个好看，与云南的不同，因为大地的料不一样了。我犹豫了一天，还是在离去的时候带走了一块。我住的旅馆在距这个石头的原址大约18公里的地方。但我最终没有把这块石头带回家，而是在次日的黎明，悄悄将它放回了荒野，我只是挪动了它，因而如释重负。

（李孝春摘自新浪网作者博客）

你的啦。现在，我要去实现我的梦想了。”

按照我们的猜测，他儿子应该是去创业了才对，结果，那个年轻人现在成了一名很优秀的西餐厨师。

我听完这个故事，忙不迭地对报社社长深表同情，他却非常诧异，他说自己非常为儿子感到自豪。

“做世界上最好吃的面包”也能被称为梦想；高学历的年轻人去做饭，他的父亲很为这种选择骄傲……这种种的命题，我也是经历了很长时间才能消化和理解，才承认：或许这些才是正常的，不正常的是我。

地球上的居民多半是为了生存而工作，因为不得不工作，他选择这项或那项职业，不是出于热情，生存环境才是他们选择的依据。

可厌的工作、无趣的工作，仅仅因为待遇高于其他人而备受重视的工作——不管那项工作有多可厌、多无趣，这是人类最残酷无情的磨难之一。

我们长久以来受此磨难而不自知，每日万分苦闷却不知它何起何终。

我们长久以来只承认一种“成功”，而否定其他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否定了自己的内心。

我们长久以来以他人的目光来审视自己，以他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去听来自“过来人”的每一句规劝和告诫。

我们长久以来，都陷入对他人光鲜生活的羡慕，想走他人走过的路，到达他人所在的地方。

我们长久以来都忽视的一个简单的真理是：每个人选择的路都是通向自我的征途，是对一条

道路的尝试，是一条小径的悄然召唤。

我同意顾城的话：“一个彻底诚实的人是从不面对选择的，那条路永远会清楚地呈现在你面前，这和你憧憬无关，就像你是一棵苹果树，你憧憬结橘子，但是你还是诚实地结出苹果一样。”

一个彻底诚实的人，如同黑夜中也健步如飞的人，内心只有一种声音。他人的劝诫、世俗的虚荣、生活的诱惑、权力的胁迫，这一切都无法入耳、入心。当一个人有所追寻时，他只会看到他所追寻的东西。

坚定地成为自己，同时关心他人的命运。学会爱这个世界，但随时准备好与之抗争。这就是我每日对自己说的。

（悠悠摘自腾讯网《大家》专栏，王青图）

每个城市都有一个榜样

●金 雯

最近30多年，中国城市“学习”国外的潮流，基本与领导出国考察的路线一致。

从水泥森林纽约曼哈顿，到光怪陆离的拉斯韦加斯，从花园城市新加坡、宜居城市温哥华到全球最吸引眼球的城市迪拜，中国城市的学习口味总体是“外貌协会”，喜欢宏大叙事——它们会被那些高大整齐、气势磅礴的外观所吸引，后来才开始逐渐注重内涵。

苏式规划，埋下了“城市病”的隐患

在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出现在中国时，学习的范本是多样的。

1929年《首都计划》的蓝本是美国的华盛顿。伪满洲国时期的《大新京都市计划》由日本城市规划专家设计，参考了19世纪巴黎改造规划、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以及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城市规划设计理论。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梁陈方案》吸收了大伦敦规划的“有机疏散理论”。但是，最后对中国城市产生深刻影响的是来自苏联老大哥的规划，由意识形态做出的选择为如今的城市病理下了隐患。

20世纪50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的156个重点项目推出，为配合这批项目，中国在短时间内，尤其是东北地区出现了许多相似的城市。这一阶段留下了苏式建筑、工人新村，还有城市病的隐患。城市格局看起来严整、理性，被清晰地划分为生活区、工业区、商业区，功能区规模宏大，路网结构庞大，城市看起来很气派，但是上班、购物、生活分别在不同的区域，交通成本高，并不宜居。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田宝江说，承袭自苏联的规划如果要被修正，可以通过加密路网、在功能区内植入新的功能来解决，但是最棘手的问题还是城市的整体结构，照抄了莫斯科的城市结构——以克里姆

林宫为中心，一圈一圈放射出去，一旦经济急速发展，摊大饼的发展模式就会收不住，“首堵”北京的悲剧便在于此。

20世纪90年代的大连曾经想要建成“北方的香港”，田宝江说：“当时大连的很多做法是向北京看齐的。”比如，香港是不可能“亚洲最大的城市广场”的，大连星海广场的模板是天安门广场，站在高处的领袖可以让广场上的人民一呼百应，这是政治在空间上的投射。更早的模板是莫斯科红场，在红色政权在此进行阅兵礼之前，红场是沙皇举行加冕礼的地方。空旷的广场本质上是一个威权的产物。

但类似的宏大叙事十分符合一些地方官员的口味，从一线城市到乡镇，城市扩张路线图被不断复制：建一个巨大的行政中心，门前一片大广场，如果领导大手笔，还会在广场上建一个“亚洲第一”或者“中国第一”的喷水池。广场前是8车道大马路，两侧分布着体育馆、博物馆



等大型公共建筑，有钱的城市会请国外建筑师设计，实在不行就山寨一个。行政中心、大型公共设施的建设带动了新区地价上涨，然后政府开始卖地，商业楼盘进驻，一个全新的城市便横空出世了。这是中国式独创，但已经有了失败的“鬼城”案例。

纽约、新加坡、迪拜，是三个最受追捧的国外城市

改革开放后，领导考察第一站去的都是欧美的大城市，最令他们惊叹的是纽约曼哈顿的水泥森林，回国后就开始上马CBD项目，建设金融街、发展总部经济，或者干脆就造一个金融新城。在短短十多年来，中国的CBD在数量上迅速赶超美国，一度出现了CBD泡沫。

广州的珠江新城最初参照的蓝本便是曼哈顿。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赖寿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这样说道：“别人建一个城市CBD拿50年来建，我们是希望10年、20年建成，结果容量与我们的市场需求有矛盾，跟我们的建设速度也有矛盾。为了加快实施速度，很多写字楼被调成了住宅。”

晚上在沙漠中闪亮的拉斯韦加斯是另一个让领导有复制欲望的城市景观，他们回国就开始做“亮化”工程。这些夜间开着灯的建筑，有一半左右的电费是由地方政府负担的。

新加坡是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老师，从一开始的形象吸引到制度引进，新加坡几乎成了中国公务员最重要的海外培训基地。但是，田宝江说，新加坡的发展模式对于外部资源的依赖性很强，连填海的石头都要向

印尼购买。国内很多城市本身就是资源型城市，却硬生生地要将其打造成旅游城市，关键是很多城市其实没有那么多资本，大工程上马之后未必都可以带来预期的效益，最后就要面对形象工程的烂摊子。地方政府的高额债务或许是未来中国城市发展的重大隐患。

2009年12月，杭州终于叫停了“建中国迪拜”的设想。在此之前，杭州的官方媒体大力吹捧迪拜，称迪拜与杭州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其中包括发展至上、“名画效应”、项目带动、追求第一、环境立市、通过经营无形资产来经营城市……杭州市委、市政府各级官员都去了那个高温的沙漠城市，“领略了迪拜打破桎梏、敢闯敢试、勇争第一的智慧与勇气”。

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迪拜迷”泼了一瓢凉水，杭州也再未提迪拜。但是，迪拜制造的全球注意力依然让中国的许多城市蠢蠢欲动，不管是第一“秋裤”，还是第一“计生环”，总之，需要制造出一个“第一”的噱头来引人瞩目。

宜居城市成为领导外出考察的重点

急速城市化带来的问题像经济成就一样有目共睹。由亚洲开发银行、清华大学等机构联合发布的《迈向环境可持续的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分析》指出，中国最大的500个城市中，只有5个城市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空气质量标准，而全球10个污染最严重城市中，中国占据了7个名额。

在这个阶段，领导考察的路线也发生了变化。纽约曼哈顿已

经不再令他们惊叹，因为上海的陆家嘴一点儿也不逊色。他们开始前往墨尔本或者温哥华，这是由经济学人智库评选的排名第一、第二的宜居城市。2005年，国务院在关于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中，首次出现了宜居城市的概念，宜居成为城市规划的重要内容。但是，不少城市对于宜居的理解就是“绿化”，让城市有“鸟语花香感”，铺设人工大草坪，换行道树。

“生态城”这个名词就成了中国许多地名的后缀。中国申请建设的生态城市已经超过50座，全球生态城市计划也不过180多个。在这场绿色跃进中，一座又一座新城逐渐在荒地滩涂上出现。那些钢筋混凝土建筑是绿色住宅，马路上装的是太阳能路灯，但是，土地财政、对地方政府的GDP考核标准让这些新城看起来更像拥有生态概念的房地产开发项目，令它们离丹麦的哥本哈根、美国的伯克利、新加坡有点遥远。

作为业内人士，田宝江认为，中国城市在学习国外城市榜样这个问题上，已经开始从当初单纯的形象学习，逐步转向对政策、管理、规划的体系进行全方位的学习。比如，2008年新颁布的《城乡规划法》赋予了控制性详细规划极高的法律地位，使之成为我国城市规划体系的核心，而控制性详细规划主要是借鉴、学习美国的《区划法》，同时结合我国实际而提出的规划编制层次，其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保证城市规划中的公共利益，比如，公益性基础设施的配置。

（去日留痕摘自《新周刊》第395期，黎青图）

“我只有一个祈求，问心无愧。”

55年人生，洗肾30年，被人们称为“侠医”的林杰梁沧桑半生，只遵循着4个字——问心无愧。无须大部经文、古籍讲道，这是最简单不过的道理。

他把所有宗教试图开导人的善、空、戒贪、戒痴、爱、奉献全包含于这4个字内，走完了55年的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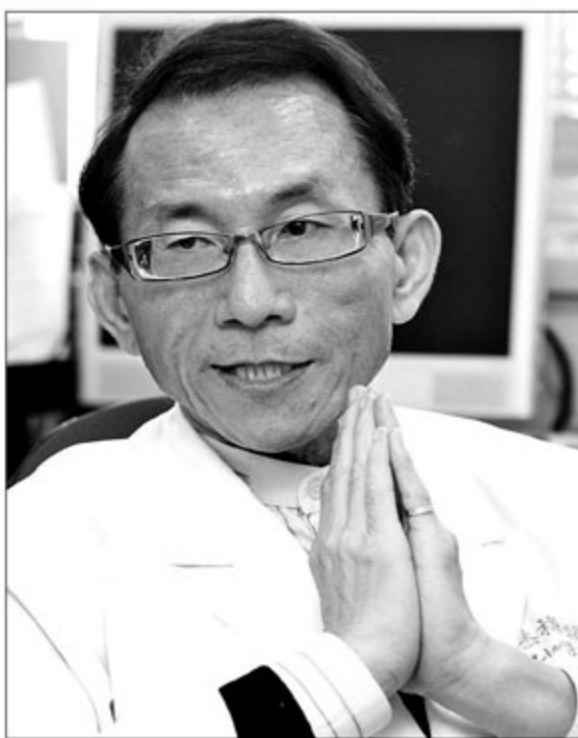
林杰梁与我同岁，25岁时他罹患急性肾脏炎，我30岁时在美国也因链球菌感染罹患肾脏炎。不幸的是，他没有痊愈，从此终生洗肾。过世前他至少每周3次、每次4小时洗肾。其他人若处于他的人生状态，大概只求自保、天天哀怨自怜。

然而，林杰梁在毕业后选择了肾脏科，然后为了帮助病友，他又选择了毒物科。这意味着什么？在台湾，洗肾中心是医学领域里唯一和医学美容相近的赚钱的行业，每年台湾“健保局”的拨款高达200亿元台币（约合40亿元人民币）。

若干洗肾中心都装修得富丽堂皇，病人脸上敷着面膜，一家中型洗肾中心每月的收入有数百万台币。而为何相较心脏、脑神经等重症外科，“健保局”对洗肾的拨款始终特别慷慨，至今仍是谜。

林杰梁大可以自己身染疾病、对妻儿愧疚为由，留在这个高收入的医疗行业。没有人会怪罪他，甚至他应该是个贴心的好医师。

但他却选择了毒物科，关心食品安全。这是一个在收入上冷门但关乎全民健康的行业。这几年他把检验不合格、有食品安全



林杰梁

为爱启程

●陈文茜

问题的厂商全得罪了。他不仅不可能被收买，也不怕得罪人。他没有一些人明哲保身、怕事自私的恶习，也没有一些人动辄标榜自己为“英雄”的特质。

我在台湾发生塑化剂事件时采访过他，他没有抱怨一句为何跑医疗口的记者不那么专业，总能详细解释。遇到记者理解力弱一点，他也始终不厌其烦。

采访他的那天，我才知道他是重度洗肾者。而有多少次我们在荧屏上看到他，可能他才刚离开那个赖以生存的机器，就现身并坚定地告知民众，如何杜绝有毒食品。

对一个肾脏病人的虚弱，我曾体会过一两年，有的时候，人会虚弱得连站起来扔垃圾的力气都没有。林杰梁不追逐金钱，甚

至也没有以体弱为由拒绝义诊，事实上，他持续参与台西的云林县义诊达26年。

他走时两袖清风，衣袖里放置的手机正在搜索滑石粉对人体的伤害，而滑石粉是许多儿童零食使用的食材。他的儿子说，问心无愧是父亲留给他的最大的资产，父亲教导他行医者的道德，他会走上爸爸的路，让父亲的梦永不寂寥。

林杰梁的遗孀谭敦慈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她每周在家里帮林杰梁洗肾3次，每次4小时。当林杰梁要去义诊时，她没有阻止；当林杰梁为食品安全把关，得罪食品业大老板时，她没有怨言。

“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夫妻俩秉持着相同的价值观，相伴一生。林杰梁倒下前3个月，接到了“牛樟菌菇产品联盟”的存证信函（台湾的一种搜证方法，指存证在邮局的一种信函，邮局以第三者立场证明寄件人、寄件日期等），扬言要对他提起诉讼。林杰梁自掏腰包请律师回函，毫不退却，他坚持认为“临床上确有患者服用牛樟芝后，尿毒急速上升”。

林家三代行医，祖父为中医，祖母带着他长大，告诫他“虎死留皮，人死留名”，他记在了心里。

其实，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并不难，只需要记得走时一无所有，活着时问心无愧。但多数人参不透，那些曾经单纯的孩子离开医学院后，可能会忘了医师救人的誓言，在对金钱的追逐中，医师们与不肖商人竟画上了等号。

可是千山万水，在台湾的某

什么是真英雄

●佚名

1976年9月16日，他正沿着河边进行慢跑训练。突然，一辆载有92人的公交车失控翻到河里，沉到了10米深的水底。

大多数乘客被撞击后在水下失去了意识。这次事故原本没有人能够生还。

但是，那天 Shavarsh 在现场。

他一刻也没犹豫便潜入了污染严重的乌黑的河水中，踢碎了车窗玻璃，开始往外救人。

在短短30分钟内，他30次潜入冰冷的河水中。



暮年的英雄

20条生命在他手中获救。其实，他本来救出了更多的人，可是有些人最后没能活下来。

他一次又一次潜下去，车窗玻璃把他划得遍体鳞伤。

旁观者说，他全身都扎满了碎玻璃。

后来有人问他：“当时你怕吗？”

他说，怕，他怕在水下犯错误，因为他知道他的体力只能潜下去那么多次，但是水太黑了，他什么都看不见。有一次，他拉了半天才发现拉的是一把椅子，那一次他本来可以多救一个人的。直到很多年后，那把椅子还在他的噩梦里反复出现……本来可以多救出一个人的。

在潜下去30次以后，他失去了意识，昏倒在河边。他全身受伤严重，被查出重度肺炎，还得了败血症。

苏联召集了当时全国最好的

医生，没人能确定他撑不撑得住。

终于，在昏迷45天后，他醒了过来。

可他再也不能游泳了。

他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

可他的故事还在继续。

1985年2月19日，他路过的一栋大楼发生了火灾，他想都没想就冲进去救人。

那一次，他又救出了好多人，而自己重度烧伤，在医院治疗了很长时间才得以康复。

后来，他移居莫斯科，并开了一家制鞋店，名字叫“二次重生”。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 Shavarsh Karapetyan，曾是苏联的游泳运动员。巅峰时期，他保持着11项世界纪录，得过17个世界冠军、13个欧洲冠军和7个苏联冠军，他是当时的游泳之王，也是一位真正的英雄。

（清清摘自《中国青年》2013年第15期）

语丝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并不会变得更好也不会变得更坏，而是变得更像我们自己。

——贝克尔

人可以爬到最高峰，但他不能在那儿久住。

——萧伯纳

人们想知道真相，可真相只

有出自他们知道名字的那些人之口时，他们才想知道。

——理查德·耶茨

当你看见一池水的时候，如果水面是静止的，你就能看见月亮的倒影；如果水面摇动，月亮也就变得破碎、离散，很难看见真正的月亮。我们的思想也是这样。如果我们的思想动摇了，我们就看不到真实的世界。

——《禅的故事》

个角落，有些医师始终独行。他早知道自己没有机会活太长的时间，他的生命不是用来虚掷、交换金钱利益的。一生无论有多久，都要选择好好发光。

比起我们这些活得长的人，林杰梁更清醒，也更珍惜自己的生命。他的生命是为了奉献而启程，而他从未辜负这个使命。

（梓玉摘自《环球》2013年第17期）



圆明园欧式宫殿残迹（资料图）

1860, 圆明园

● [法] 伯纳·布立赛 ◎高发明 丽 泉 李鸿飞 译

法国所有的王室城堡都抵不上一个圆明园

1860年10月6日，法军和英军向圆明园挺进，两军决定在那里会合。晚上7点钟左右，法国人到达圆明园的正面。历史学家皮埃尔·德·拉戈斯这样描写那个时刻：“大家以为大敌当前，殊不知只是一场《一千零一夜》之梦。据说，面前这座闻名于世的宫殿，在此之前还没有一个普通的欧洲人见过。还有不确切的传闻说，那里面尽是奇珍异宝。”

10月6日晚，圆明园几乎未作抵抗就被法军占领了。惊叹不已的孟托邦将军曾在给朗东元帅的信中说：“在我们欧洲，没有任何东西能与这样的豪华相比拟，我无法用几句话向您描绘这如此壮观的景象，尤其是那么多

的珍稀瑰宝，使我眼花缭乱。”

海军上尉巴吕对大家的感受做了如下概括：“当看到这座宫殿的时候，不论受过何种教育，也不论什么年龄、什么样的思想观念，大家所产生的印象都是一样的，压根儿想不出有什么东西可与之相比；绝对地震撼人心，为确切表达而说出的话是，法国所有的王室城堡都抵不上一个圆明园。”

即便200辆汽车也弄不走宫殿里的好东西

在《回忆录》中，孟托邦不愿意花太多时间去叙述洗劫圆明园的各种细节。他写给葛罗男爵的公文，也只对情况做了扼要介绍：“我于昨天晚上到达中国皇帝的夏宫，它已经被放弃，但无数财宝都留在里面。我已派人通知格兰特将军，请他和额尔金勋

爵一起来到这里。我们平分了那些财物，但我们只能拿走其中极少的一部分。即便有200辆汽车也弄不走那座宫殿里所有的好东西。”

他还写到对一座衣料库的抢劫。那里面存放的丝绸多得令人难以置信。他解释说，那都是皇帝为自己和朝廷所用而储备的。孟托邦说，到了联军手里，这些华丽的丝绸的用场就变得很拙劣，比如：用来当绳子在营地拴马，做包袱布用来包在宫里弄到的东西，剩下的就都丢给跟在部队后边的中国人。

孟托邦对抢掠储藏中国档案的文源阁尤感遗憾。档案是由许许多多50厘米见方的画组成，每张画下方都有说明。他写道：“整个中国历史应该都在这套画上，画的颜色仍然那么鲜亮，就好像刚刚画成似的。”

法国人堂而皇之地抢，而且都是单个行动

当时20岁的莫里斯·埃里松，于1886年即圆明园遭劫26年之后，写了一本关于那次远征的书《一个赴华翻译的日记》。他在书中用了两个章节的篇幅讲述对圆明园的大掠夺，还对法国人和英国人的抢掠方式加以比较：法国人毫无章法，甚至是一种无政府状态；英国人则是有组织有安排，有条不紊。

“法国人堂而皇之地抢，而且都是单个行动。英国人比较有条理，他们能很快就明白应该怎么抢，而且干得很专业。他们都是整班行动，有些人还拿着口袋，都有军官指挥。有个难以置信但又千真万确的细节，就是那些军官都带着试金石。见鬼！他

们是从哪儿弄到的试金石?”

炮兵们个个身上都裹着皇后的丝袍

埃里松以一个目击者的身份,记录了对圆明园的抢劫,他把此称为“印度大麻吸食者的美梦”:“人头攒动,肤色不一,类型各异,那是世界人种的大杂烩,他们一窝蜂地向大堆大堆的金银财宝扑去。他们用世界上的各种语言喊叫着……”

他描写那些士兵:“一些人埋头在皇后那一个个上了红漆的首饰匣里翻找;另一些人几乎淹没在丝绸和锦缎堆里;有些人胸前挂满大珍珠串,把那些红宝石、蓝宝石、珍珠、水晶石往衣袋或军帽里满揣满掖。还有些人抱着座钟、挂钟往外走;工程兵带着斧头,他们为了把镶嵌在家具上的宝石取出来,就挥斧把家具劈开。还有一个人,看见一个漂亮的路易十五时代的座钟,因为表盘上的时间数字是水晶石的,他以为那是钻石,就把那表盘取了下来拿走。时不时有人呼叫:‘救火!’人们慌忙赶过去,东西掉得满地都是,火舌吞噬着

宫殿的豪华内壁,大家用丝绸、绸缎床垫和皮货压熄火焰,那真是一场印度大麻吸食者的幻梦。”

一直到了深夜,埃里松才回到营房。他遇见一些士兵,个个都满载着战利品,从银质锅到天体望远镜,还有六分仪,五花八门,其实他们肯定带不走这些东西。他还特别强调了英法两个军营的不同之处:“英军军营里人也同样很多,但一切都极为有序。而在我们这儿,整个就是个化装舞会。炮兵们回来时,个个身上都裹着皇后的丝袍,胸前挂满了清朝大官的朝珠。人家那边则把东西都码放在各个营帐里。”

正因如此,在圆明园前度过的第二个夜晚是“难以忍受的、嘈杂的、令人晕头转向的”。埃里松还写道,孟托邦在法军军营中,在扮成大清国官员或公主的士兵中走来走去,像父亲一般规劝他们把那些华丽的旧衣服脱去,把那些笨重的战利品扔掉,并向他们许诺,到了北京,他们会搞到更好的物件。炮手迪博斯科拉尔服从命令,把已经抱在怀里的东西包括满满一桶首饰统统扔到了地上。

简直是梦魇的一夜……

撤离劫掠现场,身后留下一片废墟和大火

10月8日,抢掠又开始了,而且变本加厉。

“法国人的军营看上去像个巨大的旧货铺……法军宿营地出现了人们难以想象的最奇特、最热闹的景象。帐里帐外堆满各式各样的珍稀物品,这是一日之间发的横财,盯着它们,寄托着多少梦想……人们看见那些士兵考虑不到行军劳苦,把丝绒绸缎往背包里猛塞,就好像只要走那么一程路,就能把这些东西送给家乡人似的。

“后来,气恼时,就把那些带不走的東西砸碎、撕烂或者弄脏。各处都是眼巴巴看着这些东西带不走而挂在脸上的一副可怜而又可鄙之相。至于银子,多得几乎令人不屑一顾,因为银子分量太重。拿价值480法郎的一块金条去换几瓶烧酒或者苦艾酒,这样做的士兵不止一两个。”

巴赞库也描写过法军军营令人惊愕的场面:“那营地看上去根本不像军营,怪诞得出奇。金丝交织的织物、五光十色的丝绸锦缎、艺术品、青铜器,还有极为精致的宝物匣,统统堆在营帐前,有的被撕裂,有的只剩下半个。”

最后,让我们听听贝齐亚上尉的感叹:“10月9日,我们终于撤离了劫掠现场,身后留下一片废墟和大火,这悲惨的一幕无论如何是遮掩不了的,它使军队失去了尊严,使一些人失去了荣誉!”

(刘怀平摘自浙江古籍出版社《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



《抢劫圆明园》(塞尔的石印画,巴黎国家图书馆藏)

在外交舞台上，每一个姿态、每一个细节，往往都被视为深谋远虑、机关算尽之举，当中饶有深意。因此，为了避免被人错误解读，在外交场合，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往往都会十分谨慎。

偏偏美国——这个欧洲王室眼中的化外之地，做起事来却粗枝大叶，“拿肉麻当有趣”，往往让那些“蓝血之士”侧目。

例如，当有贵客自远方来，主人总该摆出场面盛大、名菜云集的国宴来款待，以示尊重。偏偏美国有时反其道而行，以棒球、烧烤等寻常百姓家之物来款待贵宾，让后者哭笑不得。这些还算靠谱，更离谱的是——以热狗来宴请锦衣玉食的一国之君！

这个让不少王室匪夷所思的美国外交传统，起源于1939年6月，主角是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王乔治六世。彼时正是“二战”前夕，欧洲战云密布，英国大敌当前，为获取美国支持，乔治六世（对，就是那个出了名的口吃国君，《国王的演讲》一片的主人公）毅然远渡重洋，飞往新大陆，希望能与美国结盟。

这种英美官方交谊如今或许

不以为异，但在当时，两国仍未完全摆脱独立战争所留下的心理阴影，关系敏感而脆弱。因此，这次乔治六世的美国之旅，是在心里没底的情况下起行的。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官方访问结束后，罗斯福安排英王伉俪到其乡郊大宅欢度周末，为了显

热狗外交

●蔡子强

示亲善，更为了在一个较为轻松的环境下打开心扉说话。

堂堂一国之君，平时锦衣玉食，忽然走进乡郊大宅，只觉浑身不自在，再加上前述两国间的芥蒂，更让他心存阴影，猜测主人是否故意怠慢，向他这个低声下气、有求于人的前殖民地宗主国国君还以颜色。

英王伉俪后来更发现，主人竟打算以一次露天野餐来款待他们，助兴的不是管弦乐队，而是一些印第安人表演的山歌；更糟的是食物，没有山珍海味，只有火腿、果冻、蔬菜沙拉、苏打

水、啤酒等。这也罢了，主食竟然是热狗！没错，是热狗！两人心里估计是七上八下，猜测主人是故意要让他俩丢脸。

王室向来雍容华贵、举止优雅，偏偏热狗吃起来食相难看，所以这对他们来说好生为难。大家都知道，女士吃热狗，食相实在是尴尬，更何况是身份尊贵的王后。于是伊丽莎白不好意思地问罗斯福，热狗可以用什么方法吃。不料，罗斯福却粗豪地说：“十分简单，就把它往口中送，一直往口中送，直至把它干掉。”结果，英王还是放下矜持，将热狗吃掉，吃得津津有味，还要了第二只。王后又如何？她拿着刀叉干掉了那一只热狗。

翌日，《纽约时报》在头版报道了这“惊世”一幕，美国民众对此反应甚好，认为英国王室随和亲切，能够放下身段，向他们这些“化外之民”看齐，一起品尝热狗这味“国食”。

后来，英美两国果然在“二战”期间缔结了军事同盟，共同对抗纳粹德国、日本和意大利法西斯。

这个有趣的故事，后在电影



在你的生命中，你能记起的那些最令你怀念、欣赏，最让你温暖舒心的人，我敢打赌，无疑是那些对你最友善的人。作为一项人生目标，这一点着实有点肤浅，但我还是得说，我们始终要与人为善。

年轻的时候，我们似乎都很着急——这可以理解——急着去发现我们的价值，急着去知道我们能否成功，急着去证明我们能够为自己创造富足的生活。尤其是你们这一代，可能已经注意到了一条清晰的人



你该如何生活

●〔美〕乔治·桑德斯

生轨迹：读好高中，进好大学，找一份理想的工作，然后做好这份工作……这是对的。如果我们想让自己变得更好，那我们就要经历一个过程让自己变得像那么回事。

可成功是不可靠的。追求成功意味着你需要不断地加固自己，直至自己变得像一座山一样坚硬而高大，但同时，成功也意味着你无法同时有工夫去关心他人。

（莫 玲摘自《第一财经周刊》2013年第31期）

识趣

●倪匡

人与人在交往中，千万要识趣。不识趣，十分凄惨，自己或许当时未察觉，一旦自己明白了，那就会恨自己当时如何会如此不识趣，并后悔不已。

不识趣的人，在人际交往中，



往往不会受欢迎，久而久之，甚至有令人“望风而逃”的特异功能——到了这一地步，自然是不识趣者的悲剧了。

其实，要识趣十分容易做到——记得尽量少麻烦他人，少缠他人就是了。

有的人，以为和别人的交情极好，就可以要别人这样做那样做，有了这样的想法，已然是不识趣之极了，人家碍于面子不发作，心中必然恶言相向，若不及时后退，后果自然大为不妙。

也有一些不识趣之人，总以为自己在各种场合都受欢迎，于是，便有惨不忍睹的场面出现。

之所以有众多不识趣的人存在，是由于人们在人际交往中不爱讲真话。对不识趣者，暗示没有用，非“明示”不可。

（楚 楚摘自《广州日报》2013年8月22日）

《当总统遇见皇上》一片中被再现。

顺便提一句，71年之后，2010年6月，奥巴马与来访的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会谈，你猜这位美国总统是如何设宴招待来宾的？答案不是豪华酒店、米其林餐厅，而是一家叫作 Ray's Hell 的平民汉堡店。

奥巴马点了一个汉堡包，加上车打芝士、洋葱、西红柿、莴苣、腌黄瓜以及一瓶红茶；梅德韦杰夫也点了一个汉堡包，再加上车打芝士、洋葱、蘑菇、墨西哥辣椒以及一瓶可乐，两人还分享了一份薯条。两位总统都脱去西装外套，身着白色的衬衫。奥巴马习惯性地卷起袖子，摆出一

副大快朵颐的样子；梅德韦杰夫则保持了俄国绅士的风度，没有卷起袖子。两人相向而坐，一边啃汉堡，一边借助旁边的翻译谈笑。最后由奥巴马“慷慨”结账。

美国人是否有点让人哭笑不得呢？

（栖 桐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13年第5期，邝 飏图）

我看多了

●张晓风



在苏格兰旅行，走来走去，磕头碰脑的，好像碰到的总是古堡。古堡有的临海，有的有护城河，有的花木扶疏，有的有美丽的陈列品……反正，一天里面，你总会走进五六栋古堡。

我对古堡不是太有兴趣，虽然黑羽的乌鸦昂首走在如茵的绿草地上也算赏心悦目，而古老厚重的石材建筑，其设计之高雅、施工之精巧绝伦，都颇令人发思古之幽情，然而古堡在我记忆中，好像只是专供故事中的幽灵出没的。

但其中有栋古堡却因为有其娓娓情节，令我难忘。

那天，隔着远远的草原，我们又看到一栋古堡，导游慢条斯理地说起一段因缘：

“这古堡200多年前就倾圮了，然后就一直荒在那里，这样过了100多年，有个子孙发愿，要把古堡于原地原样重建起来。麻烦的是，找来的那位建筑师太年轻，（其实所有的建筑师都太年轻，有谁老过100岁呢？）没有人

见过那栋100多年前就倒了的优美古堡长什么样子。那个时代又没有照相机，只听老祖父说过，他们曾听他们的老祖父说过，那是一栋富丽堂皇的古堡。当时主事的这位建筑师急得不知该如何是好，后来，很幸运的，有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中居然有一栋古堡巍然矗立在那里，建筑师觉得这栋古堡是天造地设就该配这片岩岬和草原的。他乍然惊醒，立刻把草图画下来，并且着手照图施工。每天，他把老石材一块一块地重新堆砌上去，咦，这时忽然发生了一件怪事，堡主的子孙不知怎么又找到了原来的古堡设计图。看过之后，大吃一惊，原来建筑师梦见古堡跟原来的古堡一模一样。”

导游的话，我平常未必全信，但此刻，我宁愿选择相信。我认为建筑师梦见古堡，未必是古堡有灵，自己跑到大师的梦里来显灵显圣；而是因为大师既然生活在那片土地上，古堡这种“生物”——我称它们为生物并不荒唐——它们真的是天长地

久、有情有思地长在那里的呢！而且就算跌倒了也还可以重新爬起来——他也见多了，就算没有1000栋，也会有500栋吧！积年累月，古堡跟周边的环境大概会怎样互生互动、筋勾肉连、气韵相融、眼神交电，必有一定脉络可循。建筑师只不过是“日有所归纳”，故“夜有所梦”，他不过是跟200多年前的另一位建筑师英雄所见略同罢了！

有人以为人在年少时应多积累实际的生命体验，此话也对，却未必尽然。人生还有同样重要的事，例如看地图，不妨视作实际徒步旅行的前置作业。背《九九表》，比实际去排列土豆要有效率。更何况，有些事是想体验也体验不到的，例如男人永远不能亲身体会怀孕和生产之苦楚，毒品则一次也别去亲身体验才好，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还有死亡，虽人人有机会体验，但体验完了也就没了。这些事，应该都只从阅读经验里去“窃取”就好了。聪明人是能从别人的吉凶里学会趋避之道的。不单是自己个

原创

活着，是为了爱

●〔捷克〕米兰·昆德拉 ◎徐翰林 译

不久前，我和儿子去庞普维尔打猎。当时已是严冬时节，是一年中寒冷的日子。我们本可以同其他打猎的人一起住在有取暖设备的活动住房内，我儿子却说：“不，爸爸，咱们就住在帐篷里艰苦一下吧！”

起初我们让火燃着，后来火慢慢熄灭了，我们进了帐篷睡觉。半夜儿子醒了，他的睡袋湿了，哈出的气在脸旁结了冰。他索性起床，拉开帐篷走了出去。他喊道：“爸爸，快起来，你看，多美啊，我能看得见所有的星星！”他的喊声中充满惊奇。

我把头伸出睡袋。天上的星星极其明亮，看上去好像降低了，离我们更近了。地上的余烬还在闪烁，火堆四周围了一圈石灰石。这一切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面，真是美妙无比。

在我看来，这就是生活。那一夜所感受到的快乐就是生活的真谛。虽然身处逆境，但因为有爱在生命里，有温暖和亲情的陪伴，一切都显得那么明快，不带一丝一毫的灰暗。

野生动物学家西尔维斯特·索罗拉认为，生活中每件事的发生都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选择爱、克服



畏惧的机会。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情都是由于选择了爱的结果，爱即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欢乐、希望和对精神上的追求持认可态度。或许你觉得自己不够好，自己的功劳不够大，因为社会告诉你，成功来自获得物质的东西。但是在内心深处，你认识到，生活的意义不止于此，而这种渴望就是对爱的渴望。

活着，是为了爱，面对困境甚至死亡，从中学会爱，并懂得如何珍惜爱。于是，当我们有所经历时，更多的人会抱着一颗惻隐之心来看待自己生活着的世界，更多的人会出于爱的原因而能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

（睿 雪摘自中国妇女出版社《与大师感悟人生》一书）

夏天的阳光把街道切成两半。阴影下清凉如水，我跟着人群鱼贯而行。我突然改变主意，走到阳光暴晒的一边，孤单而骄傲，踩着自己的影子，满头大汗，直到浑身湿透。在目的地我买了根冰棍，犒劳自己。

我喜欢无所事事地在大街上闲逛。在成人的世界中有一种被忽略的安全感。只要不仰视，看到的都是胸以下的部分，不必为长得太

城门开

●北 岛

丑的人难过，也不必为人间的喜怒哀乐分心。一旦卷入拥挤的人流，天空昏暗，密不透风，要奋力挣扎才能冲出重围。人小的好处是视角独特：镀铬门把上自己变形的脸，玻璃橱窗里的重重人影，被无数只脚踩踏的烟头，一张糖纸沿马路牙起落，自行车辐条上的阳光，公共汽车一闪一闪的尾灯……

（零 丁摘自《女报时尚》2013年第9期）

人的人生起落，整个民族的前路其实都要靠“看多了”或“听多了”的老练来应对。“我看多了！”以前是中老年人才有资格说的话，但如今资讯发达，要阅读，比以前方便千倍，这让这一

代的年轻人可以毫不惭愧地说：“我看多了！”

或者，传说中古老的华夏文明，一度也像苏格兰那栋荒圯的古堡，身在春去秋来的荒烟蔓草中，想要重建光荣，恐怕只有靠

多读书、多阅世了。相信，总有一天，那美好强大的中华魂魄会因而翩然入我梦来，我们会在古旧的地基和蓝图上，重新垒起拔地而起、足以承继传统的优美云厦。

那些剩下的东西

●刘 瑜

我不怎么喜欢《活着》这部电影，虽然据说它得过很多大奖，赢得过无数热泪。

因为我没法理解为什么“活着”本身是最高价值。电影里的人物，都好像从不追问他们所置身的时代的对错，只是默默地忍受，在逼仄的环境

中百折不挠地求生存。把参加革命的证明裱起来贴到墙上，兴高采烈地参与大炼钢铁，热火朝天地往家里刷“文革”宣传画。对“文革”中倒了霉的春生，家珍大喊：“你要好好活着！”

可是，非洲大草原上的



斑马也是这样的，南极寒风中发抖的企鹅也是这样。其实说到在夹缝中求生存，蟑螂也是如此。

作为一个信奉科学精神的人，我不相信灵魂的存在，至少，我不相信有一个寄居在我们身体里、等我们死时烟圈一样溜走，然后排队进入天堂或地狱或者转世的灵魂。

可是，那要如何形容和概括那种我认为人内心应该有的、追问是非的力量呢？它从哪里来？为什么在那里？又为什么有时会熄灭？

灵魂还是存在的吧？

没有灵魂这个词，形容人的属性将变得多么吃力。在吃喝拉撒、衣食住行、求生、求偶、繁衍、趋利避害、热了想乘凉冷了想取暖的自然属性之外，“剩下的”那些东西，总得有一个名字吧，那就叫“灵魂”吧。当然你叫它“嘟嘟嘟”或者“咕咕咕”也行，叫它“加菲”也行。

除了追问是非，灵魂还主管我们对美的敏感。开车时打开收音机，突然听到一首好歌，我们会说：“真好听。”走路路过一片油菜花，我们会说：“真好看。”应该不会有一头狮子，或者一匹狼，走到沙漠边上时，凝神片刻，突然用爪子写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吧。

有一回，在一家餐厅吃饭，餐厅突然开始放一段特别好听的音乐，好听到令人窒息，而周围的人们还在若无其事地狼吞虎咽，他们难道注意不到吗？这事真叫我抓狂。我怎么觉得所有人都应该全体起立敬礼呢？

灵魂甚至还激发科学精神。古往今来，有多少苹果砸中过多少人，为什么偏偏只有那个叫牛顿的人会抬起头思考：苹果为什么会往下掉而不是往上飞？不但思考，还



研究，还从苹果身上扯出一整套现代物理，就像魔术师从袖子里扯出无穷无尽的彩绸。牛顿一定有一个特别热气腾腾的灵魂，像大食堂里的蒸笼。我甚至怀疑，在凝视那只苹果时，他就是上帝本人。

我当然不相信所有人的灵魂同质同量。有一种说法，说每个人死了，都会轻21克，换句话说，每个人的灵魂的重量都一样，21克。我觉得这种说法完全是受了平均主义思潮的毒害。每个人的灵魂怎么会一样重呢？博尔赫斯能为掉进大海的一枚硬币写一首诗，而有的人甚至不能对饥肠辘辘的人起一点恻隐之心。我觉得博尔赫斯的灵魂碧波荡漾，而有的人的寸草不生。

当然，灵魂丰盈的人几乎是不幸的。灵魂里那么多瓶瓶罐罐，背在肩头，拴在脚上，挂在脖子上，造成身心严重超载，如何能在“夹缝中求生存，竞争中求发展”？电影《末日危途》里，因为饥饿，所有人都开始吃人了，但是那个男主角爸爸就是不肯吃，因为他要守住“心中的那点火焰”，结果他死了。《月亮与六便士》里，查尔斯不肯老老实实做个丰衣足食的伦敦中产阶级，非要一意孤行跑到太平洋的孤岛上画画，结果，他得麻风病了。《鲁宾孙漂流记》里，鲁宾孙不肯听从父亲的劝告，非要去海上探险，结果，他被困在孤岛上几十年。

这样看来，闹灵魂这事儿，很有可能是种灾难。二三级的灵魂还行，那叫春风拂面，谁要是闹10级以上的灵魂，那就玩完了，因为它会将生活连根拔起。这事儿想想真不公平。仅仅因为

你对真善美的敏感，你就要为之受到处罚。当朋友抱怨他们找不到爱情，因为他们想找的是“soulmate”时，我忍不住感叹：“唉，灵魂！”女的漂亮，男的有钱，还不够吗？还要灵魂！

当然灵魂的重负肯定也不是没有好处。有诗云：无限风光在险峰，说的就是你要看到最好的风光，就得爬上最危险的高峰。对此尼采表示“顶”。他说：“从存在中收获最大成果和快乐的秘诀就是过危险的生活。”

相信灵魂有丰盈和干枯之分，这对我来说特别重要，因为它间接地肯定了自由意志。自由意志何以重要？因为在我所有的恐惧中，有一项是这样的：我不会只是一个木偶而已？我有一只小狗，我每天回家时，它都跑到门口欢呼雀跃，热烈欢迎我的到来。我有个朋友也有一只小狗，他每天回家时，他的狗也总是跑到门口欢呼雀跃地欢迎他的到来。我还有个朋友也有一只小狗，他每天回家时，他的狗也跑到门口欢呼雀跃地欢迎他的到来。这事儿让我觉得，小狗本质上是一种木偶，上帝给它的“程序设计”就是：当主人回家，它就冲到门口欢呼雀跃。好像没听说过哪只小狗无病无灾时，会趴那儿冷冷地看着回家的主人，想，老子今天心情不好，你给我滚。

人会不会也是一种程序固定的木偶？我读过立夫顿写的《洗脑》，他是个心理学家，把洗脑分为N个步骤，并用来分析某国革命中的“思想改造”。此书读得我毛骨悚然，因为你眼睁睁地看着人们一个个按部就班地被洗脑。人的这种机械性，真叫我抓

狂。以至于作为一个被贴上“自由主义者”标签的人，我现在每每看到“国家主义者”的言论，生气之余还会心中有点暗喜，因为人和人如此不同，说明自由意志是存在的。

当然，这很可能是高兴得太早了。也许只是上帝在造人时比造小狗时，配方复杂了一点而已。我读过《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说有自由倾向的人，基因都有特定的构造。我还知道，人们患抑郁症，常常是因为脑子里一种叫serotonin的物质太少。这样的信息叫我捏了一把汗，因为谁知道我称之为灵魂的东西，是否只是个化学方程式而已。

（赵红星摘自新浪网作者博客，小黑孩图）

大 学

● 鲍鹏山

简单地说，大学就是大人之学，就是君子之学。它不是培养人的专业技能，甚至也不是灌输一些静态的知识，它立足于培养人的价值观和价值判断力，让人学会对世界上纷繁复杂的事物做判断，同时培养人的高贵品格和气质，养成人的大眼光、大境界、大胸襟、大志向；不是为了就业，而是为了成人；不是为了一己谋生，而是要为天下人谋生，谋天下太平，争人类福祉！可见，“大学”的内涵，至少不是我们今天讲的对于技术的学习，而是提高德行，是养成人格，然后改造社会。

（有 晴摘自中国青年出版社《孔子传》一书）

这句话结束了青春期

● 苏更生

我有个朋友，相当爱旅行，曾在国外读书时背包走欧洲，提前预订最便宜的机票，换机时在机场过夜，入住青年旅馆。她毕业回国后，工作之余仍然保持背包客的旅行习惯。某次去东南亚时，她住的旅馆在喧闹的市场内，深夜回旅馆时要路过人满为患的街道。那些人见到外国单身女游客，兴奋地吹着口哨，拥至她身边。她跌跌撞撞地回到了旅馆，决定以后再也不住这么廉价和地段不好的旅馆。就在那一刻，她想：自己漫长的青春期终于结束了。

她告诉我这个故事后，我立刻回想自己的青春期是何时结束的。在我身上好像没有出现过这种明显的“终于结束了”的时刻——难道我的青春期仍未结束？我揽镜自照，告诫自己做人要诚实。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青春期的结束期就是最激烈的“断奶”期，毕竟婴孩时懵懂无知，虽哭喊得厉害，心理上的激荡却必定不如青春期结束时来得猛烈。

那我的青春期到底是什么时候结束的呢？细细想来，若真有那么一刻，应该是在我阅读《傅雷家书》的时候，书中是翻译家傅雷和儿子傅聪的上百封家信。在读书前，我听无数人推介过此书，说好得不得了。我初读时却满是怀疑，不就是本家长里短的书信集嘛。

书中的确是一些生活里的琐事。傅聪性急，傅雷教他如何与人

相处，告诫他说话一定要注意态度、语气、姿势、声音大小，不然你本好意，对方却因你态度不佳而生反感，岂不浪费；傅聪与女友分手，伤心欲绝，傅雷也写信劝慰：“单单执着于当年一段美妙的梦境，希望这梦境将来会成为现实，那么我警告你，你可能会遇到悲剧的……歌德的太太克里斯丁纳是一个极庸俗的女子，但歌德的艺术成就是靠了和平宁静的夫妻生活促成的。过去的罗曼史让它成为我们一个美丽的回忆，作为一个终生怀念的梦，我认为这是最明哲的办法。老是自苦只会消耗自己的精力，对谁都没有裨益。”

读书过半，我觉得傅家的家教真好，父亲细腻地教导孩子如何与他人和世界相处。当时我不知道，在读到后半部分时，我的青春期就要结束了。书中傅聪出国留学，怀揣远大理想，有时疏于给父母写信，傅雷写信责怪：“你若同情天下人，何不从自己的父母开始呢？”

正是在这句话中，我结束了自己的青

春期。人长大是从和解开始，我先和父母和解。这只是我的个人经验，并非真理。我暗自揣测，每个人在青春期结束时都要学习和解。青春期之前，你是你，世界是世界，你的快乐和悲伤与世界无关，而青春期结束之后，你会学着与世界相处。

当时我刚大学毕业，住在广州为工作与感情焦虑，整日不出房门。我住在员村二横路的“握手楼”里，电话信号不好。某日打电话回家，妈妈问为什么上午打不通我的电话，最近在做什么？我一时哽咽说不出话来，自己苦恼颇多，不知如何开口，只问她最近如何，家里是否还好，说着说着我的话调渐变，



对 抗

●〔马来西亚〕朵 拉

男人说不明白你们女人为何如此容易上当受骗。他说的是一瓶数百元的美容霜也有女人心甘情愿掏腰包买回家，对着镜子自我陶醉。

广告人微笑着说明，广告绝非在诉说一桩事实，而是一种麻醉。

当今的女人不是愚蠢或头脑不清楚，大多数美容护肤品皆昂贵而无效，或者效果奇差，但女人照样几百几千地掏出钞票。

残忍的时光永远不饶人。皱纹、眼袋、黑斑，一点一点，一丝一丝，也许缓慢，却不会永远不来侵犯。

无奈的对抗，是把昂贵的美容品一再不断地往一张逐渐老去的脸孔上层叠涂抹。

有什么办法呢？张爱玲有一句名言：“有几



个女人是因为她的灵魂之美而被爱上的？”

美丽的女人无疑是赏心悦目的艺术品。

明知艰难，不得不努力和岁月对抗。

不停地往脸上涂抹，小心翼翼，一层接一层，然后不承认上当受骗，永远心存侥幸：这回也许是真的。

（枫涛听蝉摘自《广州日报》2013年8月22日）

《圣经》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人类原本有共同的语言，但他们企图建一座城能让他们聚居在一起，并造一座通天之塔，向上帝昭示人类的威名。上帝被惊动之后，认为要任由人类成功，他们日后必将为所欲为。于是，上帝改变了人类的语言，使他们因语言不通而



巴别塔

●俞 曦

无法沟通。宏大的工程因此半途而废，人类也自此分散到各地居住。

那座塔，就是巴别塔。

中途停工的高塔的形象成为宗教艺术里寓意深刻的画面，象征着人类无止境增长的欲望、自负和狂妄，最终会面对的结局。

（沁 冰摘）

鼻塞严重，声音嗡嗡，我努力克制着不哭。我妈像是听出我的声音不对，便假意问我是不是感冒了，我顺水推舟说是的，不让彼此因为哭泣而尴尬。她着急地叮嘱我记得吃药打针，最后匆匆挂了电话。我想她是听不得我痛苦，所以干脆屏蔽掉我的信息。

挂了电话后，我独自在房内为自己让千里之外的父母徒添苦

恼感到羞愧。我想那就是我青春期结束的时刻。这一刻，青春期无声“断奶”。与任何人一样，青春期结束后，我不再住在自己的世界里，而是开始在世界上寻找自己的位置。有人说青春是一笔财富，它意味着你拥有最无忧无虑的时节。我不这么看。我觉得青春像一种残疾，你对世界无能为力，而世界对你也残酷不

堪。我并不清楚青春期过后人会遭遇什么，只是想着在“断奶”的那一刻所体会到的阵痛、遗憾和收获，大概会出现在每一个人身上。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都会像我一样觉得：太好了，它终于过去了。

（西 楼摘自《大学生》2013年第9期，王 青图）



“事实孤儿”

●李淳风

有时候你听不到，但不等于没有人在呻吟。

2013年8月5日，广东省汕头市公益基金会秘书长郑俊钦向记者展示了一沓厚厚的名单，每一行都是一个“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信息。简单的信息令人触目惊心。

他们大多处于上小学或初中的年纪，无父有母，但母亲已失

踪。少部分双亲尚在，或者一方尚在，但都没有劳动能力，有的还有严重的精神病。

按照国家对“孤儿”的定义，他们不是孤儿。媒体将这个人群称为“事实孤儿”，不过他们的处境，远比孤儿艰难。

他们的父亲是英雄

从汕头市区去雷岭镇的路，

坑洼崎岖，颠得人五脏翻腾，一如刘晓虹、刘晓华、刘晓文三姐弟不幸的人生。

南溪村，一个算不上贫穷的村子，一半以上的房屋都是坚固的三四层小楼。刘氏三姐弟住在其中一幢白色的3层小楼里，那是他们的家，但那是伯父和伯母的房子。他们自己的房子，是村子后面一幢破旧的平房。

2004年，大姐刘晓虹9岁的时候，他们的父亲刘木海见到同村一名儿童掉入池塘，毫不犹豫地跳下去施救。孩子被推了上来，但已经死亡，刘木海筋疲力尽，沉入池中去世。

如今，晓虹已经18岁了，她说已经记不起父亲和母亲的样子了。

“不记得了？你爸爸送去火化的时候，我就在你旁边，叫你跪下给爸爸磕头，一点印象都没有了？”40多岁的堂兄、南溪村支部副书记刘锦在旁边多次追问，晓虹还是腼腆地笑着摇头，问得急了，就回答说：“有一点点。”16岁的晓华和12岁的晓文，对父母更是没有任何印象。

晓虹面对记者，偶尔还回答几句，而晓华、晓文虽然也态度友善，但基本上一语不发。刘锦说，可能是因为父亲去世的阴影长期笼罩，这3个孩子性格都极其内向。

刘锦对晓虹还能不能记得死去的父亲的追问，让旁边的记者都感觉窒息，但晓虹一直保持着一种令人心酸的微笑。

刘锦认为没什么好忌讳的，孩子们在心理上始终要过这道关。“你们没什么好自卑的，要记得你爸爸是一个英雄，是全社会都要尊敬的人，你们走到哪里

都可以抬头挺胸。”

晓虹低着头，然后，点了一下头。

失踪的母亲

刘木海去世才一个月，其妻就突然失踪，至今杳无音信。刘锦说：“肯定是改嫁去了，当时人刚死，我们就料到会这样，所以我开导她，让她考虑一下招一个上门女婿，一起抚养这几个孩子长大，以后老了也有个依靠。她当时已经结扎了，改嫁也生不了孩子，这些情况我都是跟她分析过的，但是没用，突然人就不见了。”

在基金会那份拟资助名单中，父亲死去、残疾或者重病之后母亲失踪的情况，在627个孩子中至少占90%。

母亲的狠心，成为这些孩子陷入困境的共同原因。而这些不幸的家庭，大多原本就十分贫穷，所以母亲大多是来自外地更贫穷的地方，甚至有一部分是来自越南。这些外地媳妇一直比较难以融入潮汕这个以特异地域文化著称的地方，一旦失去丈夫，便失去了所有的精神支撑。

这些失踪的母亲，基本没有一个再回头的，孩子们事实上就是无父无母。然而因为母亲还活着，他们不能被认定为孤儿，也就得不到来自政府的帮助，大部分处于艰难挣扎、自生自灭的处境。

晓虹他们是不幸的，但又是幸运的，因为他们至少还有伯父伯母。刘木海的哥嫂刘木清夫妇，把孩子们接到了自己家中，当成亲生儿女一般抚养。刘锦说，刘木清夫妇，当之无愧是一对伟大的夫妻。他们原本生活也

不富裕，夫妻俩靠种荔枝为生，因为价格和天气都变动不居，某些年能赚钱，某些年则亏得血本无归，而且他们自己还有两个孩子要抚养。不过对于晓虹姐弟，他们从无怨言，视同己出。

刘锦的生活状况好一些，在村里还开了一家工厂，生产手电筒线路板。多年来，他也不停地接济着三个孩子。“我和他爸爸是一个院子长大的，在村子里最要好，我一定会做我所能做的。”

其他许多“事实孤儿”，也是靠亲戚或者邻居的接济过日子，但大多没有刘木清夫妇这么好的亲戚。有的七八岁的孩子，一天只有两顿饭吃，而且常常是酱油拌饭。

汕头市公益基金会会长张泽华说，在现场看到他们的处境，“心里实在是难受啊”。

被揭开的幕布

汕头市公益基金会由一些从机关岗位退下来的老干部牵头组织，他们凭借自己以往积累的人脉资源，“端着碗四处乞讨”，主要是向汕头的企业家筹集公益资金。在2012年8月份之前，他们所做事情和大多数民间公益组织一样，扶贫、助教、关注福利院的儿童……

2012年8月份，基金会着手做一项叫作“恤孤圆梦”的活动，深入基层之后，他们偶然发现了“事实孤儿”这样一个群体。这些儿童的处境远比孤儿要艰难得多，基本得不到任何来自官方的救助。其中状况最好的，基层民政部门帮着办理了低保，每个月能领到300元，但“无人抚养”这一事实本身没有得到任何应有的关注。

就这样，这个社会的一个暗角被揭开了遮蔽阳光的幕布。该基金会确定，这些孩子是更应该被重点关注的对象。

基金会随即向汕头市民政局发函，希望民政局能协助他们在全市范围内对这样的孩子进行摸底。最后在民政部门的帮助下，确定了627个孩子的名单。

不过，基金会也清楚自身力量有限。对这些孩子的帮助，最终要依赖政策层面，这是让他们脱离暗角的终极办法。所以，基金会更希望用行动起到一个示范和呼吁的作用，让各级政府真正予以重视，同时，也让更多的慈善机构看到真实的情况而采取行动。

“首先国家应该给‘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一个清晰的界定标准，就像给孤儿一个标准一样，这是制定政策的前提。”在郑俊钦看来，各级政府从现行法律的角度，确实没有义务必须对“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进行救助，救助不救助，全凭各地的意愿，为此，首先应该从国家层面进行系统的规范。

从去年开始，郑俊钦对任何有关“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消息都十分关注，他希望能看到政府重视的迹象。“一些事实上无人抚养的困境儿童的保障政策尚未落实。”在2012年10月2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民政部部长李立国说过这样一句话，郑俊钦说，这表明至少政府已知道有这样一群人。

几年前，国家曾下文给省一级政府，要求对“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情况进行全面摸查，广东省政府将这一文件也转到了各

地市。不过一方面要求不够具体，仅仅是一份简单的通知，另一方面上面发文之后催促也不力，所以最终没有什么结果，不了了之。

若说官方完全不清楚这个群体的困境，从逻辑上以及种种迹象上都说不过去，因为许多村级组织一直都在积极向上反映情况。了解事实的人士认为，地方政府可能考虑到财政负担，或者不想增加新的工作量，而选择性失明。

父母健在的“孤儿”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这个群体的情况十分复杂，很难用一个简单的概念把他们装进去。作为曾经的汕头市委党校校长、一位严谨的学者，郑俊钦认为“事实孤儿”的民间叫法也不恰当，“事实孤儿”并不被认为是孤儿，最终无法用孤儿的相关约束条件去要求什么单位或什么人。

这是一个全新的、应该有新的制度专门照顾的群体，因此必须有规范的标准对他们的身份予以认定，这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课题。

龙湖区新溪镇中三合村的谢佳涵，是一个刚满两岁的小女孩。她的整个家庭都很健全，爷爷、父亲、母亲都健在，只是父亲患有精神一级残疾，母亲被车撞致腿骨粉碎性骨折，夫妻俩都丧失了劳动能力。目前，他们家的生活重担，全部落在爷爷一个人身上，而爷爷能做的，也仅仅是往拜祭用的黄纸上贴上一层金色的薄膜，收取一点微薄得可怜的劳务费。

汕头市公益基金会送去了4000元的慰问金，同时将小佳

涵纳入“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资助名单中，这样的帮助，更像是针对爷爷而不是孩子——这正是“复杂性”所在。

爷爷似乎也感觉到了这层关系，他说：“我认为我还能劳动，基金会的资助不应该要，不能要。”

这位赤着膀子的干瘦老人，皮肤是古铜色，脸上皱纹深刻，显示着一生的劳碌，然而他的眼神依旧十分坚毅。不过当他抬头望向天花板的时候，分明也能从眼光里读到令人悲凉的无助。

同样在新溪镇，西南村的谢冬纯已经读初一。她家的电话经常无人接听，因为拿着电话的父亲谢木青患了食道癌，已经无法发声。母亲陈丽粧患有精神病，曾经投水自尽被救，如今骨瘦如柴，多数时间也是躺在床上无法行动。冬纯还有一个上高二的哥哥和一个读中专的姐姐，但因为已经成年，无法纳入资助范围。

如果说汕头市公益基金会的行动有示范意义，那么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他们把“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概念放得很宽，尽量让更多陷于困境的孩子从中受益。

接过好心人送来的慰问金，谢木青表情复杂，因为无法说话，他用粉笔在墙上写下了“谢谢”两个字。

给他们一个未来

刘晓虹现在在村里的一家手袋厂学习做环保袋。她跟记者说，那些很熟练的工人，多的一个月能拿到4000元工资。她希望自己也能有这样高的收入，就可以帮伯父伯母减轻一点负担。

“多少钱？4000块？做梦吧，怎么可能呢！”刘锦在一旁泼冷水。他说，自己就是开工厂的，能不清楚吗？厂里的工人基本上一个月就拿1000多元。伯母也在旁边帮腔，说没有这么好的事，还是去读书好，多读一点书，将来就能过得好一点。

虽然已经18岁了，但刘晓虹还是在读初一。原来父亲不让她上学，所以上学前班还是父亲死后伯父送她去的，当时她已经9岁了。上完小学，她不想继续念书，就跑到深圳去打了两年工。伯母觉得这样太荒废前途，又亲自跑了一趟把她带回来，继续念初一。现在，刘晓虹又不愿意去了。

“读不懂，根本不知道老师在讲什么。”刘晓虹觉得自己读书完全是在浪费时间，妹妹和弟弟同她一样，成绩也很差，既然自己已经成年，不如早点挣钱让一家人过得宽裕一点。于是整个暑假，她都在和伯母、堂哥进行拉锯战，在读与不读之间争执。说不过大人，刘晓虹就低头不语。

伯母和堂哥都想尽力给这几个不幸的孩子一个更好的未来。然而在全国各地，还有多少“事实孤儿”，并没有人去为他们的前途操心。

8月4日下午，12岁的晓文在烈日下帮助伯父种黄豆，伯父犁开一条沟，他就往里点豆子，一下一下，动作娴熟。

他的未来，是否也将随着豆子一起，种在这片深山中的土地上？

（歆 歆摘自《南风窗》2013年第17期，李晨图）

享与养

●黄永武

每遇年寿已高而体格康健的人，我们总会羡慕地问他有什么养生的方法。有的回答道：“没什么特别的方法，只要‘不以外物伤和气’，能够‘任意自适’，就好了。”有的回答道：“任何‘过当’的事都不敢做，凡事求个‘折中恰好’就是了。”听来像一句平常的话，细究其中的涵养修炼就不简单。

最近我遇到年近80岁的查美煌先生，他精神奕奕，身手敏捷，他告诉我，最好的养生之道是：“抱定服务的人生观，就不会烦，人人都想占便宜，而你愿意服务，双方就都愉快了。”他又说：“心要宽，对许多负我的人，别人都不平地说：‘这个家伙下辈子非赔偿你不可！’而我总觉得，是我上辈子欠他的！这样一想，心自然就宽平啦。”每位长寿的前辈告诉你的，几乎都不是吃什么补什么，而是告诉你心情方面的修养，望着有高寿可“享”的人，原来他们都是有所“养”的，令人不得不相信“有所享者必有所养”这句话。

有人以为能享长寿和面相有关，眉上有长毫，耳上有毫毛，都是长寿相。可是古人早说过，“眉毫不如耳毫，耳毫不如老鬓”，面相上的毫毛，远不如老年的能吃能喝！如果你认为老鬓只是物质上的贪求，肥了肌肤，充足了肠胃，那只是养生之末啦，主要是那份老年还能吃能喝的心情，神清意平，脏腑皆

宁，那才是养生的根本。主餐吃得特别香甜的人，还需要服什么药？一觉无梦直睡到天亮的人，也用不着什么静坐按摩了。许多人吃饭时不肯吃，百种思量；睡觉时不肯睡，千般计较，毛病都不是出在物质上，难怪“饥来吃饭，困来即眠”居然成了禅师修道用功的方法！可见能吃能喝的

“养”，实在也是指精神方面的，《文子》说“太上养神，其次养形”，可说深得“养”的三昧。

“享”与“养”不止在长寿健身方面是如此，能享盛名的人，谁能够没有所“养”呢？你看那些文章滔滔而来的、才艺一鸣惊人的、功业赫赫名世的人，如果不懂得寡欲养气来凝聚精神，如何能够长期享着盛名而不衰？文章和才艺只要被琐事一搅和，哪有不“江郎才尽”的？所有圣贤的大事业，都从厚养深蓄中来，没有坐享其成的便宜。“蓄不久则著不盛，积不深则发不茂”，蓄养得愈久，积聚得愈深，那么显现出来的功业、迸发出来的光彩，才会愈茂盛愈精美。

把“享”与“养”的道理，用到经商投资上去，也是一样的，厚蓄深积的亿万巨贾，货物一时卖不掉，仍能坦然无所忧虑，而那些临时的摊贩，只要天下几日雨闭门不出，就愁苦得不可终日了！所以要享商场之乐，没有深厚的蓄养，又如何能像陶朱公那样“候时转物”？读书修养也如此，蓄养愈深厚，才能愈不在乎能否为世所“售”，而这种深厚的人，只管宽心地做自己深“养”的功夫，不在乎别人“知”与“不知”，人不知而不愠，才能“享”到读书修养的真正快乐。

（叶明摘自《今日女报》
2013年8月20日，刘宏图）



土豆

●梅子涵

安徒生写的童话里有很多真实的事。比如他写过土豆是从南美传到欧洲的，欧洲人开始种植时不知道它的果实是长在根部的，还以为和苹果一样长在枝头，心想，怎么什么也没长出来呢？

我在巴黎住的地方离诺伊很近。巴黎分大巴黎和小巴黎，小巴黎就是巴黎市，诺伊是大巴黎的一个市。我到诺伊去玩很方便，走过去就可以。那是一个富人区，路上没什么行人，我走过西班牙学校、美国医院、圣女贞德教堂，还看见一座十分漂亮的养老院。我站在养老院的门口往里瞧，想着要能在这里面度过老年岁月，那么年老还有什么可怕的。有一个很老的人正围着里面的花园

慢慢走路，戴着贝雷帽，我向他问好，他也向我问候，我们都说的是“Bonjour”（你好）。

这样，我就已经来到市政厅了。这个富人区的市政厅一点儿也不金碧辉煌，比起我住的那个城市的市政厅，简直谦和无比，像个穿着整洁的旧衣衫的仆人，让你敢一脚跨入，在里面兜一圈，东看看，西看看。如果遇到市长，你还没有说“Bonjour”，他已经先说“Bonjour”了。实际上，这儿所有的市政厅都可以一脚跨入，还可以在大厅的沙发上坐下，微笑地看着吊灯，或者一言不发。萨科齐就在这里当过市长，后来

才当了总统。

当我从大厅里走出来，看见什么了呢？看见门口广场上一座高高的铜像，不是骑士，不是王公和将军，而是一个站着的，在仔细地、爱惜地削土豆的男人。

我立刻想到安徒生写的那个故事《创造》。

我仔细地看铜像下的文字。他叫帕尔蒙·提尔，生于1757年，卒于1813年。

他是一个推广土豆种植与食用的法国人。

土豆从南美传到欧洲，欧洲人开始不会种植，后来学会种植，知道果实是长在根部的，却不敢吃，不喜欢吃，土豆被叫作“毒苹果”。于是这个人开始致力于推广土豆种植与食用。土豆流传开来，成为粮食和蔬菜，后来



的饥荒年代，因为有了土豆，无数的人未被饿死。现在的欧洲餐桌上，从宫廷到平民家，这种“苹果”也总在台面上，和最好的葡萄酒、鱼子酱、面包在一起。

土豆给了安徒生创作童话的灵感，给了欧洲生机，还有几百年的热情洋溢、诗意智慧，也给了全世界人们活着的机会和可贵的笑容。比如我，就是那么喜欢土豆，上海人叫它“洋山芋”，我从小就喜欢吃，没有厌烦的时候。

我站在铜像前，看着他仔细地、爱惜地削土豆的姿势，很想对他说：“Bonjour！”也很想念安徒生，他写的那个童话故事，现在竟然在一座雕像里，在我面前，在诺伊市政厅的广场上，这个富人区谦和的市政厅，把一个和土豆有关的男人当成英雄，他们算是真知道历史的来龙去脉，也真懂得感恩，明白应该纪念谁。

我在铜像下坐了一会儿，然后离开。夏天的巴黎天空晴朗、灿烂，可是我走着走着，却不知道应该从哪一条路回去了。这毕竟不是我的城市，即便经常来，也还是会迷路，好在我会说“Bonjour”，我会问。我看见了一个黑人，女的，我说：“Bonjour！”我问她到我住的路易斯·米歇尔怎么走，她笑笑，指着前面的路，告诉我方向。

我走了一会儿，前面是一个路口。在上海，我们的路口基本是十字路口，不是前，就是后，然后就是左和右；可是在巴黎，经常出现六岔路口、八岔路口，最让人数不清楚的

是凯旋门那儿，竟然有十几个岔路口。

现在我又站在了一个八岔路口。前方有三条岔路，左、中、右，应当走哪一条路？我又必须问了。我又需要对人说道：“Bonjour”！

我转动着头四处张望，竟然看见黑人女人远远地站在我左面的一条路上，远远地看着我，朝我比画。她指的是我右前方的那条路。我也指着右前方的路示意：“是不是这条？”她点点头：“是的！”

她离我很远，她一直没有离开，我们完全不认识，在这个富人区的路口，我心里涌起无限的感动。她本是个并不甚美丽的黑人女人，可是在这个路口，她善良、友好得那么完美，她站在那里，远远看去像一座铜像。只是，她不高耸，她眼里的神情是活的，她在用手认真、善良、友好地给我指路。

我回到了住地。路过超市时买了土豆和西红柿，我要为自己做土豆西红柿蛋汤，这是我从小喜欢的汤。

安徒生的那个童话里，一个年轻人想当诗人，但是他埋怨自己出生太迟，值得写的事情已经全被写尽。他去向一个有智慧的巫婆请教，想知道还有什么可写。于是巫婆就讲了土豆的故事，还让他仔细看路上的行人，可是他既对土豆的故事没有兴趣，也看不见路上行人的神情，巫婆只能告诉他：“你当不了诗人！”

幸好，我总有兴趣，也看得见。

（朗月摘自《新民晚报》2013年8月23日，李晓林图）



80分女人

指条件不错，相貌、性格等在80分左右的女性。她们温柔体贴、对人亲切，虽然没有抢眼的美貌，但她们在外貌上其实也并不差；男人或许不会第一眼注意到她们，但她们总有足够的女性魅力，通常也很耐看。但这类女性往往容易成为剩女。

N减1点菜法

指顾客按照就餐人数减1的份数点菜，如7个人只点6个菜。N减1点菜法是为反对“舌尖上的浪费”，而在餐馆、饭店推行的一种点菜方法。

猿人族

用来形容一部分坐姿不正确的电脑族。他们在用电脑时，习惯性地下巴向前伸、脖子向前倾，看起来就像猿人一样。还有一些人因使用智能手机，随时随地低头玩手机。这种下巴和脖子向前伸、上半身驼背的姿势，长时间下来，不仅会导致肩颈酸痛，可能也会压迫胸腔，造成呼吸困难，据称甚至会影响情绪及荷尔蒙分泌。

（桐雪摘）

青草和少年

● 老 愚

老家在渭北台地边缘，地肥，随便撒一把种子下去，地里便长满了庄稼。

油菜、小麦、玉米、棉花、芝麻、萝卜、苜蓿，记忆里，老家一年四季是由植物的荣枯描画的。

那个时候，只有架在皂角树树杈上的大喇叭是亢奋的，革命的音符布满了天空。

大人们忙自己的事情，就剩下孩子和草。

夏天是少年的。

壕沟、河渠、地头，处长满了野草。一把镰刀映现在空中，少年用井水滋润磨刀石，有时也吐口唾沫，一下下磨利刀刃。思量差不多了，便学大人，把刀刃搁在食指上比试一番，眯眼瞅瞅，设想它触碰在草儿腰身上的情景：我会利索地收拾了它们。

天刚亮，我和小伙伴背起背篓出发了。

露珠濡湿布鞋，地里静悄悄的，草儿好像在等我们似的昂起脖颈，在微风中摇摆不已。对草，我们心里是有区分的。有的草会引人怜悯，轻轻攥在手里，温柔地一割，它们便温顺地躺在手掌里，往背篓里丢的时候，也不用操心，它们轻盈地飘落，好像回到了故乡。有的就让人生出蹂躏的欲望，一把抓住头颅，一刀砍下去，它们不服气，在倒下去的同时喷出黏人的汁液，把它们扔进背篓是要费一些力气的，听到落进背篓的声响才放心。

毛毛草让人喜欢，要是地里全是它们晃动的脑袋就好了。

草看着可爱，刈割后也还活着，直到被晒成细小的一缕，还是活着的。在我心里，草最坚韧，直到被粉碎机吐出来，它



蝴蝶的种子

●林清玄

我在院子里，观察一只蛹如何变成蝴蝶。

那只蛹咬破了壳，全身湿软地从壳中钻了出来。它的翅膀卷曲皱缩成一团，它站在枝丫上边休息边晒太阳，好像钻出壳已经用了很大的力气。

它慢慢地、慢慢地伸直翅膀，飞了起来。

它在空中盘桓了一下子，很快找寻到一朵花，它停在花上，专注、忘情地吸着花蜜。

我感到非常吃惊，这只蝴蝶从来没有被教过怎么飞翔，从来没有学习过如何去吸花蜜，没有爸爸妈妈教过它，这些都是它的第一次。它的第一次就做得如此精确而完美呀！

我想到，这只蝴蝶将来还会交配、繁衍、产卵、死亡，这些也都不必经由学习和教育。

然后，它繁衍的子孙，一代一代，也不必教育和学习，就会飞翔和采蜜了。

一只蝴蝶是依赖什么来安排它的一生呢？未经教育与学习，它又是如何来完成像飞翔和采蜜如此复杂的事呢？

这个世界不是有很多未经教育与学习就完美展现的事吗？鸟的筑巢、蜘蛛的结网多

么完美；孔雀想谈恋爱时，就开屏跳舞；云雀有了爱意，就放怀唱歌；天鹅和娃娃鱼历经千里也不迷路；印度豹与鸵鸟天生就是赛跑高手。

这些都使我相信，轮回是真实的。

一只蝴蝶乃是带着前世的种子投生到这个世界，在它的种子里，有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

“我将飞翔！我将采蜜！我将繁衍子孙！”

在那只美丽的蝴蝶身上，我看到空间的无限与时间的流动，我被深深地感动了。

（林冬冬摘自河北教育出版社《在云上》一书）

们仍然活着，喂进军马肚子里，它们就把生命变成了奔驰的力量。

累了，一屁股坐到地上。田野干净，连一张糖纸都见不着。四周皆绿，杨树的绿贴在蓝天上，宛如新鲜的补丁。看不见虫子，却被它们细微的排泄物击中，头上、脸上、衣服上全是。即便如此，也不愿意挪动屁股，图的是树阴的庇护。

最无奈的是坐在椿树下，白白胖胖的“臭大姐”从脸前飞过，熏得人作呕，若落到手上、脖子上，用肥皂使劲洗，两天后熏人呕吐的味道方能散去。“臭大姐”的花纹、气味、样子，无一不令人厌恶。当椿树上落满“臭大姐”，椿树也不美了。

风吹过，少年心里什么也不想。红旗、标语、高挂着的毛主席画像，让他有些紧张和害怕。

世界尚未打开，坐在关中平原腹地，他被连绵的秦岭包围了。什么能让少年兴奋呢——天上偶尔飞过一架飞机，机尾拉出一串长长的“云彩”；深夜，火车轮子触碰铁轨，发出激越的声响；浑浊、奔涌，永不驯服的渭河。

太阳落山，背篓里装满了青草。

把草晾晒在家门口，人走过，脚踩；牲口经过，践踏；太阳晒过，两三天后便剩下枯萎的一撮，贴在地面，令人心生怜悯。过几天，将晒干的草拢成堆，码放在旮旯里。一个暑假积攒下来，装了高高一车。用绳子捆扎好，几个小伙伴各自拉起架子车，朝太阳露头的地方奔去。

下坡时路陡，我们把车把仰起来，使车的尾部贴地，负重的车子才会缓缓下行。肩膀扛在车

把上，感受车子的颠簸，草的重量传到身上，让人不敢轻视。待到塬下，一身轻松，和风吹过，被汗水打湿的衣裳很快就干了。

沿着河渠一路飞奔，树高蝉欢，清凉的河水发出欢悦的声音。我们不说话，只是发出各种叫声，呃呃——嗬嗬——哈哈——呜呜——呀呀——

到了杨陵军马场，草被巨大的粉碎机吞没，旋即变成碎末，世界充满青草的味道。想象它们进入骏马的腹中，生出无穷的力，马儿奔驰在祖国的原野上，践踏更茂盛的青草、土地和敌人，心里便生出一丝骄傲。

一个夏天的辛劳，换作崭新的7块钱。又可以读书了，妈妈。

少年把钱揣进裤兜，面向天空，微微地笑了。

（作者自荐，刘程民图）

坐姿读心

● 苏 苏

为什么有些人进入餐厅或者上到公交车上，总是喜欢坐相同的位子？

认识一位朋友，她坐公交车时，喜欢坐后面右侧靠窗的位置，问其原因，她说，因为这里视线好，整个车厢里的人能尽收眼底，这样有安全感，做些自己的事情时，不必提心吊胆，还可以看看人间百态。

由此可见，选择坐的位置跟我们的心理因素有一定联系。选择座位是一种社会行为，表现了一个人想跟他人保持怎样的距离

的心理。

如果说选择座位是表现一个人与他人的心理关系，那么，坐姿则更明显地表现出他自身的个性。坐姿是一个人心灵的暗示，从坐的方式、坐的姿态中，我们可以窥探出一个人的真实想法，了解一个人的心理动向。正确观察每个人的坐姿，能使我们较容易地掌握他们的性格。

喜欢中央的位置：中央的位置一般是受瞩目的焦点，四面八方都能看得到，有足够的自信和表现欲望的人才会坐此位置。此类人往往好胜心强，想与别人一比高下，总认为自己是最优秀的，当然要坐最闪耀的位置。这种人即使自己不是那么有实力，也还是要装作很骄傲，爱出风头，给人以盛气凌人的感觉，往往知己较少。

靠窗的位置：靠窗的位置既有空间与人交谈，同时又能看看风景。表明此类人外表平和，但内心有独立的自我，崇尚健康、自然的生活，性格也比较积极，处理事情比较有弹性，平易近人。在没有充分准备前，绝不出风头，能很好地把握自己的行动和前途。

墙角的位置：墙角的位置不会有后顾之忧，可以专注地观察面前的人的行为举止，像观众一样。此类人尽量隐藏自己，不习惯在人前曝光，心思细腻敏感，比较内向，不顺心的事情往往很轻易地显露在表情上。对于友

情、爱情比较看重，细致且周到。

门口的位置：说明此类人神经很紧张，像是害怕突然有事情发生一样，坐在门口能够尽快地脱离危险，抑或是想节约时间，吃完就走。表明其性格比较急，生活步调很快。此类人通常拥有上进的心，有活力、敢冒险，且意志坚定，有时会刚愎自用。

房间内对着门的位置：中国人一般都知道，这是主席位，爱坐此位的人一般权力意识比较强，对着房门坐，首先在心理上



父母皆“祸害”

为了孩子什么都肯做，缠绕父母的是一种恐惧。孩子的人生道路可能会失败，于是父母们变成直升机，在最近的距离充满爱地盘旋在孩子的头顶，时刻准备在孩子的学习、工作、婚姻上做点什么来修正他们随时可能会犯的错误。不过对孩子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好事。比如说，1971年91%的孩子步行上学，如今这一比例降到了50%。父母们想的是最好别淋雨，但无疑这样就会加剧学校与家庭之间两点一线单调生活。孩子们的作业因为有父母监督，错误率明显降低，但难道作业不该犯点儿错

吗？家长们关心课堂座位顺序、书包重量，当然还有考试分数，恨不得自己坐到课堂里去监督老师上课。一项调查显示，3/4的德国孩子希望将来像自己的父母一样教育自己的孩子，看来这种焦虑还会遗传。

资料卡



（星 雨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3年第33期）

男人每年有24天不想见老婆

●臧恒佳

英国对近万名男性进行调查，发现已婚男性平均每周要花7小时36分钟的时间独处，以一天清醒16个小时为计算基础，这相当于一年内他们有24天11个小时想躲开妻子。调查还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男性想躲开妻子的时间会有所增加，家中的备用小卧室、车库、汽车内、家周围的小公园及单身男性朋友家都是受青睐的“躲避地点”。

（方 同摘自《生命时报》2013年7月16日）

就占了优势。一般那是领导坐的位置。

正襟危坐：此类人比较讲求实际，内心力求完美的个人形象，有时会给人死板的印象，不会灵活做事，自然没有什么冒险和创新精神。

侧身坐椅子：此类人往往像孩子一样顽皮，心情舒畅，他们觉得做自己很重要，没有必要活在别人的口水里。这类人的情绪很容易表露出来，且不拘小节。如果不是长辈，请不要批评他们，这样会引起他们对你的反感。

半躺而坐：往往这种坐姿会伴有双手抱于脑后的动作，表明此人很满足于现状，属于享受型人格。此类人一般性情温和，与其交往起来非常愉快。但是为人热情的后果往往是不在乎自己的

钱袋，如果你的另一半是这种坐姿，应警惕朋友聚会又是他抢着付账。

跷二郎腿：此坐姿通常是将一条腿叠放于另一条腿之上，双手交叉放在腿根或者紧握膝盖，表明有很强的自信心，且乐于表达。但此类人往往只是展示自己的自信，而不会过多考虑所说内容。自信让他们勇敢地追求自己的事业和幸福，所以有不错的社会地位，有些人还表现出“这山望着那山高”的习性。

“八”字腿坐姿：有此坐姿的人喜欢将两手相对放于膝盖中间，女士有这种坐姿表明其害羞的性格，感情观上也比较传统、保守。男士的这种坐姿表明他做事因循守旧，但为人诚恳，乐于助人。与此类人成为朋友后，你求他办事，能办的事他都

会尽力而为。

两腿大开的坐姿：有此坐姿的人往往会将手放在小肚子上，这类人好战，有勇气，有来者不拒的大将风范。他们心里比较坦荡，敢做敢当，比较有谋略和行动力，生活上的小事会泰然处之，而感情方面，有这种坐姿的男士有大男子主义倾向。

腿脚不停抖动：腿脚抖动时，此类人往往在想自己的事情或一会儿要说的话，但是这在一般人看来比较讨厌，他们往往会打扰别人的思绪而不自知。有此坐姿的人比较自私，从来不站在他人的角度想事情，对别人很吝啬，对自己则有些放纵，但是正因为关注自己，所以常常善于思考问题。

（明 心摘自译林出版社《间谍读心术》一书，喻 梁图）



刀功

●徐国能

当年“健乐园”还在时，父亲的刀功是没话说的。

一般而言，谈吃之人喜言材料、火候与调味，很少研究刀。当年我们“健乐园”的大厨曾先生说，“味味有根，本无调理”，味要“入”而不能“调”，能入才是真，调，就是假了。材料、火候与调味，在烹煮时自是有其天地玄黄，发为文字也饱藏余韵，但刀功，实是一门易学难精、永无止境的庖膳功课。

刀功虽然被视为雕虫小技，但自古也有其承传。基本上，以

用刀的顺序来说，厨刀有阳刀与阴刀之分，阳刀宰杀活的禽畜，而阴刀则分割已宰杀完毕的食材；接着又有生刀与熟刀之别，生刀切上砧而未煮之物，熟刀则分割已熟之菜。

以今日的科学来看，这些区别实乃以卫生条件为出发点，熟生不分最易传播细菌，古人不明所以，只以鬼祟言之。

生熟刀中若再细分，其用途又有文刀与武刀，文刀或称批刀，料理无骨肉与蔬果；武刀则又称斩刀，专门对付带骨或特硬

之物，现今家常多备一柄文武刀，前批后斩，利索痛快，唯无法处理大型对象，是为憾。另有专家用的马头刀、三尖刀等，今已少见，暂且按下不表。

一柄良刀未必能造就一位良厨，但一位良厨则定有一柄宝刀。

刀会认生，故在厨中，绝无借刀之事，轻则大小方圆不匀，花丁不碎，重则断指伤人。诸多恐怖的传说在厨中绘声绘影，刀的形象似乎趋向恶邪一端。其实父亲说：“刀本无心，是用者多心而已。”

一柄好刀，包括材质与设计。刀不宜纯钢，需入以其他金属，如钨，否则锋易钝缺。刀柄与刀身的比例因人而异，重量亦因用途与臂力不同而不同，但要能与手掌曲线契合，稍重为佳。

常人切割，能够整齐利落就算及格，但作为厨师，什么材料用什么样的刀功，却要花些时间琢磨。不过三五年也可出师，但真正要得到其中精髓，非用一生来追寻，其中还要有名师指点，方可完全。

当年在“健乐园”，二厨赵胖子的刀法可算一流，他身宽体胖，臂力惊人，使一柄沉甸甸的马头刀，刀腰沾着一抹乌沉的油渍，大骨之类在他手中往往一锤定音，无可置喙，再细小的葱头姜丝，也在他肥糯糯的指掌间灿然生华，在刀功里颇有“通幽”之致，但他自言刀功不及父亲，并非谦让。

父亲用刀不疾不徐，但准确无比，手中食物愈切愈小，可还是一丝不苟，直到最后一刀，但这只是入门而已。一般烹饪多是下锅前即切剁完毕，但有些菜肴

须一体入锅，待煲熟后才行分割，这种菜最见刀功。如一刀沥鱼脊，只用一划，即将整条鱼骨连鱼头取出，既不折断，也不留刺；又如分全鸡，一坛乌骨鸡要在席上半分钟内分割完毕，坛小鸡肥，要能顷刻间肉骨截然，汤水不出，要靠点真功夫。

父亲用刀，除了讲究力通腕指、气贯刃尖与专心致志等泛论之外，对于一把刀的发挥，也有过人之处。如一般人较少用到的后尖，甚至柄梢，父亲都能开发出其中的奥妙，在许多重要场合派上用场。如前述“一刀沥鱼脊”，厉害的就是刀后尖的运用，料理时后分前挑，一刀两式，一明一暗，不知其中巧手者真是叹为观止。又譬如杀鳗，多数厨子用摔昏法，有时鱼未死而脑已碎，血汁一浊，肉质即有变酸硬之虞；但父亲的功夫就在刀柄，往鱼的两眼间轻轻一顿，再大的鱼也立刻翻眼昏厥，再反手一挥，皮骨开矣。

自“健乐园”风流云散之后，父亲绝少下厨，现已茹素多年，每天但抄读陶诗、《心经》而已。倒是赵胖子南下自立门户，在高雄闯出了一些名堂。前年赵胖子七十大寿，亲披围裙做了几样，自言是晚年的心境神味，父亲因病不能前往，命我送对联一副：“心犹未死杯中物；春不能朱镜里颜。”赵胖子对着龙飞凤舞的字句饮尽三大杯，流下泪来。

那回饭后，赵胖子微醺之际说出了父亲刀艺的来由，颇有传奇色彩。父亲少年从军，一直从事文职工作。来台后，他购置了一辆二手脚踏车，经常在营区附近的老王处修理。这老王不知何

许人也，因为来台时遗失了身份证，一直被怀疑是匪谍，谋职无门，只靠修车为业。一年春节，父亲写春联，因为多写了两副，无处悬挂，遂转赠给老王。老王感动之余，竟说要“切个菜给父亲瞧瞧”，硬拉着父亲到他的厨房——其实只是个属违章建筑的矮棚——取刀一柄，砧一张，红白萝卜、冬笋各一枚，夹心肉一方，二话不说，开始动手。

那天黄昏，据赵胖子回忆，父亲失神落魄地回到营区，本来两人约好要去吃涮羊肉，但父亲推说头痛不去。第二天，伙房的老杨神秘兮兮地到处对人说，刘少尉真是深藏不露，几下就把全营的菜都切好，刀法之奇，他干伙房几十年也还没这本领呢！

早年曾听父亲自论刀法，说有三大奥妙，一是意在刀先，要有灵感才好切菜；二是马步需稳，如此方能施展；三是听声辨位，断定材料的内部结构才好施力。初听之际，以为父亲是武侠小说看得走火入魔了，但亲自下厨时才渐渐体会出话中之理。我求学台中之时，经常在一家香港烧腊店中用餐，那香港老板刀工极好，叉烧肉片薄如信纸。我暗中观察其用刀，发现他以左手持刀，右手拿菜、找钱之时，左手不忘用刀背轻轻在砧板上敲出一种节奏，这是一种不让灵感“跑调”的方法，而他切菜，双膝微屈，两足不丁不八。愈细的刀功，双膝越开，父亲说这是沉气于踵，使力浮于锋线的刀法，市井之中，自有奇人，这是不消说的。

中年以后，父亲更执着于钻研刀功，此时他最得意的是发现了均匀吐纳与刀功的关系，他常对友朋推广，说既可切好菜，又

可健身，但一般人常闻言大笑，为此父亲受到不少打击，从此便自己默默“练功”，不再对任何人提起。尤其后来事业失败，这门绝技也就无疾而终了。

晚年父亲不再提刀，只写书法，字中一派圆润祥和，甚至近于绵软，不像是杀生无数的人所写。有一回，父亲掷笔浩叹：“我的刀法从字中来，还是要回到字里去。”我仔细回忆父亲用刀，并揣摩了他的书法，这才了解父亲用刀的技艺，“老王”可能是个神灵启蒙，而真正的老师，恐怕就是那些人生的风霜，与积迭成笈的唐碑晋帖吧！

父亲病后，我们极少闲谈，沉默反而成为我们之间相互习惯的一种语言。

有一次我偶尔说起他用刀之神，希望能唤起他对往日美好的记忆，但父亲只平淡地说：“若非我困于刀功，可能早就是大厨了，刀功刀功，终究还是个功！”我明白父亲的不甘，当时在“健乐园”，父亲似乎只能切菜，我猜他有更多的想法，但都被他那独步当世的绝艺所埋没了，如果没有这项绝艺……无怪乎他发展出各种玄虚的刀功理论，其实都是一种情感的转移而已。

回想这些年，父亲教我写字，却不督促我勤练；教我弈棋，却不鼓励我晋段；教我厨艺，却不准我拜师……让我在每件事上，都是一个初入门庭的半吊子，一个略知一二的旁观者。他写给我的一幅字是“君子不器”，那时秋夜已深，父亲望向庭中那株佝偻老树，月明星稀，风动鳞甲，久久不能言语。

（碧雪摘自联合文学出版社《第九味》一书，戴晓明图）

日前,“请孩子读本书”大型公益活动在北京平谷区马营中学启动。生活家总经理林德英(右一)及读者杂志社常务副社长、副总编辑宁恢(左一)在启动仪式上向学生捐赠



湖南省通道县独坡中学的同学们正在阅读课上一同分享《读者》

读者
DUZHE

生活家地板联手读者杂志社 发起“请孩子读本书”公益活动

新学年开始,全国5000个班级的中小學生便按期收到全年的《读者》杂志,这是“请孩子读本书”大型公益活动的部分内容。该活动由全国知名地板企业生活家集团和读者杂志社共同发起,保守估计至少有15万名中小學生会参与到活动中来。

在“请孩子读本书”活动启动仪式上,生活家集团企划中心总监詹宏表示:生活家一直在关注有关“孩子未来”的公益活动,参加“给孩子加个菜”是想让孩子吃得健康,参加“给孩子送双运动鞋”是想让孩子走得更远,发起“请孩子读本书”是想让孩子有个梦想!此次生活家地板联手读者杂志社开展“请孩子读本书”大型公益活动,就是希望通过把优秀的读物送到孩子们手中,培养孩子们的读书兴趣、读书习惯和读书能力,从而提高年轻一代的文化素质,为中国梦的实现增加正能量。

和以往的捐助活动不同,“请孩子读本书”更注重活动的持续性、延展性、参与性和互动性。在一年的过程中,主办方还将开展读书征文、摄影等一系列活动,并联合大学生村官公益组织、当地团组织等机构,实地考察活动开展情况,以及孩子们在阅读过程中的精神和生活变化情况,为孩子们提供更丰富、更有针对性的帮助,在年轻一代的心中播撒善的种子。

“请孩子读本书”活动实现了从“激情公益”到“持续公益”、从“物质公益”到“精神公益”的两大转变。把钱花在孩子心灵塑造上、花在国民素质提高上,更能体现活动的“公益”性,标志着企业公益活动更加成熟、理性和务实。

读者杂志社常务副社长、副总编辑宁恢,生活家集团总经理林德英参加了启动仪式。全国大学生村官公益组织为本次活动提供了大力支持。

图书 信息

《读者》已经创刊30多年,在这期间,一篇篇优秀的文章如沧海遗珠,经过岁月的洗礼和沉淀,更加璀璨夺目,我们愿做贝海拾珠人,给读者呈现一场文化与艺术的华美盛宴。

《<读者>最受欢迎的文章集

萃》系列精选了《读者》杂志近年来的优秀文章,并按主题分卷出版,《妈妈的吻》感受母爱的伟大,铭刻点滴感动;《以父之名》体会父爱的深沉与厚重,谱写爱的赞歌;《致敬青春》缅怀青春岁月,追忆似水流年;《因为爱情》体会爱情的甜蜜与忧伤;《心会飞翔》给人启迪与力量……每卷内容丰富,佳作连连。

丛书特点:

1.读者杂志社第一次以图书的形式将以往的优秀作品结集出版。

2.每册按主题分类,有深度、有内涵。

3.汇聚众多名家作者,如林清玄、史铁生、雪小禅、安宁等,可读性极高。

4.知名作家推荐,如毕淑敏、贾平凹、余秋雨等。

5.装帧精美,版式美观,图文并茂。

6.是最具纪念价值的珍藏品!丛书于十月下旬在当当、亚马逊、京东、全国新华书店、民营书店及机场书店同步上市。